

感應篇靈驗記

空同體玄子重刊



昔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回觀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間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遂寧府周箴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又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箴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畫星官像呼箴諭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二三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

感應篇靈驗記

不追

至已改注壽祿籍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箴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可求男嗣添注壽祿富貴之籍富貴之士可得神仙箴因省以其事警世○噫即此知彼二人但興一念而報應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開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天部諸經

人之一性

湛然圓寂

涉境對動

種種皆安

一念失正

即是地獄

敬誦斯文

髮立汗下

熾燼心火

馴服氣馬

既以自鏡

且告迷者

太上感應篇卷第一

西蜀李

昌齡傳

四明鄭

清之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傳曰一念未起則方寸湛然有同太虛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及一念纔起趣向不同善惡既殊禍福即異此**太上**所以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處即禍福之門也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衛仲達**初爲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而善錄纔如筋小官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地爲之動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乎官曰不

然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藁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初不從於事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雖不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力何止如是將見乘此而立獲度世矣尚安得而攝君乎奈何惡念太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嗚呼**仲達**之惡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損盡合作宰相之福況本自猥薄而又多真犯者乎於此益知一念起處信爲禍福之門也是故**趙康靖公****襲嘗**置瓶豆二物於几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白瓶中惡則投一黑豆於

黑瓶中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都忘瓶豆二物亦俱棄而不用此蓋消磨至於瑩徹無復可以記別者也嗟乎世人方寸之間波瀾萬丈尚何望如**趙康靖**之至于瑩徹乎將見損福如**衛君也**
贊曰福本自求孽由自作同出念慮分爲善惡吉凶感召影響醅酢母待已形所貴先覺致力於斯俯仰無忤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傳曰善惡之報而以形影爲言者謂作善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昔**曹邕**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振乏絕恤鰥寡喜愠莫見不以富貴驕人雖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

卷之十一

二

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及伐金陵必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無得妄殺一人舉此二端餘悉可見前後全活可勝言哉又如捨怨而雪**昌言**自誣而救**金武**緩決新婚之吏不傷已蟄之虫皆盛德也是故諸子皆賢令**璋****琮**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然則爲善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密**吳安**有隙一日**閩主****鏐**使巫**徐彦**視鬼宮中**文傑**因令以**安**將反爲對**鏐**信而殺**安**時**安**久典閩兵軍士悅附聞**安**冤死無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鏐**發兵救之軍旣發乃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鏐**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得之齎食立盡初

人賢人去世皆先經此受事第四洞名恬熙洞稱天
宮主田宅能令人死喪疾病災火鬼怪宅舍不安禍
福吉凶長短罪害處決於此第五洞名宗靈七非天
宮主夫妻能令人夫死妻亡乖爭離背第六洞名敢
司連宛屢天宮主子孫能令人養育不成死喪絕滅
經云人若能持此六宮名號常生敬畏者即得魔王
保舉削落罪名生死受賴獲福無窮已上六宮亦名
六害常與太陰天君洞中六宮互相關報主執罪罰
六宮之下又有**三小宮**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
水官宮即六大洞官所署之官專主刑名之職最爲
追呼要司也三官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之主
也**五嶽府君**二十四炁治山陰官二十四炁君治山

乃二十八宿之陰獄乃至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
各各秉命列爲屬吏夫酆都者天地司過之都司也
九令五嶽者酆都之子司也令嶽以下所在冥曹又
令嶽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職千千萬萬何可
勝言不聞嶽司近又增置一**舉意司**乎其司共有五
案六負判官專主關達人之事始事始者即人之起
意處也善惡功過纖悉皆書旣書即以達於更生**虞**
公御史**曰**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復籍爲二簿達
於酆都中獄定予定奪二司定予司則皆青蓮寶座
定奪司則皆荆棘蕤藜予奪二司亦近自紹興二十
八年方置至乾道八年校勘其以善而獲增紀福者
四方止有二千八百六人以惡而將入荆棘者四方

却有八千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見爲善者少而爲惡者多也大抵荆蕢之獄端爲欺詐姦邪者設行住坐卧荆蕢蒙縛極爲苦楚嗚呼今日身被蒙縛豈不亦猶昔日欺詐姦邪人被蒙縛乎若夫減奪之說則當隨文引證茲不復載

贊曰天地鬼神森列昭布陰誅冥責烈於刀鋸依過定罪毫髮不恕筭既可奪壽豈難注不睹不聞宜益戒懼

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傳曰道藏紀年云清齋一旬增筭十紀清齋一日增筭十旬清齋者心齋也一經減筭即爲有過之人貧耗憂患何所不有昔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

卷八十一

五

險很復在處多不成任晚益連塞子女淪喪觸目無聊因投詞於龍虎山叩頭禱謝是夕夢一神叱曰汝姦險很復奪筭將盡尚何謝爲未幾果卒櫟陽尉**鄒**官不得調奇蹇連塞無所不至雖至親密友亦漸踈斥每倦悶間即見二物狀如猿狖跳躑其旁心大惡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虛耗者也君旣獲罪故吾得以擾君今數滿當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者也嗚呼與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無令至此乎

贊曰人之賦壽如木有根隨其生植脩短所存沃以膏潤枝條蓂芬乃或戕伐枯悴日聞栽培傾覆天何心去

人皆惡之

傳曰按七星移度經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平**定爲大惡人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固大惡無德無恩亦大惡歟大抵無德無恩則功不及人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則害必及物其爲不善實皆一也今爲人而至使人皆惡者必自取也昔**丁晉公**與**寇萊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知與不知識與不識聞**萊公**之名則必許爲忠蓋聞**萊公**之名則必目爲姦諛聞一善必以歸**萊公**未必皆**萊公**所爲也聞一不善必以歸**晉公**未必皆**晉公**所爲也物論如此而鯨波之涉竟如此豈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經云**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信不誣矣昔**杜祁公**知虬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張忠定**再鎮蜀蜀中之民無不鼓舞相慶如赤子之失父母知公之來必能復鞠我也至今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然則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爲如何嗚呼與其怨積孰若喜集戒哉

贊曰**西子**不潔掩鼻過之滄浪之濁濯足是宜美惡自取尤人何爲梟獍蝮蠍唾逐恐遲愛人不親反已可知

刑禍隨之

傳曰太虛真人南嶽赤白二真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恒生於我害氣重殃自生於彼此

學道之大行也。然則刑禍隨者，豈非害氣重殃，恒在於身乎？苟為不然，胡為所至輒與刑禍會也？不聞盧劉之事乎？昔盧_劉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_{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_{少游}，_{少游}亦不信，曰：『_{伯和}自當有罪，與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_甲者，亦如_劉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曰：『但人偶有灾耳。』_甲何預焉？_甲聞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鵩鵬，或遇諸途，無不急走遠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嗚呼！_盧_劉如此，而所至輒如此，_亦之言豈不然乎？

卷之十一

七

贊曰人之隱惡為於無形，厭音然掩覆更竊美名。高談理義，自詭廉清，謂可欺世，永享安榮，孰伺其後人禍天刑。

吉慶避之

傳曰南嶽書皇王太極真人徐來勒曰：『若能尅意為善，自然動與福會。然則吉慶避者，豈非不能尅意為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昔唐太宗作端拱樓，聞_善書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絕筆。及_{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汚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鄰使皇子不驚。_重恩數豈在明日？_定公鎮鄒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

言平生未嘗一飽可謂天下之至飢者時士夫盛習
歐陽率更字惠本直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
紙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無何震霆暴作碑遂碎
爲數片百萬之錢一旦失望鄴使碑不擊碎書生享
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言慶避之其福
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

贊曰淑慝以類吉凶在人譬如儀鳳不棲荆榛虺
蜴之窟豈產珠珍冰雪凝沍寒谷不春一氣所感
當識其因

惡星災之

傳曰按十一曜大消灾神呪經欲界衆生不修正道
不知有五行推運十一曜照臨主其灾福至如土火

水二

留伏金木凌犯羅計孛逆日月薄蝕乃至州縣播遷
人民災難水火蟲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

神呪經天地設位乃建五行巡歷天下察無道之國

觀不祥之人凡處墟域之內蠢動含生命係于天星
辰凌犯彗孛衝破遂生兵灾水旱流離知而逃形可
全自己逆之遇害凶釁微生黎民死亡淪沉苦海然
則人之有灾要當自省其可但歸惡於星歟大抵惡
自人爲星因灾之非星之惡而人心自惡耳**宋景公**
時災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臣公曰相所以
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
可移於歲曰歲饑人餓必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
三天必三賞君矣是夕災惑退三舍**張公**知青州

忽夫妻失目因棄官家居日夜禱謝一日忽有一書
生踵門曰吾乃太白星之官以子久志於
道且禱謝勤至遣吾下降為子療治既而不施一劑
惟於宅南鑿開一井取水滌之一滌遂愈嗚呼熒惑
本主災厄疾病今也乃能為宋公退舍本主災
恠刑律今也乃能為子療然則星果惡歟惜人
不知人間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上應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度主一日皆二十八宿主之角宿主一十二度
主攝一十二日亢宿主九度主攝九日民宿主十五
度主攝一十五日房宿主五度主攝五日心宿主五
度主攝五日尾宿主一十八度主攝一十八日箕宿
主一十一度主攝一十一日斗宿主二十六度主攝
二十六日牛宿主八度主攝八日女宿主一十二度
主攝一十二日虛宿主十度主攝十日危宿主一十
七度主攝一十七日室宿主一十六度主攝一十六
日奎宿主九度主攝九日奎宿主一十六度主攝一
十六日艮宿主一十二度主攝一十二日胃宿主一
十四度主攝一十四日昂宿主一十二度主攝一十
二日畢宿主一十六度主攝一十六日龍宿主二度
主攝二日參宿主九度主攝九日井宿主三十二度
主攝三十二日鬼宿主四度主攝四日卯宿主十五
度主攝一十五日星宿主七度主攝七日張宿主一
十八度主攝一十八日翼宿主一十八度主攝一十
八日軫宿主七度主攝七日立春後四十五日至春

分艮神主之春分後四十五日至立夏巽神主之立
夏後四十五日至夏至坎神主之夏至後四十五日
至立秋震神主之立秋後四十五日至秋分坤神主
之秋分後四十五日至立冬兌神主之立冬後四十
五日至冬至乾神主之冬至後四十五日至立春坎
神主之嗚呼人在世間日日節節皆屬星卦主攝為
善不免于福為惡不免于災是豈星之惡歟

贊曰天道云遠太空冥冥我與視夜瞻彼列星災
惑退舍善言足憑天人相與如影赴形視履考祥
甘石之經

筭盡則死

贊曰按赤松子中誠經人有違犯皆被本命星辰奏

聞上帝七星六律四時八風九宮五行先令**司命**奪
其筭紀授以禍殃然則人有禍殃乃至於死豈偶然
哉必其作諸不善奪筭至盡故致然也惜人莫悟浮
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彈指便過況惡習難拔
修行者少迷惑者多業識茫茫無有是處求之日用
不免與物浮沉蕩然不反於膠膠擾擾之場欲其無
過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減若干筭明日以某事減
若干筭減奪不已會有盡時既乏正修又多過失一
死之後便有三惡險道歷然在前或為畜生或為餓
鬼或墮地獄皆未可必不聞**司命**以處官刻核而死
受牛身乎**贊曰**以操心黠劣而死為餓鬼乎**贊曰**以
恃廕凌人而死墮地獄乎此皆死有餘責而淪入三

惡者也孰謂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

贊曰紂有天命忽焉以亡文拘羑里與齡益長履卻萬變善慶惡殃我命在我誰云不常彭殤壽夭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傳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錄上帝署為天曹俾主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篇言**三台**上詣天曹言人過惡即上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微都曹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木火土金水之德象陳**北斗**精應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統御幹旋氣運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稟一元之炁方得圍形為人具足一軀皆**北斗**也主

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陰混

合縱景萬化隱天祕訣人兩眉間却入一寸號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陰九妃常處其中又按業報因緣經七星之炁常結為一星在人頭上去頂三寸其人為善則光大而明為惡則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圖**七言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醮祭察人善惡然則**三台北斗**在人頭上錄人罪名奪其算紀信不誣矣

贊曰人之一身宵賴天地反而求之萬物皆備此心最靈不行而至神明所舍動息弗離福祈禍攘無乃兒戲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

過

傳曰三尸言人罪過非獨篇中言之諸書亦皆言也
一六上尸名彭蹻中尸名彭蹻下尸名彭蹻一六上
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臟下尸
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車
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忘少氣一居
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關節搔擾五臟踴動每
至庚申日與身中七鬼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大抵三
尸言過乃其職也按經所說修真之人先當絕去一
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者不寐也
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二云寅日三尸游兩手當
去兩手指甲午日三尸游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
斬三尸隨所在而去之嗚呼與其百守庚申盡去指
甲孰若清心寡欲無使三尸所能惱人者數事得以
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虛志慕清虛一日因山行為異
人奉子音所導至稚川仙都稚川曰子能絕三尸之
仇乎契虛莫悟奉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常居人身
伺察善惡庚申之日悉錄以聞然則三尸言過孰謂
不然內則守心外則去甲此修行之初法也

贊曰柳子罵尸義正詞直奮筆抗辯出於有激其
實七情交相蝕賊投機乘間肆其侵蝕非彼巧訴
繫我逸德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傳曰竈之為神號曰司命司人家一家良賤之命過

無隱露皆得言之

二云竈神

先如美人凡有六女

即六女王女也

常以月晦上詣天曹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筭

一云竈有**三十六神**

所謂五方五帝竈君五方五音

竈君五方王相竈君十二時神竈君大竈君小竈君

天竈君地竈君新竈君故竈君內竈君外竈君丘竈

君竈君夫人紫微大神玉池夫人六甲父母六癸玉

女光鼓織女竈下炊母行火力士文墨小吏火父火

母擔樵力士高良君子突上姪女砌上童子左扶右

扶天帝文人左房右房天帝長兄左溫右溫天帝嬌

孫左輔右弼天帝嬌女乃至天帝大夫天帝都尉五

官六府皆竈神也二云在上爲列宿在下爲直符在

人間爲竈君常在人家記人過犯月晦之日織悉以

聞最能轉禍爲福除死定生驅逐妖邪遷官益祿若

依時祭禱所願必從祭竈有月日或以晦日清淨大

竈之前香花茶酒謝之亦吉一云在天爲**五帝直符**

在地爲**五帝直符**在人間爲**五音竈君**竈中黃帝即

世人司命常將世人罪狀及諸過惡奏聞陰陽二景

記之黑簿嗚呼竈之爲神明察如是職主奏告又如

是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更問家有竈神而

稍知恐懼修省乎

白祀典所錄竈其一焉神靈棲之是或當然余

苟無過子亦奚言一有不戒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醮祭可捐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筭

傳曰紀之爲說。一云十二年爲一紀。一云三百日爲一紀。筭之爲說。一云百日爲一筭。一云一日爲一筭。大抵三百日且不可奪。況十二年乎。一日猶不可奪。況百日乎。謹按**經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筭皆記在諸天太上勅勒諸天諸地日月星斗天真聖人將軍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飛仙三界四司獄瀆官屬執錄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不輟。須臾若修善立功則便可延年萬一造罪則立見減筭。又按**趙鼎**被攝至**上清**校勘所見一吏方呈押戊申生人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又降行橫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過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功則延年過則減筭與經中之言皆無以異。孰謂減筭爲無耳。紹興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稱意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頓間自言恍然如處曠野俄見數人遙呼曰恩主胡爲在此相與引至一處乃一官府。**仲信**困卧門側一吏自門引頭曰豈鼎州**符仲信**乎。數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有九以不燒香睡起晚今皆削盡數人曰不燒香睡起晚皆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數人相顧大驚曰厚德如**符公**尚猶以此奪盡紀筭人其可自恣乎嗚呼所謂過者不待出於語言見於行事然後謂之爲過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爲過。**仲信**之過便可見也。

贊曰命曰迂續可演而伸命曰斷棄促亦有因細行不謹終累正其罪大惡積乃滅其身惟德是輔皇天無親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傳曰數百事者即篇中自非義而動下迄死亦及之之說是也欲求長生之人先須避者非餘人不必避也謂求長生之人則尤當謹避必使已行淨如明珠雖纖塵微翳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爲無過之人也昔**許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災於民最有大功上帝猶譴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貪煞匿三種之罪必待特赦然後拔宅輕舉女仙**楊正見**父以遇師登真有日**上帝**亦譴其少時父母貫錢輸稅正見不合擇取二文圓好者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復謫留人間一年又如**陶隱居**之修本草**孫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於濟活惟是中間略取虻虫水蛭之類以備藥使**上帝**亦譴其功雖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虛元君**與**茅君**同在清虛宮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頓落者四十七人復上者纔二人蓋爲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將被考三官然則欲求長生者是有纖毫微翳乎大抵欲求長生之人於篇中所謂數百事之說者須得謹避也**贊曰**神仙可學不死可致博採方藥鍊神養氣外誘紛然可慕可喜寧保此心果無纖累欲成仙道先修人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傳曰道之爲說見於諸書者其說甚多然曉而易見

者無若**中庸**之說之爲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率性之謂道率猶循也大抵性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性

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

體也於日用間能自率性不爲人欲所移即性之用

也道也今日用間動靜語默豈非道乎是故**孟子曰**

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則

行可止則止即**太上**所謂進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

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爲非以非

爲是當進而退當退而進也昔**趙清獻公**嘗曰吾晝

之所爲夜必焚香九拜手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

卷之十一

十六

爲也**蘇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爲夜必記之于

紙不可記者不可爲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於進退

之間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者有幾人耶

贊曰道則在邇明白坦夷所謂常道民之秉彝試

反諸心能別是非一念不昧良能真知外是求道

斯則自欺

不履邪徑

傳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夷者平也徑者不

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謂濬臺滅明行不由徑之徑也

在人履踐言之即人之履踐不正處也履踐不正自

一念始一念起處其可不謹昔**李滄夫**隱居南嶽日

以不得遇師爲恨一日尋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基

聲舉頭視之則見二人坐於木杪相對而奕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反顧則二奕者已失所在矣退夫大悔事已無及張家為浮梁令縣有一廟極靈能為人禍福令至必祭以斗酒隨酌輒盡不疑為妖既祭度其醉徹席執之果一老猿已大醉矣將戮于市猿俄醒曰某死固不問然數年所貯極為可惜君雖至廉然縣道闕乏不為無補不疑纔問處則猿已躍身而去矣自此百計蹤跡竟不可得嗚呼一念才差遂至如此所謂邪徑即此便是寶白道若大路曾蔑多岐跬步弗謹溪谷險巇視聽言動以禮自持九思三省猶恐失之捨而他適顛覆奚疑

不欺暗室

傳曰**太上**所謂不欺闇室即**中庸**所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處能不欺於可欺真不欺也不聞**翊聖真君**不欺之說乎真君戒**張子真**曰但潔身守正不欺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吾何懼之有然則不欺為行豈細行哉昔**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建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章行式**採訪西川

其姪國侍行有老兵名曰國日侍左右國覺其不凡方欲詰問則國已來別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國曰何謂兩塵國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兩塵即兩劫也嗚呼世人於青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況暗室乎是故超凡入聖常聞於古人少見於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贊曰境有明闇心無顯幽一念之舉十目已周形諸事爲洪水橫流褒姒撻市何必外求不愧屋陋

心正身修

積德累功

傳曰德也者日新之謂也功也者日用之謂也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其德明日又積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廢不聞穿石禮樹之說乎紫虛元君曰昔有傳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忽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盤石戒曰石透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傳穿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又南嶽真人曰昔有一人勵志於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禮一枯樹求乞長生如是不已積二十八年樹忽生華有汁如蜜其人取華并汁吞之立獲度世嗚呼積德累功雖不在於鑽石禮樹即其鑽石禮樹

便可以見其積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無不成也

贊曰聖賢有訓成已成物仁以己任道由性率小善必爲細務無忽事在悠久效非倉卒能辦肯心斷無乾沒

慈心於物

傳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亦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然則世人胡爲而妄執此心以爲心乎況不善用而不慈乎嗚呼

東太上一

十九

此說微妙姑置勿論請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無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捨**太上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諸聖尚尔況於人乎按經所說燈燭焰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光以爲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衆生粉骨碎身然則諸聖所以慈其心者爲如何惟其如是所以於一切物不違微細一切護念昔寶文**王**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釋迦**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曰以其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

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諸佛菩薩其說不尔可急懺悔無自貽戚敏
仲駭然汗洽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饑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簞岸側洶洶之聲正出簞中乃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旣而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可謂多矣萬一感恩來爲眷屬豈不癡鈍是夕即夢**文殊**現身其前慰諭之曰我於往世亦曾生蜆蛤中來但堅汝心無自疑沮**靈仲**至此始大信異因著一書以示勸戒曰**宣和**間大病瀕死忽夢一**金佛**告曰汝平日放生已及萬命自合延壽我今傳汝一方可急買伏苓黃芩地骨皮甘草四味等分和劑餌之無不愈者渙如戒修合一劑果愈孰謂諸聖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之說爲不然乎大抵慈爲萬善之本心若不慈善何以立

贊曰萬物同體均受於天樂生畏死此性則然忍肆其暴剗割烹煎肖翹蠕動皆在所憐視物猶己仁術乃全

忠孝

傳曰**東卿曰****金曰**有蕭邈之才絕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榮貴或至貞至廉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衣紛華不能散其正氣萬乘不能激其名操或先世

有功流逮後嗣易世鍊化改氏更生此皆有應仙格
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至於至忠至孝
則今日謝世明日便當補爲地下主者復從地下主
者便當進補仙階大抵忠也者人臣之大節孝也者
人子之本事使爲臣而皆不忠則爲君者復何望於
臣爲子而皆不孝則爲父者復何望於子如此則君
臣之分父子之倫一切喪矣人不禽獸如必夷狄如
也惜其不知忠孝乃超度之本得獲度世莫此爲速
不聞

呂公誦蘭公期之事乎昔

呂公誦爲御史中丞

正色直言傾動朝野一日獨坐恍見一青衣授以一

丹曰此清涼丹也

上帝非久南游炎洲命子糾正群

仙彼洲大熱故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

咽未幾果捐館時

朱明復初登第在湘江見公跨一

玉角鹿左右皆青衣小童吏兵數百前後呵擁

明復

迎揖曰君其已仙乎公曰吾此行待

上帝南游不及

款曲乃口占一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

塵埃我今從帝爲司糾更遣何人直柏臺言訖不見

蘭期家世孝悌聚口百餘上下和睦略無間言一夕

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吾乃

斗中孝悌王也夫孝至

於天日月爲之明孝至於地草木爲之生孝至於人

王道爲之成子能孝悌吾所以親盼於子旣得目吾

得道必矣後果如言然則至忠至孝其於度世豈不

捷疾嗚呼忠孝者旣如此則不忠不孝者當如何

贊曰非忠無君非孝無親捨是二者獸而不人非

國放蕩命義是遵**釋氏**空寂報恩猶勤戴天履地
孰逃其身

友悌

傳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司命**使翁以父子兄弟夫婦爲三綱本之
與綱字殊而義一若棄本捨綱倫何以立大抵能踐
其實則上下相安而不渝苟尚其文則悔吝易生而
必瀆昔**趙**家不甚富惟仰給農桑生三歲其父
爲其兄無子代之遠戍遂死于邊**趙**既長迎魂以
葬於墓側終身號慕縣令**家**捐俸買田開阡刻
石以表其事府尹**渾瑊**列狀以聞有詔褒賞旌表門
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愛敬始自**趙**凡
十五世同居聚口數百歷三百餘年無一人異詞經
五代離亂子孫保守墳墓不相離散又有**張**者亦
田家也累世同居聚口一百七十有七内外和睦略
無間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旦家長坐堂上子弟
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祗勤自祖**至**凡六世同
居幾二百餘年始終如一嗚呼若二家者眞所謂實
踐者也尚虛文者能如是乎

贊曰父母之身分爲兄弟一本而出安有異體愛
其枝葉以護根柢**史**謂**五箕****詩**歌常棣如埴如篲
神相悌悌

正己化人

傳曰孔子曰君子正其衣冠又曰席不正不坐嗚呼

衣冠几席尚當使正況行已乎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皆聖人行已之大法也然則人之行已其可不正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處即其心已化處又何待區區而化之哉

昔司馬溫公爲人正直名聞海內其居洛也風俗爲之一變莫不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自足後生晚輩知畏廉耻欲行一事必相戒曰無爲不善

恐司馬端明知**呂申公**正直敢言傾動朝野時**王安**
石出守常州移書於公曰某客京師二年于茲疵吝積于心曾每不自勝及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於**晦叔**見之**潁陽呂公**心與道潛湛然方寸其爲崇政殿說書也日以正心修身之說勸導人主每自言曰若身修心正不假他術而天下自化是以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胡公**愛之爲蘇湖二州教授也每解經至有要義必懇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人然則諸君所以正已者爲如何哉以此化人夫誰不化

贊曰表正影直源清流沍枉已立人万無是理聖賢何術舉斯加彼瑕而戮人三軍見齒**大學**修身家齊國治

矜孤

傳曰孤也者未能有成親已蚤世或母死而父或再娶或父死而母或再行甚且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況何堪正令捧刃以提攜寢興衣飲主之者

信存惻隱亦必不如親父母之情愛之爲親切也可
不矜乎世人但知孤爲可輕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
而能養成大器者昔**張邵公**方在襁褓父母皆
卒及長安貧讀書勤苦不倦竟能登科致位台輔以
賢德稱此至貧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養成大器
者乎**呂中丞**誨幼失所怙勵志爲孝不妄交游洛陽
之人多不之識及登第人方知爲**呂正惠公**之孫歷
官言職以勁正稱此貴家之孤者也自立如是非能
養成大器者乎然則孤可輕乎愚於矜孤之下不書
矜孤而輒書此者正欲不幸而孤者以此爲法皆知
自勵若以矜孤言之則前輩行之視以爲常初不以
爲奇特**查龍圖**家道甚貧嘗聚親族之惇獨者養之
祿賜所得隨施輒尽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
待之尤厚嘗有一同僚女貧爲人婢公聞而贖之嫁
于士族**呂正惠公**端與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
里世舊**道**子病廢公分俸給之又薦**文度**之子**紹宗**
于朝官之非真實矜孤能如是乎

贊曰方幼而孤何怙何恃懷抱無依疾疢誰視吾
幼及幼人子亦子放麀違命射麋泣矢能推是心
乃合天理

卹寡

傳曰寡也者方當盛年夫忽告殞形单影隻觸目無
聊況女幼男癡百事未卒者耶此即**孟子**所謂窮而
無告者也窮者極也禍變即此非窮極歟欲語誰吐

下亦復書此者正欲使一切寡婦皆知所法云嗚呼
似此之人天必報者重人倫也何止子貴而已哉
贊曰寡而守義賢哲所重折脛露筋婦節尤勇臺
築懷清**吳秦**是奉況其無告寧不爲動誰或躡之
不難不竦

敬老

傳曰老也者閱世之久更事之多衮衮少年無限淪
喪庖肩皓首獨保康強可不敬乎開寶初有鄆州盧
縣尉**計承**者詣匭進狀自言父**瓊**九十七長兄八十
一次兄七十九次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
榮養**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詳敏詞氣不衰

太祖大加敬嘆曰卿一門如此必有大過人者**瓊**曰
亦無他但累世義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即卿大過

人處立命賜襲衣腰帶銀粧鞍勒一副馬一匹御茶

九十六

三十斤雜綵三十段與近便差遣一任從其志也**吳**

元嗣亦享高壽時聖節根括老人惟**元嗣**一門有八
十九十者一百以上者八人內**吳琬**一名一百一十

有四步履輕健氣不少衰詢其履踐亦累世義聚不
分詔賜一官旌表門閭門外又築二所義順土臺立
二株華表鶴柱異其禮也至尊尚尔况餘人乎竊嘗
求本朝處高位而享其高壽者惟**張洎****傳**九十一

文潞公九十二**趙康靖**八十六**張文定**八十五**陳文**

惠八十一**曹巨****精**皆八十以上又求其次**趙**

文皆七十以上已不及也

又求其次曹武惠薛簡肅王懿敏呂文穆呂正惠冠
忠愍皆六十以上又不及也又求其次神司諫恰六
十**刘集賢**恰五十**王内翰尹舍人王待制錢直靖**皆
四十以上遠不及也又如**石相傑**恰四十**蘇參政**三
十九**趙舍人**三十六**王御史**三十八此則尤可惜也
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有於自己分上做此工夫
者乎如或未然即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於諸佛所
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
人之說皆蹉過也嗟乎少年但知負才輕侮老輩不
知計居三福之先縱有多才不到其地於事何益昔
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皆已老**楊方**
弱冠每輕侮二公**翰**大不堪因好謂曰君莫侮我老
老亦終留與君**昂**後傍搖手曰莫與莫與厥後**大**
年壽止四十有九然則老也者欲到其地豈不難
乎可不敬乎

贊曰孝養三老礼尊高年爲近於親家國所先天
與之壽俾華其顛人而弗敬是名褻天矧復耆德
敢不礼焉

懷幼

傳曰孔子曰少者懷之**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蓋幼者年方童穉未有識知爲之長者固當矜憐
而撫卹之也虐而視之非人道矣故父母有幼子則
當尽其恩勤兄有幼弟則當極其友愛他人有幼者
亦當推吾恩愛之心等而視之不宜分別彼此也若

夫吾之子弟則愛之他人之子弟則不愛亦非所以
盡懷幼之道也況夫幼者位則居卑力則孱弱卑者
易侮弱者易凌苟無慈愛之心則將挾長以自肆矣
在彼者必無卞口以別是非也必無強力以較勝負
也如痿者之被杖無所逃避如瘖者之受譏不能辨
明其苦可勝道哉甚矣風俗之薄也婦人之性類多
忌刻爲母之德不均愛子之心始偏已之所生則親
之妾之所生則薄之其爲繼母者又往往不恤前人
之子如**閔子爲**之母冬寒衣其子以纈而衣**子爲**以
蘆花使之御車是也**子爲**之母猶尔其他可知由是
孤孽幼穉橫罹慘毒者多矣閭巷之人規併財產則
爲尊長者爲兄姊者爲贅婿者乃有不慈不義凌虐
其卑幼者矣巧粧訐謀僞立契約囑牙保以曲證賄
吏胥以舞文使之困苦抑塞無所赴愬其前則陰謀詭
計損傷其性命者有之嗚呼尚忍言之哉昔者**李知**
本一門子孫百餘長少雍穆**陽城**兄弟孤惻相依前
輩救荒則以收養孤幼爲先若此者足以盡懷幼之
道矣

贊皇哀孺子**晁**慕嬰兒**保**之志少者懷之在
厥初生淳德未漓易致凌虐可無保持所以孤幼
周仁先施

昆虫草木猶不可傷

傳按經所說諸類衆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
隨成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

生歛起煩惱爲化生於此四生又復析爲十二類生於十二類生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總而言之則一十二類便有一百萬八千之多然則衆生種類差別何其多歟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覩珍奇便起貪想舌味肥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非獨眼舌意三爲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臆月三十脚忙手鬧做得主乎佛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端起乎此昔佛在世游化諸國獨有一國化不能從及遣目連傾國而至衆疑問佛佛言此一國人於往昔世本一聚蜂目連本一樵夫因採薪觸着樹枝羣蜂驚擾爭欲蠱之目連謂曰汝等

本有佛性但以惡業流轉至此今也尚以小忿欲逞毒乎願我早登聖果首度汝等是時羣蜂若有所悟領納在心今故見之悉皆隨順又在瞻婆國中迦羅池畔爲衆說法時有一蛤聞法歡喜躍出池上潛身草間傾誠諦聽偶爲一聽法人拄杖刺殺命終之後生忉利天爲忉利主復從忉利日往佛所聽說妙義以開悟故證須陀洹然則昆虫一類雖曰微物其爲有知與人異乎又如草木一類在吾儒言之固若有生而無知驗以佛書則亦不可一槩謂爲如是按傳音有一僧道眼未明虛落信施以爲摩訶淨德及其子羅睺羅多奉事命終之後乃於淨德蘭中生爲草茵日充淨德父子蔬食他人欲取不復可得然

則草木一類亦一槩謂為無知可乎猶之為言若曰
昆虫草木尚不可傷人則尤不可傷也

替曰恭惟

哲皇弗踐螻蟻濂溪之庭草觀生意有生有知此
性無異吾仁所充際天極地不見其間一物可棄
宜憫人之凶

傳曰太上言樂人之善而首言憫人之凶當知所謂
凶者乃凶人為不善之凶非凶喪之凶也大抵人之
性真上與諸聖一體無二能自率性則便可為聖為
賢若但任情不免為凶為忒是故**太上**書以告人使
人皆知導之以善不然則求為凶人不復反於善矣
太上告真武曰一切衆生競赴善惡輪轉生死無有

太上

三

窮已汝宜普為斷除邪見察其罪福增益功行逐月
輪定日分遊奕世間善者以福加之不善者以善解
之然則太上所以憫乎凶者為如何哉昔巢州居民
食啜之外競嚼水族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乃

玉帝奏告**三清**遊歷諸天下觀世界予決罪福之目其

日**九天採訪使者**日月星宿天地百神嶽瀆社廟皆

得條具以聞一日玉帝召**中天北極紫微大帝**問曰

南贍部洲吳國分野地號巢州善惡如何**北極**奏曰

此方居民實是凶惡殺害物命不知紀極深恐積日

之久冤魂愈結非連地扯蕩為大湖不足以蕩除累

年殘忍殺害厭觸腥穢之氣**玉帝**曰可**北極**既退召

真武告曰汝為三界遊奕檢察善惡豈不知巢州之

民造如是惡厭穢之氣上犯**天**帝勝游日月為之無
光星辰為之失次乎**天**帝有命盡令全城陷沒此事
屬汝可速奉行**真武**曰千里之廣未必一一皆然若
一例陷沒恐多冤濫容臣下降更問**地祇**回奏**北極**
曰彼州神祇皆已奉勅遷往他所矣**真武**乃大嘆曰
痛哉一物之命尚在輪回未易出離況此千里盡為水
界展轉相害大冤愈結何可救拔又復力請自差部
下**天罡**神將再行審驗既而**天罡**化為大鯢浮游溪
面先是守倅差人齎取次及百姓亦復如是**天罡**回
奏**真武**又請自降於是化為一雲遊道人巡街乞水
如是七日家家腥穢最後一家號曰**焦婆**水獨清淨
真武詰之婆曰某一家三口久厭腥穢蔬食而已**真**
君曰吾非人也此州不遠當湯為大湖誠欲救之已
不可矣汝宜速往他所未幾雨果暴至洪亦隨發一
州千里頃刻之間波濤如山浩渺無際是日**真君**復
降告**焦婆**曰汝可使主此湖數日婆死其子及婦亦
死遂得為神因名其湖曰焦從婆姓也然則**天真**所
以憫人之凶者為如何書曰汝無忿疾于頑亦此意
也

贊曰人之凶惡豈皆本情見如探湯惻怛已形無
忿于頑書訓丁寧死喪刑辟摘埴顛冥有拯其迷
闇室之燈

樂人之善

傳曰善之一字最能成就一切行願人發善願天上

聞之聲如爆竹諸佛無不護念上真無不主持心契
故也按**唐書**昔**高祖**見鄉之俊傑主寶融寺經藏
院長明燈精進成就喜而發願銘而頌之已而迫於
多事斯文莫搆忽染目疾矇矓如隔綃縠每自嘆恨
未審所以得罪之由一夕夢神告曰子於長明燈其
有負乎**通應**聲而寤寤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然
則諸佛所以護念於善者爲如何按**啓聖錄****程嗣昌**
嘗在密州見膠西鎮人好食鳥雀獵徒數輩日常打
捕或碎首充胃於鷹鵠爪觜之下或拘脚折翅於網
羅且罟之中或被箭穿或遭彈擊哀聲悲切所不忍
聞於是夜起露立於**皇**之下仰天告曰某欲將家
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一
本覆板印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今日正當**真武真**
君下降之日願憑聖力俾獲流通覆畢印行欄頭諺
景亦請一本歸示其妻其妻**華氏三娘**一見大怒搯
破投之穢處移時買得一魚操刀欲鱠魚忽跳躍觸
破其眼血遂迸流俄化爲虫緣遶其身處處啣噬方
喧傳間監鎮**向**見一神立于其前自言吾是**真**
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乃興化軍**程嗣昌**印施戒殺
圖子不謂婦人**華氏**乃敢搯破擲之穢處罪惡深重
即當死矣其他不悔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
再降更看如何然則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爲如何
嗚呼上真與佛皆已久任解脫樂人之善尚尔如此
况人正在苦海可不然乎求之世間非無人也**胡**

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能濟之以孝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韓文公澹然不動加以爲孝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脚踏實地八九分人也見韓文公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不已稱道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文公善已到於樂則惡可已也之地能如是乎

替曰人無不善出於天性胡爲忌嫉私心之勝克伐怨欲交相爲病惟其無我此心不競見人之善

如月在鏡

濟人之急

傳曰諸詭維尊者曰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福德飄飄海上漚若人大方便乙乙空中雨今也於人之急力能濟之即所謂大方便也如雨普潤其爲及物可勝言哉所謂急者非一而已在疾病則以湯劑爲急在死喪則以後事爲急在飢乏則以飲食爲急在婚嫁則以奩橐爲急此外又有無限不可悉陳之急但能各隨其急方便濟之皆爲濟人之急也昔許敬微少嘗以登科爲禱一夕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敬微自念家貧無力惟醫乃可於是精意方書久乃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既而所活愈

多聲名益著復夢其神授以一詩曰藥有陰功陳漢
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登第六名進士第上
一名陳祖言下一名樓材及注闕用陞甲恩如第五
名授職官以歸與詩中之言無一字差此則濟人疾
病之急者也**范文正**知邠州暇日載酒率僚屬登樓
觀賞初卒觴俄見數輩裹經往來營理喪具公遣人
問之乃一寄居官方卒賙殮棺槨之具皆未有公爲
撤宴厚賙卹之此則濟人死喪之急者也**范忠宣**知
慶州歲大饑餓殍滿路無粟以賑公請發常平封椿
粟麥郡官皆不許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
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之且曰諸君但勿與
吾當自坐此則濟人飢乏之急者也**查道**未第時嘗
游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方途次適見故人以嫁
女理財甚急即罄囊與之略無吝色此則濟人婚嫁
之急者也用心如此烏得無報其後**許叔微**竟能登
第**文正**官至參政**范忠宣**官至丞相**查道**官至侍
從非其報歟大抵人處世間於人急處自當如此
晉曰君子周急非相爲私如人在甕脩綆弗施有
力不用猶已殺之揖遜拯溺無乃自欺以已望人
其急可知

救人之危

傳曰雲笈七籤曰能救一人之命當延一紀之年若
所救又是善人延壽又當倍之然則於人之危其可
不救所謂危者死生之命也昔**田均**亂蜀 朝廷忿

蜀再亂命雷有終將兵平討意欲屠城時蜀士范尚氣節范好讀書文與英師有名行皆蜀中所素敬者因相率從間道出迎王師叩頭告曰蜀人懦弱城中皆平民其脅從者特畏死耳城下之日願無肆戮鋤其凶黨可也三人者皆堂堂丈夫且陳議慷慨忘身為物出於至誠有終為之改容曰不聞長者之言屠城必矣由是一城之民得脫於死范之力也章
邵公得象之祖事王正為大將守建州嘗遣一部將刺事軍前後期當斬章意憐之猶豫未決夫人練氏曰既惜其才何不寬貸因密諭令遁既遁投江南復為將隸李攻建州部將正董其役城將下先遣人戒城中曰有能活練氏一門者有重賞

練氏聞之急遣人報曰妾夫婦當死建民無罪若不盡赦建民當先建民死部將不得已為之戢兵由是一城之民亦獲免死練氏之力也范氏今為蜀中望族子孫蕃衍有官者常百數人章氏亦為建之大族位至卿相者相踵皆練氏後公其一也嗚呼二家所救如此而天之報之亦如此此固非世常有但於水火盜賊飢寒疾疫刑獄逼迫逆旅狼狽一切危急皆能如此存心事體雖不相侔其為救危則皆一也

贊曰孺子及井怵惕皆有器將墜地觀者舉手轉危為安起痿而走彼難既脫我喜亦厚以仁存心必無悔咎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傳曰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如何是道場維摩曰平心是道場趙州問道於南泉曰如何是道南泉曰平心是道然則平心即道歟道場歟歐陽文忠脩好賢樂善常以平心爲難書中丞思永好學不倦常語人曰吾不爲他學自幼即學平心然則平心果難歟須自學歟大抵心之爲物即體非有隨用非無必欲平心在我而已夫復何難前輩以爲難者嘆無人也示後學也世之見人得失不能如己得失之徒必不曉此惟其不曉是以物我當勝罪來集身如水歸海日成深廣尚何足以道場與道之說而告之哉昔薛瑗身相燕國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己有失見人有失如己有得未嘗薦一士舉一賢有可稱者疾之如仇過截使不得進晚歲一子死于獄餘皆盲聾喑啞僂僂顛癡時公明子臯見而憐之因詰責曰此皆緣汝心行不好罪當滅門諸子雖爾未足以盡子之罪瑗聞大懼懇求救護子臯於是以赤松子中誠受之瑗誓志力行僅全一子所謂中誠果何書哉竊嘗伏讀其與此篇無以異也大抵皆是指指出人之錯用心處其爲拔罪最爲有力薛瑗敬受中誠而能得免滅門周篤宣揚此篇而能得脫餓死不有力乎嗚呼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習因長爲身累今注此書正所以發明此說也知有此書者不可不求一讀既讀不可不行信能如是異日生死路頭當知得大氣力勉之

贊曰百篇之書**穆謚**殿後人之有技視若己有民
不協極未罹于咎**洪範**之君錫福均受非曰爲人
待己則厚

太上感應篇卷第一

太上感應篇卷第二

西蜀李

昌齡傳

四明鄭

清之贊

不彰人短

傳曰馬伏波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此已自盡夫**太上**所謂不彰
人短之說也至於龜山先生則又爲之語曰口固不
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則又出於馬伏波之
說向上一頭地也大抵人處塵勞不能無短然短自
其短何與於我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則其短終
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語彰之則其短不免傳播聞望
自此而減素守自此而墮詰此之由各當誰執當知

太上二

好彰人短君子有所不爲小人爲之而無忌憚也昔
龜城之民有**祝期生**者爲人猥薄好彰人短人有體
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嫉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
能者評品之貧者鄙薄之富者訕謗之官僚則訐其
陰邪士友則發其隱曲門閥才望皆出其右無可擬
議者則必巧求其短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母
家工商也妻家駟僮也其弟不良也厥子不肖也有
小過者亦必溢詞增飾以成其短事無巨細一切如
此乃至以無爲有以十爲百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
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度其人可
欺即面折之衆辱之過毀之待他人亦如此待親族
亦如此平生知識無不在其貶剝之中甚者目父母

爲頑嚚目兄弟爲官蔡或教人興訟已復和之教人詛罵已復證之習之既久不以爲非晚年忽病舌黃每作必須砭刺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之間作者五七痛苦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卒此事與道士**章靜**好嘲誚人竟至嚼舌而死一也然則彰人之短是可爲乎

贊曰我所自立欲爲聖賢彼亦人耳何獨不然邂逅有過尚可滌滌一掃其迹終身之譽是以掩惡君子貴焉

不銜已長

傳曰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孔子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大抵

人之爲人其可略無所長苟有所長自當如是要在益加韜晦善自涵養必使日新又新然後可以成德苟或不然不免輕躁銜露自呈褊淺豈所謂盛德容貌若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是故**歐陽文忠公**

脩長於文章每對客論談則言政事而不及文章**蔡**

端明襄長於政事每對客談論則言文章而不及政

事此皆自晦者也惜人不知多至自銜昔**蘇****必**極聰

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

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游帝都

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

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

湖歌成莫不稱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

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況童子乎若爲歌詩但只賞風景詠古今勿自揚已爲妙泌若有悟泣謝再三從此不復自銜鄉使不已安能成德爲一代之名相乎當知人有所長切忌自銜

贊曰三才並立曰天地人綱紀兩間繫人一身自賢而聖由聖而神頃刻滿假其德不新顏淵如愚端可書紳

遏惡揚善

傳曰遏惡揚善在易謂之君子在篇謂之善人**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則遏惡揚善即爲順天休命乎天之休命

果在是乎大抵人非善惡安能每事盡善其不善者即名爲惡我能爲之遏之使之不至自棄復得勉而從善人誰不貴於善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名爲善我能爲之揚之使人皆得聞知爭相率而爲善天之休命豈不然乎天之休命本如此我今於物亦如此豈非順天休命乎**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隱惡而揚善舜尚如此況餘人乎是故趙康靖公諱專以掩惡揚善爲務邵康節公諱樂道人之善不及人之惡此皆得夫遏惡揚善之說者也惜人不知成人敗人皆在一言出口之言其可不謹昔**寇萊公**之在鎮也因

生日造一山棚爲監司所奏上大怒玉音甚厲謂曰

文正公曰**寇準**每事必欲倣朕何也**文正**曰**寇準**

誠賢能但駭耳上曰但駭耶遂不復問邾非
言則山棚之怒安得便霽賢能之說安得上聞乎
曙治蜀盜無輕重皆論死有謗其太苛會**劉燁**召還
宣宗問曰**凌策**與**王曙**治蜀孰優燁曰凌策值歲豐
故得以平易治之**曙**值歲歉慮民爲盜不得不繩
以法易地則皆然也 **宣宗**善其言邾非**劉燁**一言
則太苛之疑安得遽釋皆然之語安得上聞乎此遏
惡揚善**大**所以稱爲善人**易**所以讚爲順天休命
也

贊曰善惡之念實同一初舉抑進退如轉轆轤過
彼揚此繫其機樞春意所感百蟄昭蘇**易**順休命
其天心乎

推多取少

傳曰推多取少似主兄弟言之大抵義屬天倫臨財
自當如是苟或反是義復何在況財者尤貴乎義天
之察人多在乎此今日取多豈遂多乎今日取少豈
遂少乎昔**謝安**與兄弟析產奴婢取其老者田疇取
其荒頓者器物取其弊折者**徐積**與二叔析產先請
二叔畢取所欲惟餘一篋圖書兩間弊屋**積**怡然受
之略無愠色又如**魏公**咸熙之略取一二**神東**然受
之但取圖書**杜正獻**衍之盡與諸昆**杜神童**厚之
悉與季弟此皆推多取少者也至於官爵亦有推而
不受者如**申**兩遇郊恩悉推以官其二弟**徐**
恩命已下復推以待其兄之子猶子官之是也彼錙

銖必校尺寸必爭者旋踵破敗何足以此而語之哉
贊曰知雄守雌大白若黑不貪爲寶**老氏**之畜自
廣狹人豈曰盛德意防侈大身務儉抑徒以財言
未盡天則

受辱不怨

傳曰接~~聖~~**經**昔有一人讚佛爲大福德相聞者乃
大怒曰生才七日母便命終何者爲大福德相讚者
曰年志俱盛而不卒暴打而不嗔罵亦不報非大福
德相乎怒者心服大抵惟有福德方能如是惟能如
是乃有福德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可窺不聞 本
朝大福德者乎昔**呂蒙正**拜參政將入朝堂有朝士
於簾下指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既而

同列必欲詰其姓名

五

同列必欲詰其姓名**蒙正**堅不許曰若一知其姓名
終身使不能忘不如不聞也**富文忠公**少時嘗有詬
之者**文忠**聞如不聞或以告之**文忠**曰恐誤他人曰
明呼公名**彌**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竟置不問此固
文士或亦能之若夫武臣而亦能者誠亦可取**狄武**
襄爲真定副帥一日宴**孫汝**有**劉易**者亦與坐**易**素
疎訐見優人以儒爲戲乃勃然曰黥卒乃敢如此甚
至詬罵**武襄**不絕口俄又擲樽俎而起時**孫汝**觀**武**
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愈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
已踵門求謝矣**王吉**爲添差都監從征**劉師****吉**謹愿
寡語狀若無能動輒爲同列詬斥**吉**不問惟盡力王
事奮不顧身竟能衝破賊軍遷統制非氣量超越能

如是乎。此皆有前程享福德處。孰謂佛語爲不然乎。
贊曰顏子不校。隨言能賤。下惠袒裼師德。唾面稱
美。當時垂芳記傳。心和氣平。笑觀物變。虛舟飄瓦。
吾又何怨。

受寵若驚

傳曰太上於寵辱章曰。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是謂寵辱若驚。今於此篇又曰。受寵若驚。然則受寵
果若驚乎。大抵福兮禍所伏。當受寵時。不無盛滿。萬
一盛滿。則便有無限禍事。伏乎其間。一旦寵失。禍必
勃至。豈不果可驚乎。是故君子受之常若驚也。昔王

文正公曰初登第。知平江。即通判鄭州。尋拜右正言。
知制誥。改集賢殿修撰。遷翰林學士。拜工部侍郎。參

太史公

大

知政事。加同平章事。從封泰山。祀汾陰。兼玉清昭應
宮使。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兗州太極觀奉。寶冊使
拜太尉。兼侍中。晚年官益重。每家人出。賀必止之曰。
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及爲朝修使。自禁中
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送。莫不交口稱賞。公之榮遇
公則不然曰。但覺反側不安耳。他人處此。能如是乎。

張忠文公之拜吏部侍郎也。謂所親**李歐**曰。今蒙
聖恩擢爲天官。少宰可畏。可畏若轉下而思。則身必
危。轉上而思。則恐必貶。慄慄若有懼色。他人處此。能
如是乎。惟其如是。所以能有其寵。苟或不然。不免立
取禍敗。不聞**盧多遜**與种放之事乎。**盧多遜**初拜參
政。服用漸侈。其父**億**即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

且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矣多遜不能念父之言竟以事敗種叔初為朝廷所召聲名大振其母即恚謂放曰吾勸汝勿聚徒無求名今果為人知不得安處矣放不能念母之言竟以名敗此皆受寵不能若驚者也

贊曰犧尊青黃乃木之裁孤犢衣繡寧活草萊軒冕所寄外物儻來貪榮保存禍身之胎夫知道者可不懼哉

施恩不求報

傳曰君子有心於施恩無心於求報苟有心於求報即是利在於報初非為人報未必可求而怨必先之烏足謂之恩哉是以不求之報常見於無心之恩昔

尚霖為巫山令邑尉李鑄最強幹無何感疾遽至困

劇霖憐之因請所託尉救淚以老母少女對及卒霖

為割俸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東且為嫁其女于士族一夕夢尉如生時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

已為力請于帝今得為公之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

年解官泐流而歸每遇灘險必見尉隱約立岸上如

指呼狀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

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為糜粥之須因

呼之曰合名之曰顯及長極敦厚敏於仁而篤於孝

官至大理寺丞字文英初領黔江都獄民有扶愛

之者嘗訴漕臺官吏適坐事繫獄官吏恨之必欲文致于法英為之不平力為辨雪竟從輕斷又三年

英迪公檄道由南賓汧流而歸時六月忽大雨水遂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絕舟人拱手坐待傾覆俄見一小舟冉冉出沒於煙波間遠來相救既濟乃扶愛之也相顧大驚曰吾昔日平黔之獄初非有意於君君今日冒險而來亦豈知將溺者之爲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與感嘆者久之嗚呼當竊之爲尉也不過曰同官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爲子之報乎當英迪之爲愛之也不過曰斷獄當如是而已安知有今日救溺之報乎此皆無心之恩不求之報者也鄉使有心則未必然也古語云恩雖亂施有不期而自會怨不可作恐窄路之或逢真至言也

贊曰怵惕惻隱仁心自生內交要譽利心乃萌仁本夫理遇物而亨利則人欲其末必爭毫髮千里宜謹權衡

與人不追悔

傳曰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抵人之臨財多至吝嗇一毛不拔者有之與而復悔者有之今也乃能與而不悔非真實樂施安能如是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昔柳仲塗少時飲于酒肆見一書生將謁魏守求貲葬其父母仲塗問所費幾何書生以二十萬對仲塗即日歸家罄其所所有得白金百兩見錢數萬悉以與之略無吝色范文正公嘗遣其子夷夫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

既歸未及言**文正**曰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
舉爲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付之矣**文正**怡
然喜見于色若二公者是有悔乎此固偉人宜有此
舉然求之其次不爲無人比**文正**者富室也嘗值歲
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即對
衆焚券曰債已了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
一無所受明年又大歉公復竭家貲設粥以濟賴以
全活者動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或曰子陰德可謂
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
知何足爲德**李浩然**者亦富室也拯濟貧困積四十
餘年未嘗少怠若二公者亦有悔乎其後**柳****范**益通
顯**李**孫皆登第所謂愈有愈多豈不然乎

贊曰爲德不終古人所賤與其諾責寧有已怨君
子不吝果於爲善貨惡棄地藏已則淺隨力所及
斯謂方便

所謂善人

傳曰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常者斯
可矣然則善人者當何修何飾而能到其地乎曰無
他但能踐篇中之言即能到其地也篇之言曰爲臣
當忠爲子當孝兄弟當睦夫婦當和正己化人慈心
於物不欺闇室不履邪徑進退以道積累有功卹寡
矜孤敬老懷幼憫凶樂善濟急救危不銜已長不彰
人短遏惡揚善取少推多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
不求報與人不追悔人得人失如已得失乃至澤被

昆蟲仁及草木所踐如此非善人歟昔**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

既致政因上元張燈

宗命安輿迎之坐之御榻

之側手酌御罇且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如卿者真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崇獎對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人君子者男子極善極美之稱也**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乎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吾平日所踐四者之說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幾可以無忝其子**宗**亦能恪守先訓為一時聞人參政**李公**之死也上即時臨喪哭為之慟既而顧左右曰天不使好人為朕輔佐耶何至奪之之早**問**曰從叔為事何如而能使聖上痛惜如此公曰參政公清簡亮恬憺寡欲直不物曲不苟合乃至學術之該博識量之深粹真大雅君子矣加之善與人交敏於從政是故捐館之日識與不識莫不交口嘆惜不然何以感致萬乘之尊親臨其喪為之長慟乎嗚呼二公所踐真可謂允蹈夫篇中所謂善人之說也得名善人豈為過哉

六陽元為善長寸陰不容純乎天象受天之中在人能養推而行之安利勉強陽長陰消

此心天廣

人皆敬之

傳曰**溫公**為縣令因買羅於公廳上幸自開其侍婢從屏間見之即恚曰不意今日乃來從事一箇羅絹牙郎因求去不可留**范諷**為御史中丞有一閹吏隸臺已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每能道丞之賢否丞賢嘗聲喏時所執之杖必橫否則直此語久已喧傳為中丞者惟恐其挺之直也一日挺直**諷**驚問故則曰此見中丞約客喻庖者至于數四某私意異時作相亦復如此每事喋喋豈不煩碎心實鄙之不覺挺之直也**諷**愧謝者再三嗚呼此皆舉措偶失已不為婢僕所敬如此況能使人皆知敬之乎當知人皆敬者必其真可敬也不聞**溫公**與**劉大諫**之事乎昔**溫公**之赴闕也衛士見之莫不以手加額乃至

百姓亦復遮道告曰公無歸且留相天子活百姓時

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百亦復懽呼踴躍皆喧

傳曰**司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公薨京師之民為之

罷市而弔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乃至嶺南

封州父老亦皆相率而至炷香於頂者九百餘人非

人皆敬之能如是乎**劉大諫**之在宋也人皆謂若過

南京不見劉待制如到泗州不見大聖及薨耆老士

庶乃至婦人女子田夫野獠市井小民莫不爭持香

劑誦佛書以哭公門為填壅不得入因設大爐於廳

下以受其香香價為之踴貴非人皆敬之能如是乎

又如**楊文公**之在閣下**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

不被其狎侮至公則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陳襄**

陳烈周希孟鄭穆皆以知天盡性爲學天下之重爲已任士人宗之號曰四先生雖誕突盜傲不可率者亦不敢失禮於其門**富文忠公**嘗乘小轎過天津橋人隨觀之市中爲之一空**徐孝廉**即廬于墓側城中之人日往致敬市中亦爲一空**申頴**特立獨行每過市肆市人必爲之起**邵康節**每出游城中士夫無不倒屣而迎此亦人皆敬者非真可敬能如是乎

贊白敬心之生得於未施**林宗**之巾**紫芝**之眉至于**君實**走卒所知匪求于人人則即之不然**回紇**曷拜

天道祐之

傳曰天道祐之之說即**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本上三

十三

之說也大抵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我果有以格之無有不爲所祐也昔**劉器之**既登第不即就選復歸從學每以**漆雕開**斯未能信爲戒大爲**溫公**所知初拜諫官即抗疏二十有四甄別朝臣邪正又抗疏一十有九論**章惇**小人不可用人皆爲之縮頸公則不問及**惇**用事公遂遠竄人言者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着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雖盛暑畏途亦必令所屬監督日行一程或泛海冒險而行人皆謂公必死公則安然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時公貶所有一納粟者揣知**惇**意自求爲**惇**殺公**惇**即日自選人擢爲本路運判其人飛馭徑至距公貶所才二十里而止明日將有以處公左

右莫不爲懼無何夜半忽聞鐘鳴則運使者若爲物擊暴吐血而死矣鄧使運使不死公則必死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庚**者亦吉人也其父出守巴西遷寧蜀而卒子輿扶護而歸時秋水方壯灑瀕微露水面而瞿唐之流尤爲湍悍天又欲雨舟人大懼子輿因仰天大哭一慟未終而水已退減二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鄧使水不退減事將如何非天道祐之能如是乎。當知天道祐之特在我而已耳況忠孝者百行之冠冕乎所謂善者此其首也

傳曰天者公理當然而然非有好惡孰司其權與善輔德助順尚賢惠迪之吉動相周旋誰祐我者在已之天

福祿隨之

傳曰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此即篇中隨之之說也大抵善人君子其吉祥愷悌足以招致福祿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來宜有若隨也昔**富鄭公**以直言危論爲諫官既知制誥宰相不悅因薦公使不測之虜時**歐陽文忠公**上書引**薦**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書入不報及公使虜一言之間乃能使虜之君臣相與誦公之言修好中國不用兵者幾百餘年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皆力辭不受踰月除樞密使又辭上必待公綴班乃坐豈非福祿隨之而然乎此固大福大祿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然

各在其身言之但凡有成皆福祿也醫官（醫官）者本鄙野庸夫也然能善用其心病無大小皆急赴之一日上不豫或薦其能一服果愈於是寵冠諸醫出入宮禁半年之間金如熟薄所積已二萬餘片酒如上樽亦常貯三千餘瓶此雖未足謂之福祿然在甄身比之曩日非福祿乎當知福祿隨之亦在我而已耳

贊曰 （贊曰）天陋巷（夷）餓首陽貧歸（原憲）刑及（范滂）福祿之應幾於反常當知數子日月爭光此福此祿千載明昌

衆邪遠之

傳曰 衆邪者不正之類也其類不一故曰衆邪大抵

卷上

十四

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自不容譬譬如日輪照於冰山日固自如冰當自釋所謂遠者求之于古如禁呪之不能加（傳奕）素娥（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昔西域獻一僧善呪術能呪人令死呪衛士衛士死呪壯勇者壯勇者死太常少卿（傳奕）自請令呪既呪奕無所覺其僧若爲物擊而死矣（武三思）嘗買得一妾名素娥真絕色也每宴朝士出以自誇一日約（狄仁傑）仁傑將至（娥）遂深匿不肯出（武）入呼之則入堂奧隙中聲若屬絲曰妾本花月之妖（梁公）正人何敢出也自此遂不復出求之于今如（梁公）諸君是也（方謙）之者清靜自居味道爲樂者也時所居之方多病山瘡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

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日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此則見名而遠者也張乖崖者始終挺然無所屈撓者也與高士傅霖相善一日款于近郊夜飲劇談時彼方大疫諸鄰多有病者是夕如洗頓然皆愈明見鬼物云云若爲二公而去此則聞聲而遠者也彭公達者淡然寡欲廉謹不苟者也嘗知湖州州宅素號多怪前後守臣不獲安處及公到官乃至解去未嘗問其怪之有無其怪亦不敢輒呈伎倆始終帖然殊無小撓此則見之而遠者也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至於張玄感之任淮南漕也則不然矣到官之後日爲鬼物所撓時有一武弁善治鬼因命治之大上二

既至叱曰運使尊官 朝廷重任尔等何鬼輒敢干之鬼乃大笑曰我豈比你班行苟且取奉以求薦舉自此益塗糊上鵠下突不可制豈非兩皆無以服之乎

贊曰有道之世其鬼不靈清明在躬物無遁情無邪尔思所存者誠泰宇既定迅雷不驚是氣無餒何物敢撓

神靈衛之

傳曰神靈者聰明正直者也在處皆有之也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契者正直所取者陰德然則人其可無是四者乎苟果有之神靈無不衛也昔韓魏

公自成德移帥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白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速具舟既濟行李

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時徐濟之民
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截上流水爲之立淺梅公
儀嘗知滑州夜報河決公即躬率官屬分役兵夫夜
趨河上隨處堤塞正窘急間明見一白鬚老人載一
舟稽稗往來佐助意其豪民心大喜之及水定天亦
曉命吏請之則白鬚老人不復見矣此皆神靈衛之
者也

神神之爲道聰明正直洋洋在上鑒臨微側呵
禁不祥以奉有德匪求于神彼則受職惡人反是
神所罰殛

所作必成

世間無不成之事夫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

無不成也昔張仲實之祖本一善謀利者但以翻然

改圖篤意教子其子仲安皆登第明年仲安

又登第于今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圖篤意

教子其次子傑姪子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

有所作其有不成者乎况能力行衆善者乎寶公之

事便可見也儀公禹鈞者燕山人也初夢其祖謂曰

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修陰德以回造化禹國惶懼

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

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修德無不

爲者又於所居建四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

居之師席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

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大夫年八

十無疾而卒今爲洞冥錄晚得五子皆登第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柳左補闕徐參大政起居郎嗚呼欲長壽而得長壽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真然則世間所作是有不成者乎

贊曰求仁得仁叔齊伯夷孳孳爲利必歸天既與善惡亦稔之貪回陰狡動遂其爲成效美惡要終可知

神僊可冀

傳曰長陽關道藏見一壁魚身有五色爛然奪目及開經卷則神仙字處蟲蝕殆尽乃知壁魚蟲蝕神仙字遂能身有五色也何諷買得一軸道經經中有一

卷上二

十七

物狀如髮捲規可四寸循環無端既而絕斷則頭尾兩皆水出滴可升餘編以問人無能知者一日遇一得道者幸以問之則曰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命也此乃壁魚三蝕神仙字化爲此物名曰脉望以規映星星使立降可得还丹復取其水服之便得換骨諷歸取經畢讀則一軸之中神仙字處字字果皆蝕尽又知壁魚三蝕神仙字遂能化爲脉望也嗚呼一虫尚尔况以人冀仙仙其有不可冀者乎大抵人之與仙性真本一第以情勝遂失其真一旦反真塵情俱尽即神仙也况能濟之以善求之千古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中進賢之不失婦節蘭期之友下兄弟文翊之損已分人趙素臺之濟窮卹死許真君之行符

施水嚴君平之以善導人周伯通之收瘞道流
郎之不欺斗斛陳兵部之不殺物命之拯濟
飢餓楊敬直之閑則凝神唐若山之性無忿恚乃至
黃萬祐之鮮過景相之酷好放生
吳睦本一縣吏劉妍本一妓女
本一屠兒丁約本一兵卒朱純本一劫盜
一獵人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求之于今如鬼公迥
之爲靜居天主章公文超之爲司命真君
爲行郎呂公祖之爲上帝司糾韓公靖之主紫
之爲風伯張公基之爲雷山主者實公禹鈞
之爲天真人乃至歐陽公修之主神清王公安國
之主靈芝呂公濤之主李太白公延年之主芙蓉陳
公靖之判司直田公承君之主維陽此亦自人而得
仙者也按經云今中元二品左洞陽宮所總地上九
皇土壘四維八極其靈官僚屬共有九万九千九十
九万衆皆是在世有功之人受度而得進補其職如
吾鄉臺法何公興志以注金剛經有補於世死後乃
得補爲西嶽點檢曆數官此雖嶽府是亦受度孰謂
神仙爲不可冀乎其間亦有欲冀而終不能冀者非
仙之不可冀也所踐未足冀乎仙也不聞三真人之
言乎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
以不得見吾爲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言於事何
益此皆嘆人不能冀夫仙也

贊曰神仙之說多謂渺茫求而不得漢武秦皇亦如釋教地獄天堂天堂果有必處忠良地獄果有

小人之鄉



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天僊地仙之有差在乎立善多寡之有異篇中已自言之固不在論請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說言之庶幾已得仙者不復從墜一向超昇未得仙者不假他求即日便到釋述曰仙有十種一曰地行仙二曰飛行仙三曰遊行仙四曰空行仙五曰天行仙六曰通行仙七曰道行仙八曰照行仙九曰精行仙十曰絕行仙既而又曰是等皆是不循正覺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到處壽千萬歲斯亦輪回妄

想顛倒報盡却來散入諸趣

堅固般若而不休息念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

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休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精液而不休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精圓成名通行仙堅固禁呪而不休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休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休息竟性
鍾離曰仙有五種一曰鬼仙二曰人仙

三曰地仙四曰神仙五曰天仙既而答大道之問則

又曰道本無問問本無答萬物之中最靈最貴者人

也若能窮萬物之理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全命保生以合乎道自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

其長久矣

一者不悟大道惟務速成正令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神識內守一志不移定中以出陰神然窮其歸究竟只名清虛之鬼不得

為純陽之仙名曰鬼仙二者暫於人中得聞大道然業重福薄或以魔退或避在一偏確守不變絕五味者不知有六氣忘七情者不知有十戒行咽嗽者笑吐納之為錯者採捕者指清淨之為愚好搜括以奪天地之炁者不肯休養好存想而採日月之精者不肯導引孤坐閉息者不知有自然屈體勞形者不識於無為但能延年安樂而已名曰人仙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取日月生成之數身中用年月日中用時刻識龍虎配坎離辨水源清濁分氣候早晚收真一

察二儀別三才分四象別五行定六炁聚七宝序八卦行五行九州顯八氣傳子母液行夫婦三曰反復燒成丹素求鎮下田煉形住世長生不死名曰地仙四者已得地仙用功不已超凡入聖却反三山名曰神仙五者已得神仙傳道於世於道有功為人有行功行滿足超居洞天便得効職列為仙官若又於天地有大功於古今有德行從北漸進階階陞擢歷任三十六洞天反於八十一陽天復從八十一陽天超入虛無自然之境名曰天仙然則釋迦

所謂正覺鍾離所謂大道果何說哉夫正覺即大道

大道即正覺也大抵必欲識取自心不落情解不聞

僧那之說乎僧那曰欲明自心但於日用中行住坐

卧常自審諦思察遇色遇声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

是有耶是無耶既不落有无處所自然心珠獨朗常

照世間無一塵許間隔刹那頃斷續之相此即正覺

即此大道也是故曰真久既因不享鍊金而得度世

矣又因聞應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說而曾次始得豁

然既得曾次豁然矣又嘗飯僧於潭之興化孫真久

太上一

既以留意方書而得度世矣又嘗咨決於唐之宣律

既得咨決於宣律矣又嘗聽保塔品於成都之無名

行僧此即百尺竿頭必欲更進一步者也若夫立善

自當然也縱不求仙亦當然也

贊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人道乃全積

功累善必有後先條目嚴備毫髮罔愆是乃仙道

以人合天

苟或非義而動皆理而行

子曰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孟子所

謂義理即篇中所謂義理也大抵義理在人不可非

背苟或非背不免追隨泯沒闡華融僧無所不至矣

其肯清靜自居味道為樂乎請以一二君子言之庶

幾稍知愧耻。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厭世澆薄，葺園圃於水南，居之凡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少與**張文定**、**呂文穆**游，**張**、**呂**相繼作相，薦之于朝，得職官不肯就。時**錢文僊**、**惟演**為留守，**謝絳**為通判，**尹洙**為掌書記，**歐陽脩**為推官，皆一時文行之士，慕其為人。一日屏騎從同謁**延卿**，對談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藪進，**文僊**愛其野逸，引滿不辭。至晚，吏報申牌府吏牙甲羅列庭下。**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如是之多？」**洙**指**文僊**曰：「此留守相公也。」**延卿**曰：「不圖今日肯顧野人，相與大笑。」更進數盃，暨日入，公辭歸。**延卿**送出曰：「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僊**登車茫然自失，如入神僊之境。既而嘆曰：「此人視富貴為何等事乎？」此則士大夫中清淨自居，味道為樂者也。**杜五郎**者，本田家也，亦確然有守，所居距縣三十里，惟兩間小屋，一其自居，一其子居之。枵然一榻，更無他物。時繁陽尉**孫軫**慕其為人，乘閑謁之。良久曰：「某村民無能，何為見訪？」**軫**因問何以不出笑曰：「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不出耳。」又問何以為生？曰：「鄉居邑南有田半頃，與兄之子共耕。兄子既娶，自度不足贍，盡以付之。因携妻子至此，適鄉人有兩間閑屋，因借居之。初則賣藥，擇日以自給，及兒子長成，鄉人又以三十畝田令佃，耕有餘力，又傭於人。自此稍足，不欲與人爭利，醫卜之類一切罷廢。又問終日有何所為？曰：「端坐而已。」又問曾看經否？曰：「二十年前曾看一本，**淨名經**，初見其

議論的當心頗愛之今已忘却經亦不知所在矣對語移時氣韻瀟灑言詞精簡較大敬嘆曰真有道之士也自此數數訪之此則田野間清淨自居味道爲樂者也彼非義背理而無所不至者視此得無愧乎

贊曰理本法意義爲條式原情定罪一毫不易銖銖戒謹猶差於石矧越繩矩肆爲頗僻人而不誅底天之辟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傳曰天道常與善人爾乃以惡爲能天地之大德曰生爾乃忍作殘害違天背地非爾而誰所謂能者不自以爲非也所謂忍者殊無惻隱也諸惡之中莫此爲惡殘害之中莫此爲慘地獄之設端爲是人異時

牛頭阿旁之屬亦豈恤爾而不加毒乎乎請以不忍之說急速救之庶幾不至已作而不可復救昔西域僧名**覺稱**者來入中國**揚文公**億一見即加禮既而求去不可留因命譯者問之則曰我土全不食肉今入中國在處皆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吾意不樂居此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山谷**詩有蔽牙已作小兒拳之句**張閣**一見即蹙然不樂指爲忍人此但詩人狀物初非忍者蓋閣爲河內推官而通判**曹察**惟蔬食誦經閣亦斷肉故有此語若使世人皆能有悟如**覺公**如**張公**於一切物常存不忍愚保其必不敢以惡爲能而忍作殘害也今故首表出之然後略叙因果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收不可得即怒

盡以熱湯沃之死無遺者未幾復於其地忽爲一大蜂所螫而死。**周昂**嘗晝寢戶上有一鷲巢三鷄呢喃待哺。**昂**怒恚以荻藁與之三皆胃裂而死其後三子皆暗。**金華寺**有柏數株忽生毛虫色黃而長近二寸蠹食枝葉莫知紀極寺僧**秀榮**惡之悉命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其徒**秀仁**又取柴積曬於日中俟虫死方以供爨數年**秀榮**卒時寺內別有一僧亦卒既而得還語**秀仁**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有萬萬毛虫緣遶啞啞苦不可忍**秀仁**聞而大懼不數日亦發背而卒。**太慈寺**僧**修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欄檻上多有蟻子緣遶**修準**怒立伐其竹盡取蟻子棄於火中未幾忽患癰瘡頭面尤甚命醫視之醫曰此名蟻漏瘡不可療也未幾遂卒。又如**王天愈**忿鵲之噪而生斷其舌其後竟死舌瘡。**張霖**忿蛙之鳴而沃以熱灰其後忽爲湯爛然則人之於物是可以惡爲能而忍作殘害乎既作得無罪報乎

贊曰智伯之賢益成之才明推**丹朱**捷稱**惡來**受天異景如木產材用以爲善其孰禦哉以能濟惡豈不可哀

陰賊良善

傳曰陳平多陰謀自知必當無後**公孫洪**好陽與其後不復顯聞大抵陰謀不免陽與陽與便有陰謀譬如彈丸擊物最爲暗中施之餘人皆不可施之良善則尤不可也蓋良善者民之望也在一國則一國重

在一鄉則一鄉重其可陰賊之乎昔李林甫未顯時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君名已列仙籍縱不白日上昇亦必爲二十年太平宰相異時事權在手切記吾言不得妄有陰賊林甫既貴不復憶記一味恃寵多所賊害久之復夢道士責曰君豈忘吾言乎今果獲罪矣於是命吏引入一處林甫耳中惟聞蕭蕭風水聲既至則府署嚴飾帳榻華侈林甫復自喜曰正令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乃鱗介所居其間苦事最爲慘毒君尚以爲不惡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林甫駭然汗洽而寤此則以陰賊良善而將生水族者也計又規被攝至冥司以曾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既出望見一門守衛甚嚴許以問吏吏曰此都獄也但凡世間譏謔忠良毀敗善類常行陰賊之人死後無問貴賤皆當治罪于此此則陰賊良善而必入地獄者也孰謂爲之爲無罪乎當知明白洞達坦然易見者近乎陽也姦險狠愎深而難知者近乎陰也平生宅心於陰死而復歸於陰理之必然亦無足怪所謂水族所謂地獄非陰界歟

贊曰犯法舞法冒法則均鬪殺謀殺同於殺人至於定罪輕重不倫舞設智數謀祕鬼神發必命中亦中其身

暗侮君親

傳曰在人臣言之一味姦諛肆其欺罔暗侮也在人子言之空事虛文情實不至暗侮也但凡爲臣爲子

而不能尽其所以事君事親之誠皆暗侮也使爲臣而皆暗侮其君爲子而皆暗侮其親則爲君爲親者尚何望於爲臣爲子者乎害教叛道莫此爲甚**太上**所以言之昔**曹武惠**在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既歸私第亦必閉閣宴居不敢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即待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輒易其操**王文正公**曰雖在私第亦如在朝一日歸自朝中即冠帶入靜室默坐不出家人惶恐亟遣其弟詢之**趙公****安仁**曰適議事公不欲行未決而歸必憂國家耳彼暗侮其君者視此得無愧乎**郭琮**少喪其父獨有母在常懷罔極之嘆凡三十年不茹葷不飲酒朝夕虔禱必欲爲母祈壽其母**張氏**果得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孟**者市井人也日以販賣果實養其父母雖不知孝問而於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之道皆能曲尽其至知孝問者往往不及其父死寢苦於地不食監酹哀毀過節幾至滅性如是三年始終如一彼暗侮其親者視此得無愧乎惟其不敢暗侮所以**曹氏****王氏**二家特盛**郭琮**明詔褒賞旌表門閭**孟**因掘地於鋤下得金遂成富室然則天於忠孝其報之也曷嘗爽乎

贊曰恭不侮人僞無載尔事父事君恭莫大此不用吾情是欺而已有醜面目爲人臣子借曰未知神明彰矣

慢其先生

傳曰先生有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片言之悟一

字之傳皆所自也其可慢乎昔胡安定環之爲先生

也如**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

輔之簡諒皆一時知名之士其於先生則不啻如子

弟之事父兄未嘗聞其慢也**孫明復**之爲先生也如

石介之該通**張洄**之辨博皆魯之尤賢而有道者其

於先生行則從升降揖拜則執杖屨而侍肅然其恭

亦未嘗聞其慢也又如待制**彭汝礪**少嘗師事桐廬

倪天隱及官保信即迎天隱置于齋閣執弟子之禮

甚恭天隱死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又且無子公爲

葬其三喪又爲嫁其女于同年進士**宋渙**尚書**王存**

少嘗師事潁川**陳俊**俊死無子存爲立其弟之子官

大上

其

之由是後妻得有所託此則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

之後者也況敢慢之於在生之日乎其間或有慢者

特輕薄小人耳惜其不知爲先生者大有不可慢處

其開悟未達陰德最大克昌厥後皆未可知**王公**之

事便可見也昔**王先生**者家極貧以教導村童爲業

晚得一子已八歲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爲童其僧一

見知其英物即令就冬不惜錢帛資之咸平中幸賢

良方正其後爲參政作樞密名位烜赫官業過人是

爲**文康公**其各也**文康**之子**無忌**官至龍圖學

士**無忌**之子謹行謹言皆至大夫有賢德嘗與**康節**

諸公游然則爲先生者是可慢乎

贊曰父生師教二者並言傳道受業孰爲本原服

有妻經心喪三年人倫所重天道亦然慢其所敬
惡莫大焉

叛其所事

傳曰僚屬之於長吏卒伍之於部轄僕妾之於主翁
皆所事也所謂叛者不待真敢叛之然後謂之叛也
但凡緩急非所倚利害不相卹即爲叛也請以一二
僕卒言之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稍知愧恥昔僕夫
趙延嗣事舍人**汪隣**幾爲僕夫**隣**幾知制誥不逾年
而父子俱卒家素貧無以爲養**延嗣**義不捨去竭力
養其三女凡十許年未嘗識女之面及三女長成即
詣京訪舍人之舊**宋翰林白楊侍郎**微之放声大哭
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汝之所爲吾儕不及於是合

金迎三女歸京擇良配嫁之皆得名士时徂徠先生
石守道特爲傳之以激世之不能敦於義者**王達**初
事屯田郎中**李墨**爲僕夫後應募爲兵以選入捧日
軍適**墨**父子坐事繫御史臺獄平生親舊無一人敢
餉問者獨**達**日守臺門供其飲食如是四十餘日未
嘗少怠及獄具貶爲南恩州別駕從者皆辭去獨**達**
送之**墨**忽感恚自盡**達**爲經理後事哭之如親父子
見者無不墮淚泊事畢方敢捨去時**司馬溫公**亦爲
傳之以戒世之薄乎義者然則世之受知於人臨利
害而輒相棄背者曾不若趙延嗣王達之爲僕卒也
贊曰君師長治及其受恩皆曰所事分有常尊情
義攸託施于子孫奴僕報主犬馬戀軒我思**嬰**田

作于九原

誑諸無識

傳曰楞嚴云眩惑無識疑誤衆生死後便當墮入無間然則誑之爲罪豈爲輕哉昔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携一小爐於老君殿下煨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皆欲多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爐出飛入其身湏臾焰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時楊克勤聞之于驗屍官其的張氏者亦偉然其人也自言道術通神飛走之屬皆能呼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時彼正在傍諫其太

早又言漢楚成臯之戰彼正登高觀戰姦如**蔡卞**尚猶惑之每對客言及必極口稱嘆惟**忠肅****陳瓘**不信其後事敗抵罪名士多被汚讎惟**忠肅**獨免羅織然則誑諸無識其撥禍終可免乎大抵誑妄之人但知貪財不復畏罪爲僧人則挾談空而誑爲方士則挾丹藥而誑爲師巫則挾鬼神而誑爲醫卜則各挾其術而誑安知誑妄爲罪非獨撥禍又當墮大地獄乎

贊曰笑烈於怒志慘於兵侮玩紿惑殆非人情淵魚可躍漚鳥易驚矧我同類万物之靈以誑爲巧掩耳盜鈴

謗諸同學

傳曰人倫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而朋

友居于其一然則朋友之道豈為輕乎况諸同學平日相處於硯席之間雍容笑語非不親厚其可妄起嫉心而輒加毀謗乎昔**郭尚書**初作賦即有聲時同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譴毀由是**勉**連上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俾復就選遂得中第然則**郭**之所長終可掩乎今復賴之得無媿乎惜其不知前輩同李未嘗不相親厚也昔**韓愈**少與**李若谷**同學又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氈每出謁則互為僕從是年**李**先登第受許州長社簿將之官**李**自為其妻控驪**韓**從後為負一籠既至界所惟餘八百見錢中分為二哭而別明年**韓**亦登第後皆官至參政世為婚姻有相謗乎又如**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學**元興**蚤世裔嗣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俸濟之文為訓其諸子手寫周易論語老子孝經凡七子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彼不忠厚者烏足與語此哉

贊曰儀秦交訾敗於傾覆**消臆**胥忌喪身則足相觀而善道盛仁熟借使非才右可攻玉須友以成干祿百福

虛誣詐偽

傳曰虛也者漫浪不根也誣也者妄有污蔑也詐也者詭計百出也偽也者矯飾過情也離而言之則有四合而言之皆不誠也大抵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今乃捨誠而習爲虛誣詐僞即是戾天之道而失人之道也既戾天道又失人道不入三惡其

將何歸是故**藥山**曰欲識餓鬼道者即今之多虛少

實令人不信者是藥山曰欲識地獄道者即今之鑊湯煑炭烹炮煮炙者是也欲識畜生道者即今之不識仁義不辨親疎鬼道者云云夫多虛少實在虛誣詐僞中特四之一耳

其從墜之速尚至如此況兼其四而皆犯之乎從墜之說姑置勿論且以一二誠實之士言之庶幾皆知

自克昔**李又**爲監司既替登對**神宗**問曰麥價幾

何及曰臣於職事無不尽心獨不知麥價耳他日欲得一官爲諸路按察宰執屢薦其人終不能當上意

一日上自言曰向時不知麥價者爲誰宰執問故上

曰朕欲周知四方利病須忠誠信實人方可委任如

麥價不知有甚撰一箇不得於是召**及**遂蒙信用**王**

隱者本皇城司一健步也時河決大發丁夫隨處築

塞上遣數輩健步往來偵視先有两輩至言決流已

塞水復故道俄而**隱**至其言亦然既而又曰初來時

頗覺津流未斷恐尚煩 聖慮 上怒拘之少頃報

至則水勢暴猛復衝壞大捷橫注數郡矣上因召**隱**

慰諭立遷小校自是補擬校列多蒙超擢及東宮擇

親衛指揮使已得**劉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誠實可

用即以補之其後位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保順軍

節度使得任子恩前後凡一十七人然則二公誠實

豈不愈於虛誣詐僞而速入惡趣者乎

王隱曰不誠無物命之曰虛言不可復其失也誣僞

則奪真詐反近愚以此行已誰食其餘骨肉猜阻
況於國都

攻訐宗親

傳曰禮曰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所謂親親者各親其親也身既列爲族屬上復同乎祖先其可不相親乎求之前輩無若**范文正公**言之最爲切當也**文正**曰吾之宗族居於吳中者甚多在吾固有親疎在祖先視之則均爲子孫無親疎也且祖先以來積德凡百餘年至吾身而後發今爲大官若或獨享富貴不復少卹宗親異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今日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是故恩例俸賜必以均及宗親又於姑蘇近郊買良田四十頃爲義莊以養羣從之貧者且擇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入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縑一疋乃至嫁娶喪葬皆有贍給其子**純仁**尤能克紹其志惟守廉儉俸祿所得及以廣義莊前後任子之恩必先及疎屬身歿之日幼子五孫尚有未官者如公父子其於親親之說可謂允蹈者也又如**彭尚****書**思永其撫宗族有恩**張康節公**異常分俸以及九族**趙郡王世開**嘗捐金以贖族人之貧不及葬者**張恭安公**存嘗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爲之嫁娶此亦能親親者也既能親親何自而有攻訐之失乎所謂攻訐者即今之彼我必爭絲毫必狡或相忿嫉或相傾奪皆是也不待如何然後謂之攻訐也戒哉

贊曰已惡當攻待人必恕以訐爲直聖人所惡於

厚者薄尤可愧懼根本平時視若行路不務睦族
彝倫攸斁

太上感應篇卷第二

文傑之爲鑄造此車也。謂舊制無他苦。於是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銚。銚皆內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卽爲銚所刺。其意必有所主。無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嘗之。然則爲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贊曰**。理有施報出於自然。如種五穀刈穫有年。如植荆棘久則蔓延。**易**稱善惡必以積言。勿以其事責諸目前。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筭。

傳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呪**等經。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穢惡腥黑。莫測邊際。中有一山高十萬六千里。上參碧落下入風泉。名曰北都羅。酆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陰景。天宮周回三萬六千里。中有三十七獄。獄中草木皆稟自然惡毒之氣。鋒銚風利甚於劒戟。主此洞者名曰**太陰天君**。助治四人。一曰**東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中**成形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別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陰天君外六曹也。**六曹小吏**合有三十六萬人。皆異狀殊形。凶惡醜怪。第一洞名紂絕陰。天宮主財物。能令人虛耗流散。人之初死。首詣此宮。但凡酆都之事。無不關白。亦猶州縣之獄。終當送臺。定其罪名。第二洞名泰殺諒事。宗天宮主命運。能令人功名不遂。官爵退失。此宮諸煞鬼所居。專主收煞。暴亡卒死。皆此所攝也。第三洞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主福祿。能令人四方窒塞。不得通快。聖

於向背有乖宜乎至於李師中吳孝宗之流便不然矣。**李師中**平日議論與**荆公**大不合及**荆公**權益師中復欲合之於舒州作一亭榜曰傳巖以**荆公**曾倅舒而又始封舒也。**吳孝宗**初對策力抵熙寧新法及**荆公**得君**孝宗**復爲十卷巷議以上**荆公**言閭巷之間皆言新法之善**荆公**鄙之乖宜如此爲君子邪爲小人耶

贊曰事得其宜此之謂義見理必明用心勿貳從違旣決禍福頓異毋遠仁賢毋近邪僞惟順人道斯合天意

虐下取功

傳曰燭遇暗則

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固無待乎取也苟有意於取之則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必先之矣所謂虐取其財虐用其力皆爲虐也請以虐取其財言之蓋財者人所急也不聞**王咨馬絳**之事乎昔**王咨**以強執爲官紹興初爲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被檄摧井潼川躬自詣井盡令井戶承認大額合認五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利其沒官而官自煎也未幾井戶皆至破敗亦暴卒遂受牛身當死之夕其友**楊使君**舉家皆見**咨**來求救則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明日鄰家果生一牛又有**馬絳**者亦爲幹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必欲多得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呼爲馬刷

言其好刷錢也或以**事戒之**終曰正令即日便生
兩尾亦所不問既而疽發于背之左數日又發于右
兩疽相對宛如杖香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省問
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要當以其爲
戒肉爛至盡一息方絕又如**陳恕**兵死林

特子孫皆死非命亦虐下也

贊曰世有健吏不長簡書斬刈民力以充苞苴囊
橐既溢復獻羨餘高爵易享華屋可居身及孫子
其終何如

諂上希旨

傳曰主知生死罪福之科爲之都司者無若**酆都**
都北帝之下惟**玄液天君**助理四君六天六魔天地

水三小官官不顯姓字其於僚屬見於**真誥**者皆世

之忠直之士求之其上如**邵公**頭爲南明公**吳承**

爲北明公是也求之其次如**賈誼**爲西明都禁郎**臧**

洪爲鬼官北斗君天門亭長是也又求其次如**紀瞻**

爲北天修門郎**溫嶠**爲監海開國伯是也曷嘗有諂

上希旨者得與其列乎大抵事君貴忠一言之諂即

名不忠不忠之臣天所必譴何望超度昔**唐高宗**將

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決一日召**李勣**長孫

無忌等皆持不可勸獨

不言志寧顧望不對後數日帝復密以訪勣當此之

時使勣能以一語諫止在勣不失爲忠在**唐**亦不至

有宗室之禍勣則不然卒以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

爲對由是帝意遂決昭儀立而唐之宗室廢矣觀
之意不過私已畏禍以求自安不知已竟不可私禍
竟不可畏身死未幾赤族發冢禍皆及之孰謂諂上
希旨爲無禍乎又有郭崇者亦坐此也崇諂既居
顯位自見功高心懷反側於是白帝欲立刘后意在
自固不知人心難知易至反背其後殺崇諂者乃刘
后也然則諂上希旨者是可爲乎爲之得無禍乎
賈曰諂上迎合希旨開先所謂逢君果莫大焉主
意未決或可變遷一語從史惡力遂堅喪身亡國
毋寧怨天

受恩不感

傳曰按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種穀種雖因地

非雨不生洎至穀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又

按智度論云受恩不感甚於畜生嘗讀柳文見一事

益知受恩不感畜生有所不忍爲者爲人而不及於

畜生豈不甚於畜生乎昔薦福寺有一鵲栖於浮屠

之上冬之夕必取鳥之可以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

易以煖爪掌及旦復完而縱之既縱必極目遠觀鳥

東沒則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欲復相值而又攫之

也嗚呼鵲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今於一夕煖

掌之鳥乃能如是彼受恩不感者豈不畜生所不爲

乎惜乎不知感恩之人最爲近道非感恩便爲近道

即其感恩則其平日履踐從可見矣宣和中士夫有

徐者嘗游東都所役兵偶爲車轢蹙不能行遇

一道人傳以少藥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悃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者多矣未嘗有一人得如子者於是授以祕訣兵遂得道又聞之詣兵問道兵曰清淨是道簡易爲上**文中**頓若有省竟亦得道孰謂無有感恩而能得道乎世之如兵者有幾人乎

贊曰世有忍人甚於豺虎藉其羽翼報以折斧人道斯絕無君無父翳桑衛盾漆身沒溺負恩報恩施者勿顧

念怨不休

傳曰示衆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此但念念在法爲累尚爾況念怨之念念念不休者乎當知念怨不休最能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淪入三途其速如箭前不聞懺法所謂若無怨懟無有惡道之說乎謹按**經**云怨習交嫌發于街恨是人命終未捨煖觸以前便有飛石投擲匣貯車檻甕盛囊撲等事現于其前此即念怨不休死當墮入地獄者也又云貪恨爲罪是人罪畢得出地獄遇虫成形名蠱毒鬼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鬼趣者也又云虫蠱之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此即念怨不休又當墮入畜趣者也佛語無誑孰謂爲不然乎其間又有已墮三惡而念尚不休者如冀州之盜旣以劫盜而死墮地獄矣尚以郡守法外殺之爲念念而不休必欲追冀到獄是也如毗婆沙論所載

之鬼既以積罪而死隨鬼趣矣尚以女子於五百世
前曾一殺之爲念念而不休竟至復斷女子之命是
也如楊褒廢中之驟既以惡業而死隨惡趣矣尚以
得道王鶴舊嘗與之有怨爲念念而不休竟至蹄殺
王鶴是也然則怨之一字豈不最能令人自縛求劫
不得解脫乎不聞第三十祖樂大師之言乎第三十
一祖道信大師向樂致敬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
樂曰誰縛汝信曰無人縛樂曰既無人縛何用更求
解脫信於言下有悟遂得解脫使此言廣行流布
則不休必休不解脫者必解脫矣

贊曰美齊不怨志於求仁禮人不答反身情
恕理遣無物不春記笑暴骨交隣一念芥蒂

萬惡之因

輕蔑天民

傳曰輕蔑天民此特刻核之輩旋踵及禍固無足道
請以一二愛民君子言之庶幾皆知則效昔
初爲益利路體量安撫使拯濟飢民所活者一
百九十餘萬及鎮河北適河決歲又大饑公復多方
措劃賑濟安輯所活者又七百餘萬又鎮青
社適河決八州之民坐入京東公勸民出粟得十餘
萬斛隨處貯之以濟殍者且括公私閑舍得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使便薪水明年麥熟各計地畝遠近受
糧使歸所活者五十餘萬滕章敏知鄆州適淮
南京東饑公葺城外廢營一千二百餘間以處流民

所活者五萬。**李允則**知潭州適歲饑公請發廩賑而後奏運司不許公曰須奏後發安能及事於是請以家財爲質發之所活者五萬。**陳文惠**知壽州適歲饑公曰與其令率孰若身先於是自出已錢以濟貧民吏民爭出爲助所活者數萬。**呂敏**素知太原適汾河大溢水灌平晉將灌州城公急備舟明日水至民得無恐且勸大姓出粟賑濟所活者十萬。**胡文恭**宿爲揚子尉適大水民多漂溺公出私錢雇舟以濟已溺而復活者數千。**曾中書**知洪州適大疫公自州及縣乃至市鎮亭傳皆貯湯劑以待病者兵民有病而無舍可居者皆以官舍舍之所活者數千。**蘇文忠**知杭州適大疫公出私橐作湯劑遣吏挾醫分坊救療兼作病坊以處病者所活者數千輕蔑者處此能如是乎惜其不知居民之上自當如是。

贊曰父天母地氣均體同宗子家相下及百工相爲鞠育以裨化功豈縱其上濟民困窮匪民之戕自戕其躬

擾亂國政

傳曰子曰治國若烹小鮮。**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大抵治貴行其無事況政者所以正民也有司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爲便其可妄意改變以從已說乎若從已說未必有便於民適所以自取擾亂激昂喜事之言其可盡信昔**杜祁公**經撫關中布衣有**張洞**者蝟鬚黑面青衣布裘持一詩代刺爲謁曰

昨夜雲中羽檄來按兵誰解掃塵埃長安有客面如
鐵爲報君王早築臺又補以一官尋以賊敗韓魏公
鎮陝右布衣有姚嗣宗者上書論事且獻崆峒詩曰
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渭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
又補以官無異冗吏呂新公在朝布衣有雷簡夫者
以薦召對其氣可以吞敵及敷奏亦復詳敏朝廷
便欲大用司公堅持不可累官至三司判官與綱宗
爲人無異江少虞守吉州布衣有李戒者上書論事
且言少學仁義之道不在顏回下又言三皇不聖惟
孔子聖孟軻以下皆不足道韓子華知成都亦復以
此說進司公惑之及與荆公同判三司即薦其人未
及引用發狂而卒然則激昂喜事之言其可信乎是
以趙韓爲相每有新進喜事之人投進利害文字
一切不顧司公爲相凡封事建議務更張喜事激
昂搖鼓押闔浮薄新進之徒一切屏去當時皆稱二
公爲相得體鄉使輕信豈不易致擾亂乎

趙韓政者正也容私則偏貪夫殉財夸者喜權理
爲勢奪法以情遷賞罰易置紀綱棄捐害予而國
爾身曷全

賞及非義

傳曰曰行而宜之之謂義大抵義之爲言猶言
宜也非義者不宜及而及之之謂也不宜及而及之
君子其肯爲乎景德中北虜寇邊河朔郡縣屢罹其
毒主兵之將爲自安計莫肯少挫其鋒時李居正以

小官擁征統於一鎮忿其凶獷鳩集市人召募丁壯奮力擊之因深入其穴奪所掠婦人老幼各還其家在位者雖壯其勇終無一人肯議其賞惟臣定詠密以聞奏奏至上大喜立為居正遷數官召為閤門祇候居正承恩罔知所自或以居正告居正急往見之見終不獲因厚賂閤者俾傳入膀子居正竟不出但批紙尾曰公臨財廉臨陣勇臨事勤臨民仁加之謹畏此報國之大効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居正得之愈於一見捧玩佩服弗離于身居正及賞可謂義矣史言為延州指揮使康定中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與監押皆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始歸居正率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

以實告居正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居正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二人慚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居正復率眾拒守數日虜去寨主監押皆以完城遷一官二人及賞非非義乎嗚呼居正雖身不及賞其後官至團練使三子皆受命一女嫁郭為郡夫人是尤愈於二人非義一官之賞也

贊曰不義而貴垂戒孔聖不義而侯光武失政賞盜勸姦國何以令爵及惡德是執天命所以冢宰

詔王八柄

刑及無辜

傳曰刑也者所以懲惡也無其惡而輒刑及之即太

上所謂無辜也。人間私語，天聞若雷。無辜籲天天不聞乎？蔡州百姓有錢舉者，誣其弟為其姓，匿家財二十餘萬，不與均分。前後官吏皆以舉錢不公，其斷惟干證人**朱惜姐**始終一詞，無所阿順。及許州通判**徐沂**被差就蔡州置獄，根勘**沂**復失於鹵莽，為推司**楊仲和**轉弄。反將**朱惜姐**勘斷，箠十三。**沂**自此即每事齟齬磨勘，不行。聞天慶觀有道士**裴君**者，善章奏，因備香信就觀連設三醮，以祈景貺。**君**更初伏地投詞，即如鼾睡。明日始能起，曰：某到天門，正見**北極大帝**帶領**右陽院**善惡都判**真武真君**，入奏通判在蔡州不合枉斷干證人**朱惜姐**箠十三事。且怒目指揮曰：**徐沂**心詞只留在此，恐金錄昭問汝。奏對有

差不得還矣。某遂急回事有之乎？**沂**曰：有之言訖，汗洽不勝摧沮。未幾果卒。又有吉子**楊之奇**者，晨出探榜，其妻在家亦僦驢往水門，迓其父母。無何中路逢一醉人，羅織毆擊，僦者潛遁，無人解勸。遂至到官時，**溫仲舒**判開封，但見醉者面有爪痕，不問曲直，一例決遣。婦人大慚，不食者已累日矣。其夫亦下第從外歸，見妻被杖，不勝其忿，詣府申雪。**仲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而死。是夕**仲舒**即夢城隍司責曰：子太鹵莽，妄決良人，吾已聞報東嶽，及奏聞上帝，禍將及矣。明日**上知仲舒**以下皆罷職。又有幽冥之譴，當如何哉？**贊曰**：過小則赦罪，疑惟輕聖人之意，刑期無刑，矧是無辜而弗哀矜，狴獄所及，排根引繩，冤濫充斥。

可不痛懲

殺人取財

傳曰劫盜逼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為殺人同是為財罪皆一也請以醫家言之庶幾病者不遭毒手不卹緩急妄索事分殺人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墮睡眠輕視人命殺人也辨察不明用藥差互殺人也見不即治俄至增劇殺人也由此五失挾術行醫其於殺人甚於挺刃挺刃之下不當要害尚有可活一甌之下五臟俱壞是有活乎昔**陳景仁**以病就醫遂至殞命既而復蘇氣息微細生死不分者十有三年**陳景仁**妻**張氏**亦以微疾醫者誤投血隔之藥遂至不起既死之後陰府不收魂神蕩越散遊無

大上三

古

定所至輒為界分土地驅逐不勝其苦一日因**景仁**出郊適與相值遂得合為一體自此**景仁**即恍惚如狂獨歌獨語時其父尹京北適中使**秦中立**過治所**中立**素事**宣武**因為奏聞北極蒙**宣武**賞其天橫即日度令受生更不經從陰府孰謂醫者不殺人乎惜其不知醫之為術昇墜最速昔**摩訶羅**於往世施一訶藥勒果救一病僧以是因緣於九十劫中常生人天未嘗有病其最後身值佛出家證**阿羅漢**果於五百眾中獨為上首**目連**以針刺為生不計錢數所理多效一日告眾曰吾明年夏初不可留矣及期果去所居之地香氣不絕者累月**劉燼**亦行醫雖勞不倦所療亦多效及死葬之日但空棺耳此皆

醫家能善用心而立獲超度者 **本朝丁逢吉**善醫

其子**度**第二人及第至觀文殿入亭士**張仲**善用

其**仲景**法療治傷寒其後二子奇兆皆相繼及第

張行甫亦行醫子孫典大邦作提轉者今已數世此

亦醫家能善用心而克昌厥後者也**信相**至一

地獄見一罪人熱鐵灌身鐵釘釘體稽首問**何罪**

所至**佛**言此人前世常為針師妄施砭刺是以此報

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哭泣告曰我之此身

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被諸禽虫長時噉

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

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蔡州神尼**王惠**

者嘗與客坐有牽二牛而過堂下者尼曰此牛前行

者是一官人坐入人罪後行者是一醫人坐誤殺人

因呼其前世名字二牛皆應此亦醫家不善用心而

墜入三惡者也嗚呼善不善業備錄在前或順或違

爾宜自擇

贊曰財怨之府利爭之因積而不散猶能禍人殺

越于貨乃欲保身領領貪吏吞噬富民籍沒死徙

疑無蒼旻

傾人取位

傳曰**元始****帝**曰妃后臣僚隸於紫微垣中但有品

位則隸五嶽四瀆大抵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

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難義命若無

只做一日亦不可得孰謂為不然乎昔**蘇易簡**先在

禁杯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而卒夏竦奏竦以文詞稱旨除右拾遺直史館兼祕閣意猶不足曰一喜作文且好黃白但得水銀銀錢一文知制誥一日足矣上聞許之制未下而卒李繼

有才幹爲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李源權中丞太宗器之嘗面加獎諭將有進用之意偶以鞠獄左遷知閬州一日驛近堂帖促令乘傳歸闕巨源啓封大喜一笑而絕豈非義命所无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況傾人而取之者乎若傾人取之又不免有一段因果如竦德超旋踵及禍是也昔德超見樞密曹彬勲望隆重帝眷甚厚因誣以不軌極口傾之由是彬罷樞密而德超拜樞密矣不數日趙普再秉鈞軸力爲卞雪帝悟即日遠竄德超而待彬如故盧多遜見宰相趙普位望特重因諷

使爲已助悉力傾之彬不從乃自爲計中以陰事由是普罷相而多遜拜相矣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而多遜遠竄朱崖然則人之有位是可傾而取乎躁進者當以此戒

贊曰工本代天位必稱德沾沾淺夫置命用力徒傷雅道無益於得如螳窺蟬黃雀鼓翼天道好還

贊曰工本代天位必稱德沾沾淺夫置命用力徒傷雅道無益於得如螳窺蟬黃雀鼓翼天道好還

視我儆則

誅降戮服

傳曰太上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
用之樂之者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古事
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
則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況所持之器皆
星宮所主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劍名失傷角星主之
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徬徨熒惑主之弩名遠望
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然則器可亂用人
可樂殺乎不聞王顯之事乎王顯以使相知定州一
日有道士破冠弊褐鬚若剛鬚笑則口角至耳自稱
鄴都觀主持刺爲謁曰昨上帝牒到二萬蕃意不觀
未敢收入死籍公若果於殺之則名蓋當世奪壽十
年二者惟自擇公以爲狂叱起之未幾契丹引兵獵
梁門適天雨大雪虜弓皆破不可用顯記庫中有弓
弩材本數千因命工連夜斲削乘其不備縱兵擊之
蕃兵大敗明日築京觀斬首恰二萬級方悟道士之
言已無及矣及奏于朝上大喜召以樞密顯離
定州才十三日而卒嗚呼此皆合死之鬼但以果於殺
之奪壽尚爾况已降且服者乎當知誅降戮服誠當
獲罪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濩劫賊五百來降公悉
戮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
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
明日拱卒既而拱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爲儒
者乃敢爲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
使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蔡居厚枷繫繫貫極爲

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其口澆灌澆即大叫左牽
右掣如殊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
數四遙告按曰子歸切便語吾夫人令急救我我在
此只是理會鄆州一事然則誅降戮服是可爲乎
案曰刑典議辟闕殺則輕禦敵斬馘是日應兵事
不獲已宜恕以情乃若降服奚俟兵刑彼固易殺
天道神明

貶正排賢

傳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
不常有世之人才其於遭遇亦復如是使在位者人
如伯樂則有德量者便可作宰相識大體者便可作
諫官有方略者便可付兵權能鎮撫者便可寄方面

卷之十三

十八

有風力者便可作監司廉於財者便可主財穀知愛
民者皆可作守令如此則大小之職各得其人野無
遺才而百事舉矣若夫正賢之士則尤當柄用庶幾
朝廷有人中外知畏不敢妄有所窺可貶排乎若貶
排之即是故去其人將逞其欲是以樂於甄拔者太
上無不收錄而妄有貶排者太亦無不深譴昔韓
崇拔一表於書佐位至司徒人皆謂崇有君子之
鑑譬之昏夕夜光表安正賢從可見矣崇亦以此爲
太上所知立命仙官王授以泥丸紫戶之法遂
得度世今在鄆都爲定錄府右理中監主始學仙者
本朝諫議大夫謝最爲知人不妄許可平生所薦
不過數人比日至宰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

老臣又爲陛下求得一人矣。文正公曰：臣皆其薦也。臨死之日，盥沐焚香，服羽衣，端坐而逝，頭不少低，非尸解乎？此即樂於甄拔而立爲太上，收錄者也。陳後主時，幸臣有呂暹者，好陷害人。一日晝寢於尚書省，忽有一聚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被席。人皆指爲陷害之報。周世宗時有陳穀者，亦好陷害。李穀之族誅魚宗，穀之不用，皆其一言及死，葬于昭覺寺之後墓門，屢掩屢開。寺僧塞以堅石，一夕雷雨大作，墓門又洞開，雖髑髏亦無矣。豈非妄有貶排而爲太上深譴者乎？孰謂貶正排賢爲無罪乎？

贊曰：賢人正士，體國愛民，苟用於世，大庇斯人排貶之害，非止其身。國患莫恤，民隱孰伸？貽禍大矣。

厥罪惟鈞

凌孤逼寡

十九

傳曰：矜孤卹寡，上文旣已定爲善人，凌孤逼寡，今復定爲罪。自然則孤可凌而寡可逼乎？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尚猶不忘念其孤寡，況未得度世者乎？昔石述祖帥真定，初之官，道過潭州，聞園通院有道者，姓郭，善種菜，隨時新奇，供衆取足。因往訪之，道者素啞，及見公來，則發語琅然，且以密語告公，遂致仕沐浴安卧而逝。其道者亦復不見。是夕上於崇政殿前，恍見光祖乘空而來，奏曰：臣本北極石，於院真武真君部下，郭乃北極下檢法使，皆以微過謫降人間。今數滿當還，念許時食祿且有少請，故特

來謝臣兄庭之未請朝政願世訓誨無令尸祿有玷
父風言訖不見月餘潭州奏至乃知**先祖**果已化去
陳本閬州一士子以下策久留京師因遊百梁
山忽於天壽洞被二青衣攝去宣示**聖**金錄引至
殿下賜以金紫差充**右**勝院**宣武****真**君部
下**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一日隨**真**君下降
忽聞**聖**聲俯聽乃其妻也因懇**真**君求通音信**真**君
許令寫書取人間逆角封誌差直符送下本州俾聽
既而拆不可開召其妻至乃開書中具道遭遇**真**君
本末且再三囑曰切在撫育諸孤保守門戶噫嘻此
皆已得度世繫念尚爾況未得度世者乎所謂塚訟
端起乎此苟爲不然**不**胡爲列爲都章使人上章
求解乎

贊曰孤寡無告**文王**必先加以仁政猶或難全嗟
我一本兄弟顛連忍肆其虐俾悼所天乃如之人
後報亦然

棄法受賂

傳曰**太上**言曲直輕重叩首以棄法受賂爲言者何
哉蓋棄法必因受賂賂賂一入則以直爲曲以曲爲
直一切皆不問矣惜其不知一法一律鬼神皆得主
知棄法受賂爵祿便當減奪昔**昭****宣**末顯時必
封丘蒸肆中手所持扇偶題大暑**酷**吏清風來故
人之句忽一恠陋人前揖曰酷吏冤獄何止如大暑
也公他日當深究其弊因携其扇去公惘然者久之

後數日道過一廟廟門有一土木鬼狀貌酷類嚮所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大異之及大用遂首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姦周祖因詔公詳定是名刑統孰謂鬼神不主知乎侯鑑為江夏令與勝緣山長老侯鑑有舊每乘暇必訪之訪則院家必已為具一日又至則延待殊闕鑑怪問之侯鑑曰公每到土地必先報曰相公來此番不報是以失於延待鑑大驚密諭侯鑑使問土地所以不報之由是夕侯鑑復得夢曰侯鑑本合作宰相與吾有所統攝是以常報近為受胡氏白金六十兩枉斷一事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但得作監司而已與吾無復統攝故不復報然則爵祿孰謂無減削乎惜其不知不棄法者便能乎

當度世昔王昌遇李潼川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為侯鑑真人王事志本濮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遇鍾離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微廟時嘗召至賜號洞微嗚呼存心如此是且上與道合豈吏人能之而士夫反不能乎

贊曰倫不受馬辟召猶記震畏四知乃免於累物欲一遷情態必異苞苴行歟成湯所忌如欲守法瓜李遠避

以直為曲

傳曰路過知鳳翔聞聖真君降言因設醮請問立身行已之要真君曰盡力事君濁財勿顧邪事莫聞

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自爲吉人積愆爲咎
必有沉淪然則處刑獄之任者可不盡心而整雪乎
況敢以直爲曲乎請以一二大老言之庶幾皆知則
效昔**韓魏公**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皆
親決雖在病亦許通報決之卧内或以任勞過當勸
公分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
予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沒之後今爲**紫府真**
人歐陽文忠時之大儒每與客談論不言文章而惟
言政事**張舜民**怪而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
乃可及物吾昔貶官吏陵方當壯年未厭於學欲求
廣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
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爲有以曲爲直違法徇情
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嘆曰夷陵褊小尚爾如此
天下至大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自是遇事益加
勤謹不敢少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
以此自將以人望吾必以吾爲翰墨致身以吾自觀
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報身沒之後今爲**神清洞仙**
官然則以直爲曲者身沒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直道而行無偏無黨是曰善人所當崇獎詎
以爲曲罰其可賞善人何辜反受其枉既殺**望之**
恭顯焉往

以曲爲直

傳曰事有直而不能自直理有曲而不能自知曲此
兩訟所以紛拏待有司而後決也爲有司者自當公

心剖析以片言則曲曲直直無不冰泮縱遇盤錯亦必迎刃而解尚安有以曲爲直之失乎彼以曲爲直者特其不能公心非因受賕必因徇託也昔益州府君**劉公**初爲連江尉民有爭田十年不決者郡以屬公公得其姦立爲剖決曲直遂判人皆謂公爲神不知公非神也特公心爾及去官得直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而視之乃黃金也公笑謝曰君事本直非私君也其敢以公事受私賂乎堅却不受時皆偉之其後公之二子**原父貢****父俱**以文墨顯名孰謂處官公心無其報乎又有**劉安民**者本丹稜一縣吏也持心平正素爲吏民所敬民有訟不即詣縣必先詣公陳曲直決可否然後行之公亦自負受而不辭直即直許其直曰理直也可行也曲則直數其曲曰此曲也不應法也行之必有失也由是一縣之訟爲之頓省其後二子皆相繼登第長子**汲**官至朝散大夫少子**湜**官至承議郎直祕閣提點梓州路刑獄一女嫁與**楊錫**亦有官迄今遂爲望族孰謂吏能公心無其報乎大抵曲曲直直無不蒙福而直曲曲直無不受禍也戒哉

趙曰曲則背理爲佞爲邪是曰惡人胡可蔽遮獎以爲直蠹國敗家惡人何幸乃見寵嘉**德裕**竄斥非敢中耶

入輕爲重

書曰罪疑惟輕論曰如得其情則長矜而勿

喜此皆聖人卹刑之大意也然則輕可入而使爲重
乎是以君子謹之昔**王縉**爲兩浙路提刑每斷死囚
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一日暮以見一神人雲冠
絳服手持數軸公案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手持一
角公文立于簷間遙告縉曰此汝平生所奏事目一
一比合情法無有枉濫上帝嘉汝已爲汝父延壽一
紀兼爲汝倍增紀福矣汝之二孫異日亦當皆作監
司更宜自勉言訖而沒**李龜祥**亦在憲職素稱清謹
一日暮出三井橋忽覩十數人叫屈稱冤兩兩三三
漸來相逼龜祥大懼回馬馳歸陟覺委頓召諸子戒
曰汝輩異時入仕切不得注受獄官差遣如吾平生
自謂清謹安知今日尚有此事坐此鬱鬱竟至不起
嗚呼二公皆一時知名之士**王公**如此而**李公**乃如
此豈**李公**尚有未謹處乎況入輕爲重者乎請爲更
陳一二庶皆知戒昔**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
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輒坐以死伏法
之日人皆寃之自此行住坐卧即見**紹卿**隨逐不捨
心不自安遠詣廬山**元天採訪使**有觀設三日黃壇
解謝其事初夜分已見**紹卿**在側心大惡之明日再
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
體移時而卒**若水**爲淮南司理時有劫賊五人事
敗繫獄且言曾與僧人**自成**爲黨旣而五人已就戮
而僧方追出僧言實未嘗爲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
而乃堅執賊語爲實夜以濕帟糊僧口鼻壓以土囊

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使爾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圖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誥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遺類嗚呼若水受禍可謂酷矣自成之死臍腹至于拆裂不為酷乎此必上帝震怒也

贊曰法重失入罪懼及疑二罪併論其恕可知國典尚爾法吏奚為唐臣羅織赤族是宜稔禍垂臭竟死何裨

見殺加怒

傳曰按但梁經死者於險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無有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

卷之三

二五

入無門戶無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晚嗚呼人至如此誠亦可憫當見殺時可加怒乎昔**裴公**在世時有二道人打伴而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初未買汝要買耶拒而不賣一人繼往園子乃喜賣之且慰諭曰汝渴熱耶既賣一瓜又與一瓜二人私自怪詫以問**裴公****裴公**曰園子五百生前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出其旁買得瓜者蓋嘗為之不忍故今見之而喜買不得者蓋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而怒此但偶出一語結憾尚爾況加怒乎**裴公**嘗殺一牛牛見刀抵突**裴公**怒逆刺其目然後殺之犬抵人畜無間當見殺時皆當方便救護救如不獲只得為助悲嘆何可加怒

贊人之有罪情不可恕彼自伏法我獨何預加以憤疾是曰遷怒判死投筆見者始悟哀矜庶獄王政所務

知過不改

傳曰顏子不貳過也稱之不貳者念起于中即念而改不復貳於行事也大抵過貴乎改過而不改真爲過矣其過也可勝言哉是以君子一聞其過無不速改昔**寇萊公**集自少當貴享用過奢及拜樞密賞賚尤厚賓客聚觀莫不稱嘆獨一老妪潛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縫不可得安知相公有今日耶公撫膺大慟自此即折節從儉不復敢奢**蔡文忠**平生好飲飲必至醉時大夫

人已老心頗憂之一日**符道**過其治所戒以一詩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白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得詩大慚自此即戒酒非親舊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司馬溫公**方五歲時擘青皮胡桃擘不能脫一婢以熱湯沃脫之旣而女兄從外來問爲誰脫公曰某自脫其父從傍叱曰小子安得謾語公自此有省平生不敢謾語一切待人以誠**初見****安定****先**頭容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即悟曰頭容要直此心其可不直自此未嘗少曲其心或問立身行己之要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若數右者其於過也是有知而不改者乎

贊曰日月之食其更也明人豈無過改必以誠設辭飾詐遂非匿情過上增過善心曷生不吝一語貴乎力行

知善不爲

傳曰應世良人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爲爲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不聞**元君**之言乎**元君**曰人有一善則心定體安十善則氣力強壯二十善則無諸疾病三十善則所求皆得四十善則昌熾富樂五十善則子孫繁息六十善則遭厄得脫七十善則天神護之八十

卷上三

二十七

善則得地之利九十善則尊貴顯榮一百善則寶瑞降二百善則後代名布三百善則後代大富四百善則後代清貴五百善則後代長壽六百善則後代忠孝七百善則後代智慧八百善則後代道德九百善則後代賢聖一千善則後代神真二千善則身爲衆人師聖真仙將吏三千善則爲國師聖真仙將吏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五千善則爲鬼靈師聖真仙魁師六千善則爲神明師聖真仙卿大夫七千善則爲諸天師聖真仙公卿八千善則爲三天師聖真仙皇帝九千善則爲**元始玉帝**君一萬善則爲**太上玉皇**帝是故前輩於善知無不爲爲無不力昔者丞相**李物**嘗語人曰吾於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一句終身行之尚不能到即是嘗力行矣楊應之學士聞一善言必書而記即是知無不爲矣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平生用之不盡即是未嘗欺矣劉大諫家世以敢言得名自言得於溫公者至誠二字平生行之未嘗少離即是無不誠矣若使人人皆如諸君則積一成億夫復何難

贊曰郭公善善國何以亡見善雖喜用心不剛悠悠害道反昧否臧是以君子志於自強惟日不足汲汲皇皇

自罪引他

傳曰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

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現大抵臨終所現境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吾之心珠閻王業鑑即吾之心鑑且今作一不善曷嘗不往來常在曾次乎不聞趙普一聞道士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

秦主廢美王韶一聞刀十八丈打過賢心下得否之

語遽至發背而卒然則自罪引他是有益乎昔趙業

以明經中選授巴州清化令忽精神游蕩奄然如夢

被逮入冥初至即見妹婿賈奕在彼心已大怖蓋嘗

與奕同殺一牛至是爲奕所引欲與分罪奕詞甚辯

無以自明俄見一鑑徑可丈餘懸於空中明見奕鼓

刀業負門有不忍之色奕始伏業遂得還又有常氏

美娘者其夫楚椿卿有一妾姓馬氏名春奴椿卿愛

之常氏不勝其忿乘椿樹出以大杖捶殺之及椿樹
死常氏改嫁程運將產凡三日子不能下方委頓間
悅見馬氏在前常氏惶懼好語告曰我當初實無意
殺汝特行杖者稍過遂盡汝命曷不少寬我耶馬氏
曰我死實主母意胡可妄引他人持之愈急竟至不
起然則自罪引他竟可免乎既知有罪曷若勿爲乎
替曰孽惟自作感本自貽痛加悔艾庶或可追不
思已過反累人爲縱脫罪罟上天難欺分謗受惡
遷善之基

壅塞方術

傳曰所謂方術但凡挾術以求售者皆是也一語沮
遏使不得售即壅塞也灌口白沙村有一泰山廟極

卷六上三

二十九

靈齋祭殆無虛日一日有醫卜數輩同游道逢一人
極貧衆頗輕之其人忿然投身江中俄頃抱出一龍
謂衆人曰汝輩各以醫卜救人疾急皆是近道此後
於貧素之士切不得輒持二心嗚呼醫卜爲術而神
人謂之近道可壅塞乎又不聞雲安女龍之言乎昔
有龍在在時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而江流
之險乃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
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天
龍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我冠大袖慨然進
辭曰天行化妾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
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
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

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
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
爲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
累更宜裁之天師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
命十四灘之神令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
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以此觀
之非獨方術不可壅塞但凡服力以餬口者亦皆不
可壅塞也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時兩浙饑殍殪相枕
公以吳俗喜佛事因召諸寺主僧諭以穀貴工賤責
令處處修造官亦大興工役倉君敖吏舍之類亦皆葺
之由是工技服力之徒日餬口於公私者無慮千數
一方賴之不至轉徙公之意豈亦雲安神龍之意乎
太上三

贊曰小道可觀第恐其泥君子之學亦必游藝所
謂方術聖人不廢醫卜星曆皆以濟世我獨壅之
難乎免戾

太上感應篇卷第三

太上感應篇卷第四

西蜀李

昌齡傳

四明鄭

清之贊

訕謗賢聖

傳曰賢聖有三在佛家言之三乘中人是也在道家言之五種仙是也在吾儒言之孔孟諸君是也立教雖各不同心地法門則皆一也不聞破邪論所謂孔子是儒童菩薩顏子是光淨菩薩老子是摩訶迦葉之說乎嗚呼賢聖遠矣但毀其書即訕謗之也然佛家一書多有毀者何哉不過以其談空而言之也惜其不知如來性如虛空虛空性是如來具足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而住持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如來也終日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而未嘗真淨明妙虛徹靈通者凡夫也儻能於諸所有一切空却必使赤灑灑露裸裸淨如虛空然後真淨明妙虛徹靈通了然却現上與如來一體無二孰謂為不然乎不聞龐老但欲空諸所有不欲實諸所無之說乎龐老前身是維摩居士維摩前身是金粟如來其為此言必非欺誑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特其根器人各不同也昔杜祁公不信佛法每對客輒嘲笑張子定以為供佛醫人有朱其姓者出入於二公之門嘗欲方之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經藥未了不即往既至公大怒曰樸嚴為何等書耶吾但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訖畢噤餘軸不覺遽

盡一卷乃大嘆曰果奇書也因拉宋醫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笑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深信又有徐鉉者亦名士也未嘗知有佛書中主以一帙楞嚴授之曰久看當見精理旬餘復表上曰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絕難曉中主哂之嗚呼祁公一覽而遽盡十卷徐鉉踰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乎贊曰人亦有言護疾諱醫聖賢立論切中不非既不能行乃肆詆譏陳賈議曰叔孫毀屋言也歟奚其弗思

侵凌道德

傳曰按經所說昔者善財童子爲修菩薩行動求一

入太二四

切菩薩法徧參五十三位大善知識然後得證菩提

善知識者是大導師一語之下能令漆桶底脫其爲

益也豈爲小哉所謂道德即其人也非獨釋老爲然

自古知名之士亦未嘗有不因大善知識有以磨發

激勵然後光華烜赫名聞千古如子房之於漢石翁

武侯之於龐德翁李樂師之於虬鬚翁顏魯公之於

張志和李太白之於賀知章杜少陵之於司馬子微

是也然則道德於人爲無益乎可侵凌乎昔尹公師

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曰某

近來頗以退靜爲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即有

省死生之際了然不亂節度判官朱炎久讀海眼未

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

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即豁然遂能盡通一經之旨侍郎曾大游久慕禪悅未有所契一日謁圓悟咨決其事圓悟拈出雲門趙州放下著須彌山兩則公案示之曾即豁然平生疑情至此始釋歐陽文忠不信佛老及守亳社聞石唐山隱者許昌有道德延入郡齋日與之語每有所得自以爲喜然則道德於人爲無益乎

贊曰道尊德貴萬類所宗惟忌與怠有慊手中外示凌轢蓋其凡庸以僭則逆以傲則凶宇宙雖廣曷措厥躬

射飛

傳曰太上曰混沌既分天地乃位清氣爲天濁氣爲

太上四

地陽精爲日陰精爲月日月之精爲星辰和氣爲人傍氣爲獸薄氣爲禽繁氣爲虫種類相因會合生育隨其業報各有因緣然則人之與飛有以異乎肇論所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非誑語也然飛之所以與人異者特福業不同軀殼異耳竊嘗考之載籍誠有自人而淪入其中者亦有自仙而遊戲其中者**劉安民**本一富家以好尚虛名而道無實至死後乃爲鳳凰經六十年復得爲人於此生中勤苦修道始得尸解今在清華宮中**黃真**本一儒士以志慕飛騰而心不精至死後乃爲飛鴻經九十年復得爲人於此生中精進修行始得上昇今在**黃真**快樂非自人而淪入其中者乎遼東華表柱常有一鶴

飛集其上。人欲射之。鶴人語曰：「有鳥有鳥，何不學仙，塚壘累家千載，今來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唐明皇**在沙苑，嘗射一鶴，既中，又復矯翅直向西南飛去。及次年，幸蜀，於明月觀，乃見箭在壁間，問箭所自，道衆曰：「去載重陽日，青城道士**徐佐卿**帶此而來，留之而去，始知其鶴乃**佐卿**也。非神仙遊戲其中者乎？」

贊曰：大道之世，人無殺機。鳥鵲之巢，可俯而窺；機心一萌，漚鳥高飛。鵲且有義，鴉亦稱慈。人胡不仁，以弋爲嬉？

逐走

傳曰：上已略陳**太上**之言，今當以佛語爲證。佛言一

太上四

四

切衆生實本真淨，因彼妄見妄習，遂生因彼妄習，生死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純想即飛，必生天上；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復生人中。想明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羽族。大抵七趣輪回，未入正修，有所不免。今爲異類，未必不前生曾受人身，今受人身，未必不前生曾爲異類。是以諸佛菩

薩大道至真，常切教人，使知生死路頭，最爲可畏。不聞**密婆**私託**阿羅漢**，於往昔世曾作獼猴，**禪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又不聞夫**周詢**、**蔡君謨**，皆蛇精乎？按**東齊記**，**周詢**知安州，一日游園中，園吏見一大蛇垂首欄上，視之，乃**周詢**假寐。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每夕輒夢游鼓角樓上，凭鼓而睡，時通判責

鼓角將不打三更對以有大蛇據鼓不得近君謨既
愈與通判說病中所夢正與鼓角將同然則七趣輪
回未入正修是可免乎當知今之逐走者異日未必
不爲走者所逐欲免輪回不爲人逐當見逐時要當
力行救之昔者**河間王**久病無生意忽一道者目稱
玄俗詣門請醫既而餌以刀圭王即吐出十數小蛇
病亦隨愈王驚問故玄俗曰此王六世餘殃所致吾
非人也爲王於往世中救一母鹿其鹿乃麟母仁感
天地是以上帝遣吾下降爲王救療然則見逐可不
救乎**李嬰**李潛嘗逐一鹿解其四脚掛于樹枝先取
雜臟爲炙將共食之俄有一巨人長可三丈持一巨
囊鼓步而進**嬰**幾爲所及既而畢取其炙納之囊
中入山而去**須臾****嬰**皆暴卒然則見走是可逐乎
贊曰后稷之棄牛羊弗踐猩猩人言援性柔善有
生有知其則不遠忍充鼎鼐甘其肥雋虎兕可逃
人甯難免

發蟄

傳曰月令曰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虫坏戶季秋之
月蟄虫咸附在内皆墮其戶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啓
戶始出蟄者藏也坏者益也益者益小其戶也墮者
塗也盡塗其戶也一蟄一啓皆與氣候相應以成變
化然則蟄者是可發乎是以太上書以戒人諸佛尤
切加護昔**傅**嘗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將板築
於水際念言方冬百虫皆蟄不可輕傷其生於是就

溪設三晝夜道場誓言板築之日一足多足乃至無足願垂加護悉令遠離及期掘地及泉乃至橋成不見一蟻又有**宋**時**老**者嘗以父病禱於永祚寺**藥師**殿前既而疾愈備具香信欲就殿建一道場以答靈貺寺僧**義昭**曰此殿**藥師**座下有一聚蜂積年既久種類頗多今正蟄時恐至驚擾或多傷殺曷若移就別殿**時老**不聽僧乃前期夜禱**佛**前曰設齋之日願運神力慈悲覆護在窠內者暫食舊蜜無得出戶在窠外者且令安住無得輒驚及期燈燭騰光繞螺聒耳一晝二夜不見一蜂嗚呼此雖二人願力實亦諸聖加護之力也孰謂為不然乎然則蟄可發乎

晉曰盛德之主澤及昆虫版築必時閉藏在冬人且塞向坯戶則同跂行喙息生意畢通癢癢伸屈在吾仁中

驚棲

傳曰**太上**戒人無得驚棲與**孔子**弋不射宿之說意皆一也大抵鳥之已棲亦猶人之已寢忽然有驚豈不舉家驚擾衆人視之固有閒普心不二者視之則猶已也昔**慧持**行第四禪出入息坐一樹下兀然不動鳥謂之木棲其髻中遂生數卵**慧持**禪覺知頂有卵即自思曰我若便起不免鳥驚鳥若不至卵必盡壞於是復入禪定俟其鷄生一一飛去然後乃起又有**洞山**者居旣伽河側棲神入定積年之久形如槁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其肩上午暑往寒來

垂蔭合拱一夕忽從定起欲去其樹又恐鳥驚於是
安忍方便移之移訖乃起天美其德賜號**大通**此皆
已證果位者也其於一物一命普心如是況福力淺
薄者乎惜人不知**李奚子**本一山姬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
能證果**李奚子**本一山姬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
飛集其家遂留不去姬濟以穀且不敢驚**三**謂有
仁心賜令度世今在**豐都**位貌特重**陳安世**本**權叔**
本家一傭力人平生不踐生虫不殺物命每出入見
飛禽當道必下道引避不欲驚之亦以此故遂得上
昇當知登真之人未有不因慈心於物而能得到其
地

贊曰凡厥有生各安汝止夜以安身人物等耳聖
人之憂一物失理弋不射宿**魯論**所紀驚棲雖微
害仁大矣

填穴

傳曰自人觀之固一穴也自彼觀之爲一穴乎莫不
自視爲金房玉室遂館瓊臺不聞**淳于棼**宅南大槐
樹下有一聚蟻自國其穴爲大槐安乎又不聞**三**
宅後有一檀樹蘿纏其上下有聚蟻自國其穴爲大
檀蘿乎蟻之自國其穴爲槐安爲檀蘿亦猶鰕之自
國其穴爲長鬚燕之自國其穴爲烏衣各尊其居物
物莫不皆爾無足深怪然則穴可填乎若填其穴即
是屯塞其門絕其出路豈不覆族盡死穴中乎按**經**
所說者有比丘得六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

定中見其沙彌七日當死因作方便善言論曰父母
思汝汝可暫歸八日却來沙彌既歸八日果來比丘
怪之復入三昧觀察其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見一
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
因緣延壽一紀宋郊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
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
遇諸途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能活數萬命者
有之乎大宋曰某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大宋
良久曰比堂下有蟻穴忽爲暴水所浸某急編竹橋
以度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今歲當首魁公終
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
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然則穴可
填乎

大上四

贊曰鴻荒之初其人穴處所謂營窟鹿豕爲侶聖
人既作上棟下宇人獸雖殊均樂丘土蠢動含靈
其可失所

覆巢

傳曰按太上保嗣章但凡嗣續衰絕皆是往世覆巢
毀郊焚山竭澤墮胎落子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之
人然則巢可覆乎大抵衆生若大若小莫不各有其
所依止其中敷乳產生各自藏護今覆其巢即是奪
其依止之所產生莫遂不絕嗣乎謹按本草人有覆
鷄巢取其鷄者是年六十里內連月不雨蓋鷄能羣
飛激雲雲散則不雨又按內攬鷄鷄才破殼即出巢

外其防其顛墜或為日曬必取帶葉樹枝周插巢
畔以常兩換葉萎則其鵲已去未萎則其鵲尚在
人因覆巢畢取其鵲孰謂巢居者為無知乎請為更陳
一二庶皆知戒昔**鴻臚**尹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冤訴
得以速達一日獨坐屢聞鈴聲跡之無人但有一鵲飛
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其巢而取其鵲者既而果得其
人因為杖之**元汝**之元豐中為魯山宰忽有鵲雀銜
一草衣墜于庭下立命物色果煎肉者脫此草衣上
樹將覆其巢取鵲供賣元亦杖之然則巢可覆乎當
覆巢時安知不悲鳴求救乎第人莫曉其語烏得**元**

天禽語書

而使之一觀乎

鵲

於嵩山東嶺下遇
曰吾與汝父樂天

昔已仙矣因出一軸素書授之曰讀此可卜九天禽
評九地獸言更修功行仙亦可冀龜年如戒果得其

効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如此延與之坐適有二雀
啾唧過庭守曰彼何言哉龜年曰彼言城西民家廩
有餘粟可共就食驗之果然良久廢馬仰首而嘶守
曰彼何言哉龜年曰槽中料熟不可食問之亦然矣

養

昔聞羽族巢必近人欲逐蛇鸛惟人是親詎

知冠履心甚不仁既肉其鵲厥巢是薪鳳凰高翔
梟獍來馴

傷胎

傳

曰胎生一類按如佛說雜染輪回欲顛倒故和合

滋成橫豎亂想故有胎過蒲曇人畜龍仙其類充塞
嗚呼人畜龍仙明是不同佛乃列為一類何哉蓋雜
染同而輪回亦同故也人知愛胎彼不受乎按**仙傳**

白龜

因入仙洞得一軸素書遂能卜九天禽語九

地獸言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坐適將史

驅三十羊過庭下中有一羊鞭不肯行又且悲鳴守
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
死守乃留羊不殺驗之既而果生二羔劉道原為蓬
溪令既解官宿秦氏家夢一婦人泣訴曰某乃秦氏
妻也夫有一妾不肯相下某怒痛捶遂盡其命為妾
所訴陰君處某以死且以某為很謫罰為羊見在秦
氏欄中明日將充君庖某死固自分但腹有羔若因
某受烹業愈重矣願賜一言得免甚幸黎明言之則
已烹矣舉家大哭納羔其腹瘞之別墅然則胎可傷
乎

贊曰鹿以麋繫腸斷而死鱈或就烹屈身護子物
之牽受甚於受己人亦有娠以續以似胡不反思
舉斯加彼

破卵

傳曰信相黃蘗曰佛言有諸衆生無有子息孤獨自
居何罪所致佛言是人前生為人暴惡不信罪福捕
鷄食卵令諸飛禽各失其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是
以此報佛語如是而太上保嗣章言之亦如是然則
卵可破乎按轉法輪論衆生流轉至為卵生識居其
中為卵所纏為卵所裹須自啄破鷄乃得生其為業
也從可知矣又云鷄鴈鴛鴦孔雀鸚鵡鴈鵠千秋金
翅等鳥或龍或人皆卵生也竊嘗不以為然鳥固卵
生安有人而亦卵生者及見耆尸復鉢及徐偃王事
乃知從卵生誠亦有之昔闢地他有一商人入海

採寶得二鷄鳥一失一生隨意所化毛色可觀俄生二卵卵破鷄生乃二童子後皆出家證阿羅漢一名

耆長婆羅門者一名便鉢尼婆羅門者又按徐州地

理志昔徐國生時偃故故名偃王孰謂人無卵生者乎支

君徐國生時偃故故名偃王孰謂人無卵生者乎支

遁少時嘗與其師難問物類遁謂物卵未生不足爲

殺師不能屈取一鷄卵投之于地殼破鷄行久而俱

滅蓋識也遁乃感悟終身蔬食李道念好食鷄卵

晚得奇疾太守蘇投以蘇汁即時吐出一十三物

剖開皆鷄雛羽翅爪距悉具竟能飛行道念大懼自

此不敢復食然則卵可破乎竊嘗論之卵生之中卵

至多者無若魚類大則無慮數千小亦不減數百若

大二十四

殺一魚其爲破卵可勝言哉李冲元將殺一鮎先夢

一皂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

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富商

楊序宣和間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能救活億萬

物命乃可獲免元曰大期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

神曰佛書有云魚卵不經鹽漬三年尚可再活曷不

圖之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由是人皆知戒

見人殺魚即從取卵投之江中如是月餘復夢神曰

億萬之數已是過滿壽可延矣既而果然大抵我能

救物命於臨危則我命亦無不延於欲絕

齊有生之形其性則具混沌曷死以鑿之故暴

彼無知豈曰公怨元鳥生固靈所寓隱顯莫測

寧不戒懼

願人有失

傳曰涅槃經云諸修心人要當以六法平等智力攝制自心必使於運用時一切平等云何爲六一者如響平等智力二者如鏡像平等智力三者如幻平等智力四者清淨平等智力五者世法平等智力六者集因緣平等智力大抵具如是之智便當有如是之力世間萬法豈不如響如像如幻乎如是了知豈不爲智豈不清淨所集因緣亦復平等乎當知願人有失特其未到此地耳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藏禪師**有道行因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

太上四

十二

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藏禪師****更叔**二人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而訪尋**更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爲業初無他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高低持心不二而已嗚呼持心不二而遂爲鬼神敬畏當知持心有二者必爲鬼神戲侮也不聞**金剛經**之事乎**李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爲之副凡高麗所得禮幣及諸贈遺**李衡**皆不關意一切委之副使副使慮過海船漏盡以**李衡**之物藉船底獨以已物置其上無何果遇大風船幾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間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少頃風定試自點檢則所棄皆副使之物**李衡**之物宛

然獨在無一失者反受如此安知非海神戲侮而至然乎

贊曰民不**言**非**伊**自外獨為君子**但**所不欲並生哉無負高厚維彼厲人挽衆同醜是誠何心不愧飛走

毀人成功

傳曰佛告首如長者曰善業有十能令衆生得大威德一者於諸衆生無嫉妬心二者見他得利生歡喜心三者見他失利起憐憫心四者於他名利生欣悅心五者見失名譽助懷憂惱六者發**菩薩**心造**佛**形像奉施寶蓋七者於已父母及賢聖所恭敬奉事八者勸人棄捨少威德業九者勸人修行大威德事十者見無威德人不生輕賤**維摩經**曰忘懷於衆從善如流對治除嫉妬之心感果得大賢者屬大抵於人無所妬毀在我必增威德在彼不無感悅異日因緣會遇不為大善知識必為大善眷屬孰謂為不然乎澶淵之役契丹受盟而歸**宋**公每有自多之色

上亦頗以為得**襄公**忘之諸于**上**曰澶淵之役

律以陛下為投瓊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必為虜勝非為陛下畫久長計此即春秋城下之盟諸侯猶且耻之陛下以為功乎**上**由是大沮待**律**浸疎

廣州之役時轉運**司**以按部至梧州郡守**仲簡**以蠟園告急罕進至惠州廣民又躍馬求救**司**下令每村使三大戶各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所屬每縣各募

弓兵二十人又親募驍勇者二十人以自衛既而得
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以徇洎至廣州子死賊手亦
不哭自此南門不閉糧運得通賊乃引去時提刑鮑
軻駐軍淮州乃日進一奏言帝是法不戰而諫官李
兌從而為助卒由是降一官謫監信州商稅獨受
賞嗚呼來公之功可謂大矣王之功亦不小矣冀
公一言遂至如是若二公者為善業乎知對治
乎當知異日感果必無大威德業亦無大賢眷屬也
贊曰三石協心治臻成康肅規隨基遂昌李
諫忘注甘露禍唐事不已出乃肆詩張敗國多矣
已寧不傷

危人自安

太上四

十四

傳曰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
哉善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須菩提一聞此言早已嘿
笑曰唯所謂如是果何義哉大抵我欲降伏便可降
伏如是而已夫復何為彼危人自安者能曉此乎惜
其不知一大藏教與今篇中所說只是論箇心字今
也乃欲置人於危求已之安為降伏乎人果危而已
果安乎多見得罪於天禍將自及也昔**王文正公**
與王冀公欽若同在政府一日**上**出喜雨詩以示
二府**文正**袖歸語同列**上**詩有一字誤寫須進入
否**冀公**曰此亦無害既而密以奏**上**大怒明日厲

聲責文曰

朕詩中有一字誤處何不奏來

正以下皆再拜謝獨知節不拜具以實奏且盛稱

曰曰不辯真宰相也文忠在杭州上欲用之

曰曰載詩中曾有惟有螯龍知之句陛下龍飛

在天而不敬反求螯龍知乎曰自古稱龍者多

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獨人君方言龍哉既退

章厚責馬玉曰相公豈欲覆蔡公之族乎馬玉曰

此寄豐之言也子厚曰寄豐唾可食乎嗚呼此其危

人太甚者也鄉非聖上明察二公受禍其有輕乎

諒於如是之說尤不曉也

贊曰坎以習教蠱以振民蹇以正邦屯以經綸君

子居險志則為人天助者順其道大伸王衍三窟

祇以殺身

減人自益

傳曰人生十年尚有童氣二十弱冠或可望成使有

前程自當奮發若無其福不免蹉跎既而妻子累心

家計在念或處官而官事擾擾或營利而市道區區

不覺不知大期遽至空身赤手無一自隨正令氣焰

炙天亦所不免不聞本淨禪師之言乎侍郎楊晉卿

問本淨曰此身生時從何處來死後歸何處去師曰

如人夢時從何而來洎至覺已從何而去曰究竟如

何曰夢時不可言無覺時不可言有雖有有無而無

往來之所貧道此身亦復如是因說偈曰視生如在

夢夢裏實是閑忽覺萬事伏還同夢時悟智者會悟

夢迷人信夢開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亦復無別路師之此言可謂盡矣世間萬法者無一非夢釋家鎮河陽於洛中造一大第凡千餘間皆以香柏爲之乃至以文梓爲梁花石甃地穿池引水築山種果周設碾磑廩庫亭閣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周覽尚未及徧時朝會有期不容久駐飯罷少憇侵星而出既朝復歸行至東都乃卒不復再至家人不能居獻之于官官以賜唐王徙房陵遂爲閑館陳恭公於潤州治一大第亦極閑壯軒亭池館綿亘數百餘步第成公已疾但得有輿一登西樓而已繼亦遂卒人因名其第爲三不得曰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云

回視上築之日非一夢耶於此益知減人自益適足自減不聞太上所謂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之說乎

贊曰益下損上民悅無疆薄人厚己理不可常六爻無咎謙尊而光盈虛消息相爲抑揚求自益者鮮不覆亡

以惡易好

傳曰我之此身耳聞眼見身覺意知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地水火風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四大若離我此妄身當在何處我之此心作善作惡見於日用明明是有按如佛說四大六根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既知此理離幻求覺按如

佛說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
覺者亦復如是然則我身我心及求覺者皆名為幻
況彼外物何者非幻而於其中妄分好惡乎觀合浮
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
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四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
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慧覺志嘗運神力以
兩手掌各擎一株合攏梧桐供養於佛佛言放下着
慧志放下左手一株又言放下着慧志又放下右手
一株又言放下着慧志曰我今空身而住更教我放
下箇什麼佛言我非教汝放下梧桐只教汝放下外
六塵內六根中六識若能於此三者一切放捨無放
捨處即是汝免生死處慧志當下豁然得大解脫吳

太上而

十七

元卿為六宮使時洛陽花卉盛開元卿頗生愛着忽
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
用嗜之元卿豁然亦得解脫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
玉帶呂文靖不好能照二百里鏡蓋曉此也以惡易
好者何足以此而生足之哉縱於佛書卒未有悟曷不以
吾儒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之言而自悟乎王為相有
弟為獻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好不
亦勞乎故平生所繫止於賜帶呂文靖為相因其婚
曰吾面不過碟子大何用照二百里外公

贊曰子路敝緼不羨狐貉幻銅為金屈耻學子素
乎貧賤君子所樂紫色奪朱鄭聲亂樂穿窬智
曾不俯忤

以私廢公

傳曰國爾忘家主爾忘身公爾忘私臣之分也其可
以私而廢公乎苟或以私廢公不免以是為非以賢
為否敗亂國事莫此為速是以君子不敢為也

靖公初與**歐陽文忠**同在館閣**文忠**重厚寡言脩
頗輕之及**脩**以其甥穢事連逮**文忠**怒獄急二府皆

欲文致其罪羣臣莫敢言**文忠**獨慨然上疏曰**歐陽脩**
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污穢臣與
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 朝廷大體耳

或謂**文忠**曰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公曰以私廢公**文忠**
所不取何敢為乎至和中**趙鼎**為御史**文忠**為諫
官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王介甫**執政恨**景仁**
數訐之于上前欲因事中之一日**文忠**問**景仁**於介

甫介甫曰請問**趙鼎**便可知其為人及問**趙鼎**則曰
忠臣也 **文忠**曰卿何以知其為忠曰嘉祐中 **仁宗**

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非忠臣乎既退介甫
切責曰公不與之有隙乎**文忠**曰何敢以私廢公其所以
直言不隱者先 國家而後私讎也若二公者真
可謂公爾忘私者也

贊曰公以理勝私以利言利慾一啓天理泯然流
靡之極盜賊相挺起於有已反側陂偏託公濟私
抑又甚焉

竊人之能

傳曰碧陵迦婆蹉過河忽聞**蓮香**河神責之曰**西亭**
為**阿羅漢**何故偷我香**西亭**曰香自至鼻何名為偷竊

嘗三復斯言大有深旨大抵香塵自如以我鼻根起
諸輿識分別曰香按如佛法即名爲偷當知竊人之
能以爲己能真爲偷也昔**曹參**晚而祭酒道氣不交
靈助無主是以羣邪纏互急行其禍保命者謂許
長史曰**高齡**之無德也久矣鬼訟之紛錯也積矣又
嘗鑿敗古人碑銘以爲己文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標
陰賊於鬼神特列于訟事之首以詰其罪必不免矣
未幾果卒然則他人之能是可竊乎不聞**石曼卿**之
事乎**曼卿**死後數年夢其友**關詠**曰吾平生作詩多
矣自以陽平代意一篇詞意深美最爲得意然世人
罕有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耳**詠**覺即爲
增演其詞隱度入迷仙引使人歌之他日復夢**曼卿**
來謝嗚呼詩不得彰尚以爲請況竊之以爲己能者
乎

贊曰見賢思齊見聖克由萬善備足在人反求思
不如**深**以爲己憂安有羊質傳以貔貅欺人自欺
亦孔之羞

蔽人之善

傳曰自古以末技而知名後世者未有不因於人如
滕王元嬰之工蛺蝶**公孫大娘**之舞劍**曹剛**之琵琶
米嘉榮之歌但以**王建**宮詞及**韋**賢詩句偶及之耳
所謂善者但凡此稍有所長皆爲善也使不得彰即蔽
之也不聞**詩**有**回公**之事乎昔**韓愈**在**世**日嘗修
一觀欲記其事偶得一片古碑文已磨滅因刻去舊

文勒其新記自是即恍惚不安一日徐步庭際忽聞
空中有聲曰**謝安**速詣**水官**求救不然恐有不
測之釁**謝**愕然炷香虔祝願聞求救之由良久復聞
曰所刻舊碑雖已磨滅而當時作文之人見詣**水官**
訴君奪彼之名顯君之名由是**水官**將有執對之命
宜早圖之**謝**於是訪尋舊文別爲立石刻之是夕
復夢一神謝曰蒙君再顯吾名無以相報請作水陸
大醮普告萬靈庶得**三官**舉明可以證道**謝**如戒
修之後果得道蔡州既平**憲宗**命道士至境設醮於
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裴晉公**廢以爲宮設醮之
日霹靂大震**韓公**所作平淮西碑其石本**少誠**德政
舊碑是日流汗成泥旬餘即有中使至磨去**韓公**平
淮之作復刻**少誠**德政之文蓋上於夢中了有所見
也嗚呼文字尚爾況其善文甚於文字者乎

贊曰蔽賢之罪是謂不祥原其初心忌人所長王
在木潤珠生夜光物有良貴猶難掩藏嫉能壅善
欲蓋而章

形人之醜

傳曰醜也者言之醜之醜也形也者形容之形也如
裴君儀之好嘲**章齊**之喜謗是也**裴儀**能詩好嘲
雖僚友亦所不問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葬道傍無
不罵者**章齊**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
盛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
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嚼舌而卒然則人之有醜

是可形乎。惜其不聞黃坑之事，聞必戒也。武弁有圖
遺者，嘗過黃坑，從者於馬前拾取數片，體體中有一
片，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蓋黥蹤入骨也。是夕從者
即夢一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切急為
我深藏，無令人見。我當有以報君從者。驚覺立為瘞
之。他日再過黃坑，復夢前索骨者告曰：鄙感君恩，去
此數步地下，大有伏藏，聊以為謝。如戒掘之，果獲財
至十餘萬。然則形人之醜，安知異日亦無其報戒哉。
趙曰：美如**昭昭**圖畫，故錯矧茲利口，過於丹腹所
謂形者，巧為描摸，眾既喧播，終難洗濯。以我片言
陷人大惡。

許人之私

傳曰：許也者，不但形容，直許之也。如**呂**曰：庸輩是也。
曾子之為司農卿也，**呂**有代之遽，乞令天下言
司農未盡，未便等事，**張**粹明之為司農卿也，**何**置代
之盡納，永簿言司農不了事件，**周**厚為湖北提舉，
有供給酒數十瓶，託監鹽**張**同安賣之，**周**以告察
訪**陳**宗孟，**宗**劾奏其事，**周**厚坐此降官，**張**同安為
館職，囑舉子於判監**何**厚，**何**繳奏其簡，**周**亦坐此
奪官。夫豈不知**何**厚所謂惡許為直之說乎？厚德之
士，其肯然乎？**何**厚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
處，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陳**厚甫在言路，知無不
言，然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之私。**蘇**文相領在杭
州，日有要人以私事屬公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乃

懷忿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箋曰請託書札公笑曰
許人之私吾豈爲之明公自知胡州前守滕人大興
學校費錢數千萬未訖罷去羣小斐然興謗皆以滕
公用錢不明自通判以下皆不肯言其薄公於坐中
折之曰諸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有不臧奚不早告陰
拱以觀俟其去乃爾許之豈美事乎一坐大慚乃書
爲人至此忠厚涼薄其相距便萬萬遠矣

贊曰許異於直聖人惡之謂其陰峻乘機抵熾指
天信誓握手笑嬉利害小及反眼相持匪兇匪虎
彼何人斯

耗人貨財

傳曰耗人貨財使之門戶彫零子孫狼狽爲彼人者

其爲罪也豈爲小哉**文奇**之事便可見也**文奇**以燒
煉游于兩蜀諸貴之門凡留意於爐火者無不爲其
所欺富商有**李十五郎**者積貨累萬惑**奇**之術三年
之間掃地殆盡爲識者所笑遂至自經**奇**乃捨去復
於劍州僦一屋於中煨藥無何火發延燒一坊**奇**倉
惶走避迷入林中遽爲鷙獸所逐既而深入溪谷復
爲鷙獸所隨俄頃天明已爲捕者所獲獄具斬于燒
藥之所以謝居民然則他人貨財是可耗乎他人貨
財不可耗已之貨財亦可耗乎請爲更舉一事庶幾
爲子弟者皆知所戒**宋****德**紹興乙丑死于秦州一
日其妻與其子暮坐堂中恍見**祖德**從外歸責曰吾
聞家中已議賣宅宅乃祖業安可輒賣又曰吾平生

所寶者山水李成寒林九十軸聞亦持出令人議價吾下世未幾家不至貧何至如是吾思家甚切無計可歸幸值中元得暫歸耳若不速改吾將禍汝其妻大懼不復議賣以此觀之他財我財皆不可耗

寶曰女魃致貧窮鬼疾富爲妖爲孽理不可究人性至貴族親黨友亦獨何心妬人所有**公刘**好貨惟民之厚

離人骨肉

傳曰骨肉者血屬也此皆人之大倫何可離間不聞**張孝基**之事乎昔**張孝基**爲同郡一富人壻富人止有一子偶有微過家人共嫉因逐出之未幾富人病

臨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後數年**孝基**見富人之子乞

丐于路因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如得就食幸甚旣而有餘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得灌園已自幸得管庫尤厚幸也於是使之管庫父而其子益謹願無復故態**孝基**念言彼實父子我其可但利其財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過乎於是盡舉家財還之時人莫不稱嘆以爲古所未有**孝基**死後其友數人因游嵩山道逢一貴人旌旗滿野騶御聯翩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狀竊視車者乃**孝基**也相與前揖請問所以至此之由**孝基**曰即還財事也語訖未終忽已不見噫嘻爲人壻而如**孝基**者世間有幾人耶他人處此能如是耶昔杭州有一士子亦爲一富人壻富人病且死

念其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喪作遺書付之曰他日分財以千之三與子七與婿及其子長成乃訴于官時陶穀為郡守閱遺書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真智人也為其子幼故作此計使汝勤加撫育耳苟或不然其子不免死於汝手乃命以七與子以三與婿晉泣謝而去嗚呼以此婿而望高山則高山脚踏實處固已遠在天上安得不為神仙以此婿而求之他則此婿一折而伏尚為知義豈不愈於很戾不情不足倚仗者乎其望高山尤天遠矣

舊唐書古有大宗輯正昭穆姻之訓亦聯宗族後世義聚重其親睦聖如周公問于二叔長舌譎言慘彼螫毒

侵人所愛

大上四

二五

傳曰許真君在世日嘗於南昌誅一蛇精道侶願從者無慮千數真君止選素所知者二百人與之偕行既而夜宿山下又慮其修行無力因向火取三百塊炭變為三百美人遺令試之及明驗視惟彭真君等一二人衣無炭跡餘二百九十八人皆是與炭合者當其合時豈不人人視為一美婦人安知特一塊炭乎大抵皆慾習未斷易至如是況不知修行者乎昔陶穀奉使江南崖岸高古風采凜然雖燕談未嘗啓齒韓熙載謂所親曰吾觀是人初非端士其守可隳當令諸公一笑乃選名妓得秦弱蘭者衣以弊衣使詐為驛子之女日暮擁簾掃洒驛庭弱蘭有絕色

爲之動遂失謹獨之戒因作郵亭詞數闕使韻歌
之後數日李王大張燕以巨鍾酌公公嚴毅如初於
是出弱蘭使歌所贈詞以侑之數乃大漸竟至醉吐
茵席數自此待之薄矣及歸朝廷已知不復任用
數在蜀頗多燕集有飛語聞適御史何聖從名
謁告歸蜀上因令密訪其事數將壓境數公爲之
懼張少選名俞白公曰聖從之來亦不足慮前在漢
州通同郡會有營妓善舞聖從愛之至問之姓妓曰
妾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也俞即取其項帕題詩
其上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饒從今喚
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因命其妓作竹枝詩歌
之聖從爲之大醉此可以見其守也公曰姑密之及
聖從至果自嚴重數宴之因迎其妓雜府妓中使
歌少愚之詩以侑之聖從亦爲之醉旣而喧傳遂達
聖聽及歸不復引已數之謗由是遂息嗚呼數
固無所守聖從素稱方直奚亦爾耶大抵形之于言
即是已動于中矣豈非慾習未斷妄認幻軀自生愛
見而然耶

贊曰人之愛已甚於璫璣人之愛子亦如予乎推
其所愛他莫不如奚獨殘忍肆其侵漁美人寶玉
幾覆數車

助人爲非

傳曰一本云教人爲非大抵皆是成人之惡不能導
人以善不聞佛之言乎佛言說法教化名爲法施能

今衆生出於聞道以是因緣於未來世得七種報一者衆生聞法斷除嗔心我於來世得成上色二者衆生聞法慈心不殺我於來世得壽命長三者衆生聞法不盜他財我於來世多饒財寶四者衆生聞法開心樂施我於來世身得大力五者衆生聞法離諸放逸我於來世身得安樂六者衆生聞法除愚癡心我於來世得無礙七者衆生聞法信心不惑我於來世信心明了然則導人以善豈不愈於助人爲非乎請爲各舉一事庶皆知戒元豐間李之純凡三任爲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察之餘尤留意於掩骼埋胔小吏徐應本眉人頗知爲善之純專以委之應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街百姓有死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聚廳

而坐召應前曰逆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

知成都府一任汝以主行文書有力賜汝一子及第汝爲人誠慤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元祐三年李

之純果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徐應有子名通亦於

其年登第榜下登第此即助人爲善而立獲其報者

也政和間有旨大修西內時王壽爲轉運以科擾罷職

詔起徽猷宋昇爲都轉運俾主其事昇用意太過大

索牛骨灰用塗宮壁責令光潤然下令大峻民至殺牛

馬發塚取骨以應尚猶不足時孫貺等皆爲幕屬

貺不喜其事引疾罷去

獨建議請發城外五代時

十數叢塚以足用宣和間忽暴卒至泰山所見一

門榜曰清夷吏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貺曰其當初

正以此罷恐誤耳俄見數鬼引出二囚比日大枷鐵捆各有一鬼從傍以鐵扇揮擊扇皆鐵釘流血被體視之乃**壽果**也一辯乃伏**賜**臨出則**容**亦追至更復以鐵义逼令供滅族狀**容**曰我固有罪父祖何辜若今舉族皆滅不亦過乎俄聞殿上曰只令供房絕狀**賜**還言之未幾容之一房果皆死盡此即助人爲非而立獲其報者也然則助人爲非是可爲乎

贊曰佐甕得嘗佐鬪得傷善惡以類人事之常助桀爲虐同底滅亡抱薪于火沃沸以湯灼爛之禍如券取償

逞志作威

傳曰元來公

懷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

大上四

二十七

貧時悔藝不

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

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公之此言真寡悔之大

法也愚愛其言故特取之以爲逞志作威者戒逞志

作威後不悔乎昔**何**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

平倉所至暴橫捶撻吏民以立威吏民畏威竄匿無

地甚至氣陵提轉直出其上每牒州縣必云未得當

司指揮其提轉文牒不得施行連副**公**疎判官**陳**元

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白事必下馬於門外

巡廊而進往往已近座榻尚猶不起又欲廢廣安軍

衆議以傍去他郡甚遠不可廢郡官有**裴**者得

其父集賢校理**何**所撰鼓角樓記其中具言不可

廢事因以呈之**次**曰九事當從公議此何足憑**李**

太上感應篇卷第五

西蜀李

昌齡傳



四明鄭

清之贊

苟富而驕

傳曰坐井觀天而小物逸居無教以自甘馬前呈晏
御之能龍斷奮螳螂之臂繁臺閣上區區求捧硯之
名蔡水河邊我我熾軟盤之醺此皆苟富者之所以
為驕者也爾自為驕誰美爾為驕哉惜其莫悟我今
苟富而驕則異日便當有苟富而驕之罪**太上**明以
示戒豈不然乎不聞**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之說乎**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大
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充者未易測量昔**范文正公**
未遇時與**劉先主**讀書于長白山日煮二升粟米俟
其凝割為四塊日暮各食其二其後皆至參政**韓億**
李若谷少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氈每出入則互
為僕從其後亦皆參政**宋昂**拾桐子而讀書**孔延之**
斫松明而讀書其後皆為侍從**李行簡**家貧乏帟聚
木葉而學書**李虛舟**家貧無書動輒假本於人其後
皆至待制**杜衍**少極貧嘗往來於孟洛間傭書自給
其後官至宰相**王隨**少極貧嘗通人飢餓被執到官
其後官至參政然則道充者與苟富者豈不萬萬遠
乎又如**石祖徠**為舉子時讀書于南都時侍郎**王濟**
聞其窮困因宴客餉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

明日如何**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不備鄉里
富人以有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受曰士處貧困正是
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耻喪矣
工夫安在若數君者所守如此爾苟富者可得驕乎
贊財以苟得皆義傷仁經營莫夜白日驕人穿
窬揚揚華軒繡茵夸示**陶**富笑譏**憲**貧成敗飄忽
西風塵塵

苟免無耻

傳曰**佛**言我有一白法能救一切衆生何名二白一
曰慚二曰愧慚者不自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慚者內
自羞耻愧者發露向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無慚愧
者名爲畜生此**涅槃經**之說也又言慚耻之報於諸

莊嚴最爲第一慚如鐵鉤能制非法若離慚耻則失
功德心若慚愧怨罪兩空此**遺教經**之說也而**吾夫**
子亦曰行已有耻**禮經**亦曰臨難毋苟免今也苟免
而又復無耻爲何等人乎大抵耻之於人不可須臾
離也苟無其耻則無耻之耻無不爲矣豈復更問昔
僧願成好符籙善禁呪**王秀**幼子夜啼願成一呪即
止**露**大敬之薦于**章厚**時厚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有
意經略溪洞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籙**厚**至辰州
即令**願成**同**張裕****李資明**吳中等先入湖南受降**願**
成等至洞乃敢逞欲不檢大至機亂蠻婦酋首**不**
不勝其憤盡將**裕**等剗斫于柱次至**願成****願成**搏頰
求哀**猛**素事**佛**貸而不殺遂得清脫既歸猶以入洞

之勞得紫衣師號自稱廉訪大師乘大馬擁撾劍以自隨略無愧色是有耻乎平日誦經所謂二白鐵鉤之說果安在乎樊太博立與致政屯田王揆里閑素交俱老子鄉一日王揆作六快活詩以譏時政憲漕捕立以脅揆立義薄無守悉以揆平日游從之事賣之以求苟免由是揆坐謫謝削籍遠竄立獨以告發免罪尋復加秩其誥詞中有爲爾交者不亦難乎之句當時清議從可見也立猶昂然拜命略無三禡之羞是有耻乎平日讀書行已有耻之說果安在乎揆曰苟免偷活無耻求容爲子不孝爲臣不忠漢隕張禹晉隕賈充始患得失終蹈姦凶何以懲之

伯夷之風

認恩推過

傳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當治心是以前輩治心將躁則安之將邪則正之將求則捨而抑之將濁則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而物冥乎外神鑑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認恩推過之念固亦無自而起昔王文正爲相萊公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建憾其言已而制出除建爲武勝軍節度使同門下平章事建入對泣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薦也建始愧服以爲弗及王沂公爲相士夫有以差遣爲請者公察其可用則必正色却之旣而擢用

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請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若三公者肯認恩乎魏仁溥事固為相世宗性下急峻於刑戮內職近臣有忤旨者仁溥必歸罪於已以營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餘人武惠諫不聽及歸上大怒必欲鞠勘武惠乃自誣伏全斌由是獲免及武惠再受命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無得如在西川時妄亂殺人武惠始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三公者肯推過乎當知認恩推過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禍烏足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說而告之哉

贊曰欲人之悅恩不我有懼人之謗過必我受認恩推過怨怒之數已掠其名誰執其咎冰炭置腸扁鵲驚走

嫁禍賣惡

傳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今也嫁禍於人而禍還自及賣惡於人而惡竟自歸非自殺乎昔姚弋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盤量上供米麥弋受監專等金銀財物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回申上司虎但見姓書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根勘弋不欲獨受贓名乃將元受金托一隻銀托五隻漆為漆托副以他物遣親信送

與**王虎度**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
漬壞請暫留信箴俟歸別取書來虎不疑留之未幾
上司忽有文字備坐壽州勘院公文追攝虎赴獄
照對姚孜受贓公事虎至此始悟為孜所賣悔已無
及洎到獄孜乃厚誣虎以為實同受贓尋於虎
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虎語塞不
能對俄至氣結而卒孜因百計厚賂推勘盡將所坐
坐之孜遂得脫後數年通判潞州一日出游湖上而
王虎遊魂亦遊隔岸遂得執孜不復放捨自此即恍
惚如狂常若與人毆擊甚至口鼻流血既絕復蘇如
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巫法錄皆不能治時錢延
年知潞州陳易為運使因為聞奏朝廷乞暫差道錄
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為聞奏真武初夢奏
牘則孜已從卧榻趨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細自陳白
當初實是孜起心受贓非干王虎之事孜洎事發又
不合嫁禍於虎至今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賜原赦時
錢延年命吏從傍錄其語俟醒示之孜大慚即日致
仕未幾遂死郭青中知雲安軍十里外有栖霞宮公
一日詣宮燒香夢主宮之神告曰公惠顧此邦邦人
受賜多矣然事有隱匿不敢不告明日當有解屠牛
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幾罪不枉及詰旦巡檢
司果縛九人解來有一兵自稱捕獲欲請功賞蓋牛
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賞也公一詰遂伏
嗚呼一則已塵真君聖聽一則先為主宮所知然則

嫁禍賣惡是可爲乎夫誅陰譴豈遂已乎

贊曰禍福自己善惡由心謹其在我外患莫侵嗟彼姦慝城府險深陷穽是設于戈相尋潛雖伏矣上帝汝臨

沽實虛譽

傳曰南嶽夫人曰人隨俗習要求華名譬如燒香衆人皆聞不知熏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哂而遠之希夷真人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然則名之於人豈不重乎有其實者尚爾不可況沽買乎昔**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爲之先及廷試

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游陰府謁主者

請問所以坎壈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

身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因說在**隋**時事受報自

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壈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聞

之大沮後果無成而卒嗚呼以昔日之**楊素**而爲今

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墜矣然不失男身是猶愈於

受女身者**李庶**爲尚書以清辯知名**徐陵**一見大加

敬嘆自謂弗及**庶**亦頗以自負初未得子遽卒其妻

元氏改適**趙起**一夕夢**庶**哭曰我明日當生於七帝

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劉家**爲女彼家極貧且多女

必不見養萬一又死那知更入何處幸念夫妻舊恩

急來乞取我去**元氏**不荅**庶**曰卿意似憚**趙君**吾當

自告既而趙亦得夢與元氏同黎明持金訪求其家則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趙急救取以歸嗚呼以昔日之李庶爲今日不舉之女則其墜也豈不又甚於楊素之墜乎安知非聲名藉盛時驕矜輕薄之報乎

贊曰中必形外名以實實盛德至善英華日出譽假甘陵聲浮少室巴豆瘡成扼鞭價溢案以春秋誅心之筆

包佇險心

傳曰持地菩薩白佛言我於普光如來出現世時嘗爲比丘但凡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去處我一切爲之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至毗舍浮佛時國王大臣延佛設齋我復爲之平地待佛毗舍浮佛摩頂謂我當平心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見身微塵與世界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得證圓通號曰持地然則心地其可不平險可佇乎大抵小人行險以徼倖固非智慮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以勲舊自處雖太后亦嚴憚之凡內降恩澤利用多執不行所執既多其有三執而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不行久而遂爲小人所窺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一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曰臣已告得侍中姪婆或言告其親眷言已許矣利用實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執不獲行之由是太后大怒曹芮之禍端起

乎此**陳實**爲三司副使有一胥極猾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當聲咭時爲使副者陽爲伸欠如不敢當其禮狀**實**聞而不平必將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彌謹歲餘舉無留事**陳**亦稍似善待偶因燕客付錢委令辦集不知其心有包庇也明日其胥乃携十歲女孩鬻于東華門街曰**陳**省副某日請女客令我爲之辦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爲之奈何今賣此女須得若干錢方可辦也因結皇城司密邏者俾潛以聞朝廷信之幾欲便行黜降賴宰臣辯解乃已歲餘竟以此罷嗚呼二人設心不爲險乎其險如此是可防乎

贊曰險心萬仞内生五兵**義府**微笑**林甫**柔情對面莫測禍福若驚自詫智數妙於神明詎知造物視於無形

挫人所長

傳曰羅仲信問**龜山**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龜山**曰未問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理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言盡心理會未得心盡箇什麼**大寂禪師**曰人之心性譬如寒月當其寒時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爲心衆生悟時釋心爲性亦復如是嗚呼此皆教人使知識心明性也挫人所長者能知此乎昔**穆脩**有詩名多遊京洛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宣宗**一見大加賞嘆問爲誰詩左右以**穆**

將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晉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一語上不復問**晉公**此心爲明白洞達廣大靜一乎爲釋心爲性乎此其所以死無其地也**張承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乎明日參軍即求去且以詩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豈不爲過因固留慰薦之使於盡心知性之學釋心爲性之說無所悟入能如是乎此其所以了達生死於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密記於遺像之上也古語云一念才差膏壤有間

贊曰人有片善如翹瑞物長養成就勿使撓拂誰生枝心乃底湮沒拚彼良貴增我怠忽害已損人禍深刺骨

護已所短

傳曰或問**孫真人**曰養性之說願得聞之**真人**曰夫養性者養成自性也要在百行周備雖絕藥餌可保延年苟或德行不充雖日餌金丹玉液亦自無益然則人於日用短可護乎苟或護短則日用莫不皆短可勝言哉惜其莫悟於短不護久而養成自性不復有短即名全體善人去仙何遠昔**黃帝**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王遠**迎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黃帝**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養氣仁其行而黜其過耳旣而懇歸不復可致

誼世爲名閥少又登第不十年官至二千石崇寧間
嘗知漢陽每遇暇日必詭服微行往來於大別山中
日與田畯野獠語凡郡政便否民間疾苦無不詢訪
事有未便度其可革歸即革之竟遇異人遂得度世
若二公者其於短也是肯護乎復有短乎此其所以
養成自性終能得登仙品請爲更陳其次庶幾好護
短者各知切戒李及歷躋膺仕臨死之日乃召其子
謂曰吾平生無他過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一部此
爲恨耳蔡君謨嘗以小吳牋大書特書以美其事賈
宗旦知蘇州王質爲通判一日捉獲盜鑄錢者一百
餘人送獄根勘喜謂質曰此皆某以術陰釣得之質
愀然曰事發無蹤公以術陰釣而置之死地尚爲喜
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公之言吾幾失矣大
抵前輩率多如此求之今世豈無人耶欲爲其人即
其人也

贊曰隱諱之疾無藥對治怙非迷復終凶可期衆
善難入萬惡所基先聖有過幸人之知彼護短者
賢於仲尼

果威迫脅

傳曰王文正當國天禧初薛簡肅爲江淮發運入辭
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張士遜爲江西轉運
入辭公亦無他語但云朝廷權利至矣大抵致君澤
民自當如此今也居上位而不卹州縣作州縣而不
卹小民即迫脅也昔宋曰公判三司朝廷有旨盡

放天下逋欠稽期不報者尚有六十八州公上疏論
列乞委監司責近限覈實由是獲實放者九數百萬
釋械繫者三千二百六人**王文鑑**欽若判理欠憑由
司建言乞盡蠲天下宿負以廣恩澤自乾德至咸平
所放者九一千餘萬釋械禁者三千餘人**陳侍郎希**
康掌三司戶部時榮州煮鹽歲久澹竭者一十八井
而有司督課如初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反覆論
列悉還所籍歲蠲虛額三十餘萬此皆有其位者無
其威乎其所以爾者不欲重困民力也乘威迫脅者
能如是乎又有一文亦不敢妄取者請悉陳之庶晚
輩皆知寬卹國初**王贊方**奉使均兩浙雜稅**錢氏**舊
法畝稅三斗公至悉令畝稅一斗朝廷責其擅減公
曰今兩浙已爲王民其可復循僞國之法畝稅一斗
自**贊方**始**王拱辰**請權河北鹽**張方**平力諍曰河北
舊法犯者皆死民請均額隨稅輸納禁乃獲弛今若
復議即再權也由是上悟即日除之民至爲公作佛
事者七日**李允則**知潭州**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
地稅絹屋每間輸絹一丈三尺謂之屋稅絹耕牛每
歲輸米四斛牛死亦輸謂之枯骨稅公至一切除之
陳相**知**廣州廣有計口買鹽之害公至奏乞除之
由是五羊之民始有完衣足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
除我二苦蓋前守**邵瞻**鑿內濠以泊舟民免颶風之
害故也嗚呼與其乘威迫脅而民怨神怒孰若寬卹
而萬口稱讚乎不聞喜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之說

乎

贊曰強齊之威存齊卻狄夾谷之威三軍辟易如一怒秦是叱解紛救患斯謂有力暴物殄民豺虎不食

縱暴殺傷

傳曰按持地經殺生之罪能令衆生墮入三惡及生人中得五種報一者以苦惱衆生故一捨煖觸即墮地獄受諸苦惱二者以無慈惻行乖人故地獄罪畢又當墮入畜生受人屠割三者以貪著滋味故畜生罪畢又當墮入餓鬼日困飢渴四者以斷人命故餓鬼罪畢雖得人身多是短命五者以殺害時使彼衆生衆苦競集故不獨短命又復多病佛語如是豈不

太上五

十二

然乎惜其不知人之與畜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試自觀我今有病肯遂死乎不免求醫問卜以求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免祈天禱地以求增筭我既畏死彼不畏乎我既貪生彼不貪乎昔張道好弋獵其父祖墳側長林巨麓禽獸成叢道幾日與數輩惡少從事其間四面皆設網罟號曰漫天一網所獲亡慮數百既而不暇拾取但從上壓殺分挈而去又嘗於明陽觀側射殺一兔其兔絕小而白耳有缺處自此即恍惚如狂蓋將平日獵具焚之築一菴於觀側日處其中一日有二兔直前作人語曰吾爲兔已三百年住在張東墳本爲汝殺一曰吾爲兔已一百八十年隱於明陽觀側曾爲鷹獍傷五耳力

竄得脫今又二十年矣但九鷹犬網吾悉能避不
虞君之用弩矢也吾已訴于上天當償吾命未幾果
卒。**劉翽**亦好獵每遇興發寒暑不廢前後傷殺不知
其數紹興七年忽得奇疾背生三物似鼈而黑隱隱
在皮肉間又數日頭足皆具儼然三鼈也已而能動
或以魚誘則闖然引頭如欲食狀稍久左右齧食痛
不可忍如是月餘乃死死後五日憑其子婦語曰我
坐平生殺傷物命故獲斯報見今冥司治我正急可
速取獵具焚之庶幾知我已有懺悔之心然則縱暴
殺傷是可爲乎大抵殺爲十業之先其可縱暴

替曰刑以正辟兵以禦變哀矜決獄喪禮處戰殺
非得已於此可見仁民愛物寧別貴賤殘賊之夫

獸心人面

無故剪裁

傳曰按道藏絲帛珍寶主之者上天有織女三星布
帛製裁主之者上天有女宿四星然則無故剪裁是
可爲乎不聞蠶本**馬鳴**化身爲之之說乎昔**馬鳴大**
士於往世中曾爲**毗舍離王**其國有一類人馬其形
而無其衣王乃運其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故蠶
成則馬死馬死則蠶成同一類也厥後其王復生中
印度其馬人感戀悲鳴不已故號**馬鳴**即**第十一祖**
富那夜奢是也大抵片衣蠶千命按如**佛**說身服絲
帛尚當還債况復無故剪裁是以**漢文帝**所幸
夫人衣不曳地**唐文宗**嘗出袖以示羣臣曰此衣已

三浣矣。晉文公衣不重帛。子夏衣若懸鶉。衣無
衣帛之妾。晏嬰妾不衣帛。董威結殘繒爲衣。號曰百
結。祭彤衣無兼副。皆惜福也。又不聞無故剪裁身後
皆當獲罪乎。紹興初。鄂州印之。女名引鳳者。被
攝至陰司。見無數罪人。有一婦人。姓趙。名十二。絀在
廊下。前列數堆物。帛皆片碎端疋。及新舊無數衣服。
引鳳問曰。此何罪耶。吏曰。此人好服綺羅。耗剪端疋。
奉命一補。綻復令成疋。乃得釋去。趙士周之夫人。
全氏。既死。數日。憑語女使來。喜曰。我平生耗費纏帛。
履襪之物。及洗頭濯足。分外使水陰司罪我。日加捶
撻。苦不可言。幸爲我達此意於士周。舉家聞之。不勝
感愴。然則無故剪裁。謂爲無罪可乎。況冶容誨淫。獲
辜尤重。其可不戒。

太上五

十四

贊曰。雲箔春滿。紅女宵興。毫忽所積。丈疋乃成。墻
屋被繡。輿臺衣輕。孰念墮指。寒機不停。母誚公孫。
布被釣名。

非禮烹宰

傳曰。世固有鞭魚作鱠。而取其紅者。亦有漬蜊以糟。
而取其活者。此皆不仁之甚。淪入三惡。其速如箭。前固
無足論。夫豈悟物皆有知。與我初無異乎。人知愛親。
如鄧芝所射母猿。既顛落矣。其子急爲拔箭。塞瘡。背
負而去。不愛親乎。人知愛子。如何論所射母鶴。既中
腹矣。復忍死引觜飼鶴。乃落不愛子乎。人知敬夫。如
環王國野象。壯既死矣。衆牝復環守不去。必待悉力。

瘞之乃散不敬夫乎。人知愛妻如**寶子國**所射鴛鴦。既斃其雌煮之釜中矣。其雄遙見不顧涕金投身其中。一鳴而絕不愛妻乎。人知念恩如山。神所義鸚鵡。一聚鸚鵡嘗僑居於遠山。遠山禽獸愛之不敢加害。既歸遠山燒發鸚鵡復相率入水濡翅向空而灑。山神義之立爲滅火。不念恩乎。人知修怨如**劉永錫**所畜之犬。**永錫**知千乘縣適有客至。食以饅頭。**永錫**以一與犬。客曰犬死。人食古人所譏。况珍味乎。犬不食。瞪視而去。其夜伺客睡排闥而入。客識其意登梁避之。既而果登榻已不見。人吼怒作氣自撲而死。不修怨乎。人知戀主如**魏大諫**所養之馬。當死之日。**魏**祝之曰。吾賴爾力可謂多矣。爾今有病。吾爲療治亦已至矣。如必不可出門外。切勿斃於吾前。吾不忍也。馬即雙跪前足如辭別狀。起而歔歔才出門即氣絕。不戀主乎。人知卹孤如**昌黎**所記之猫。二猫俱育。一猫遽死。一猫爲乳其孤。不卹孤乎。人知從諫如**仁喜**所祝之蜂。僧**仁喜**嘗欲建一佛祠。人有以一巨檀爲施者。僧往伐之。則巨蜂數萬圍集其上。匠不敢近。僧祝之曰。汝以惡業至此。吾作佛事。汝不吾避。三日不去。必將火汝。及期不見一蜂。不從諫乎。人知修證如南海五百蝙蝠。穴於枯樹。一日有一聚商人附火其下。中有一人誦**阿毗達磨藏**。無何火發。樹遂被焚。五百蝙蝠以貪聽法音。不忍捨去。俱斃於火。既而受生皆得爲人。聰明靈利。棄家學道。並登聖果。其後**迦尼**

色迦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彌羅作毗婆沙論其五百賢聖即昔日五百蝙蝠不修證乎大抵人之與物本自無異所以異者福力業力及軀殼耳又不聞不殺之爲力乎昔峽崛摩羅本一國王初最好殺以悔罪出家巡乞至一人家適其家產難危急抱持摩羅求救摩羅曰吾初入道安能救汝俟歸問佛既歸佛言汝可急回於產母榻前抗聲稱曰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見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戒兒果誕生嗚呼此但一稱不殺其於度厄有力如是然則非理烹宰其於淪溺豈不亦有力乎

贊曰士苟無故不殺犬豕七十食肉其重如此賓祭之用乃不獲已敢徇口腹肆情刀匕視彼傷生其痛猶已

散棄五穀

傳曰天倉五穀在二十八宿乃危星主之大抵人以食爲天一日不食如飢火何是以聖人務農重穀天子親耕以勸農春夏祈穀于上帝然則五穀可散棄乎昔三川饑物斛翔踴民至採山芋野葛以給死者無慮十五時王法進以功滿當仙既上昇矣復爲民力請於帝太帝曰人處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得人形生中土不爲易得夫天運四時之元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菓以養斯民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輕棄五穀厭捨絲麻使農耕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得禦寒又從而不卹其勞曾無愛

惜此其所以爲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

太華之府

收五穀之神使之種作不成漸至饑餓以

示責罰庶幾少懲其心然旋奉

太上

慈旨以大道好

生當先救物比者歲飢實民自取然民不知所自固

無戡請首原之路汝今當爲

上宮侍童

入侍天府可

暫還人世普告下民使知悔罪實愛農桑不敢耗散

此亦汝之陰騭也

法進

票令而歸

立訖復去

亦得道者也少夢道人啗以一桃遂能辟穀一日於

終南道中逢一貴人訶殿其盛

元真

謂曰且以吾民

爲念貴人領之同行者問曰彼何人斯

元真

曰彼

神也

上帝

以麥大熟人不知愛使收其二吾故爲民

請之少頃風雨大作麥敗十二於此益知所謂五穀

誠不可輒散棄也況人受用各有定數譬如有錢千

貫日用一百則萬日方盡日用一貫則千日乃盡與

其千日孰若萬日方盡乎昔者

豐稷

尚書每言吾少

時親見

雲臺

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

厚之

死而復生自言初到陰司主者謂曰君祿未盡

異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乃可厚之自此每事減損

雖一杯飯必先減後食但凡奉養皆不敢過其後果

能致位執政壽逾七一然則人有薄福可不惜乎杭

州五雲山

志逢大師

一日宴坐于

普賢

殿中俄見一

神跪膝于前師曰汝爲誰乎神曰

護戒神

也師曰吾

嘗患有宿愆汝知之乎神曰師有何罪然亦有一小

過既蒙相問不告且如滌鉢水亦施主物師每棄之非所宜也自此當有小病言訖遂隱其後終果患胃病十三年嗚呼食餘之物棄之尚爾何況其他乎

卷四 衛士棄食**元宗**議刑戲賊生稻**士行**痛懲以食爲命所繫匪輕尊之曰天至敬之稱圭米粒粟珠玉莫勝

勞擾衆生

傳曰邵伯溫初入仕請益於程頤先生曰但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能寬一分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噫嘻先生之言可謂仁矣大抵人心欲安我不欲安乎人身欲樂我不欲樂乎若以安樂自處而

卷之五

十八

以勞擾待人真不仁也請以前輩臨民不敢少有勞擾一二言之庶幾皆知則效**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適京師大建宮觀伐木南方有司責限太峻民有死於役者又復斤爲亡命捕繫妻子公上疏論列以爲窮冬水涸民太苦於挽運須稍緩程役且俟河流通快遣卒送之良便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有愛民憂國之心遂至大用**司馬池**爲光山尉適大內火諸縣調發竹木州縣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至乃別與民立定期限過期者罪之時**盛度**爲太守聞之大怒旣而光山輸竹爲諸縣之先**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賦輿就博州置場收受民大困於輸直而河朔斛斛不甚貴公戒民

每斛就本州納價三錢委幕屬輓金就博州坐倉倍價招買時斛斛爲厚價所誘來者山積五日遂足而餘金尚有數千公悉按等給還民間**王濟**主龍溪簿時福建諸郡皆科鶴翎以爲箭羽旣非常有之物官又迫促過酷民大不堪公諭民一面以鵝翎代輸仍急附驛聞奏朝廷從之傍及他郡噫嘻諸君臨民皆能如是彼勞擾者視之得無愧乎

贊曰曰逸曰安羣情所欲一歲役民三日已足斧斤以時網罟不數山川又寧鳥獸孳育庸人擾之

危鶴斷續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傳曰事出無心偶至破之爲惡已自不小若爲財寶

太一五

十九

而輒至破之真大惡也請以能爲已破家者復歸其產一二美事言之庶幾後之臨民或遇此事皆能如是於已破者方爲有益**劉敞**知揚州州有雷陂舊屬民田官奪之蓄水以便漕運歲久陂壞漕運亦未嘗賴此久而爲豪族所占田主屢訴不獲公到任立判還之由是田主三十六家男女三百餘口復得其田不復飢餒侯叔獻爲汜縣令縣多沒官田有一**李誠**莊方圍十里河貫其中最爲膏腴佃戶百家皆成奧族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曹魏**公當國又欲增價五千貫賣之**陳道古**銜命而來與叔獻議增其價叔獻太息曰郎中知此本末否**李誠**者在**太祖**時爲酒務專知以不能救護官物爲盜水所損估所損價當

五千貫勒**誠**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錢預俵民間令買鵬鵠箭桿弓弩材木以備軍須及**李重進**叛方議起兵而預買之物皆莫集**太祖**大怒凡欠負官錢者皆籍其產而**李誠**者實非預領官錢之人官吏畏威不敢開析一例抄沒**誠**之子孫遂至破碎使相國未能雪正給還其田莫若更損五千貫俾**誠**子孫買之在官則已得倍利在**誠**子孫亦不至於狼狽郎中以為何如**道古**曰某實不知苟利於人何所不可於是損價五千貫而去叔獻乃以此議召**誠**子孫諭之皆泣拜曰實荷公恩奈家貧何叔獻復召衆佃諭曰汝輩本出下戶以得**李莊**之利今皆大第高廩變為豪民官賣此田而**李**貧獨患無力萬一為他人所得勢必撤廩拆屋離業而去豈復容汝輩復享厚利耶曷若百家共贖此錢俾**李**請買我則為汝寬其限責如此則田復歸**李**氏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兩獲其利不亦可乎衆皆拜曰願如公言由是誠之子孫復得此田彼破人之家而取其財實者能如是乎惜其莫悟天堂地獄端由乎此作何所見乃敢如此

贊曰人之成家基於艱苦前遺後承俯拾印取誰歟寇攘輸掠其聚當路之狼苛政之虎相在爾室鬼瞰其戶

決水放火以害居民

傳曰水火漂焚世間禍害莫此為酷今乃決水放火以害居民罪其輕乎此其所以不為上貢所容明神

必戮也。**天聖**二年大名府黃河堤口忽壩塹俱破水遂橫流其勢頗猛時**韓魏公**判北京忽一吏馳報堤口有一大龜久爲塹患龜若潛伏水自安流龜若出浮水必泛濫今出浮矣爲之奈何時使臣**鄭圭**奉命適至堤所一箭射殺其龜既而爲龜所訐閻羅追攝**鄭圭**使與龜對其日適遇**真武靈應直君**下降颯匝羅山校勘生死遂蒙**真君**雪正將塹口妖龜向空碎爲微塵不使人間復有此物爲人之害仍命直符押還**鄭圭**復歸人間然則水可決乎。**李轅事母**最孝薄暮忽有客欲來投宿轅適臨溪烹鷄客謂必以相館既而具針乃脫粟也客大怒不食而出轅實告曰母病思肉山居無有故烹一鷄不及君也客怒愈甚是夕即從屋後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隨滅既而鄰里聚觀乃見一人卧在火中所執火炬尚猶在手細視乃客也且自言曰我俠士也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當縱火時明見一大神狀如神君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至反及今則死矣言訖遂絕然則放火是可爲乎

晉書長民之官苟且畏避遇水失防與決何異掾焚不力亦放之類歸咎天裁逃責人事原情定罪心迹無二

系亂規模以敗人功

傳曰人之立功功雖歸已然宗廟社稷天下生靈實皆賴之彼無能者其可系其規模而幸其敗乎雖曰

敗彼之功實是敗國之事其爲利害自不爲小豈無
罪乎。襄朔之役楊崇奉命副將美進討既至虜又攻
陷衆州崇謂美曰賊鋒方銳卒未可戰宜引兵出大
石路先遣人諭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即令將
兵先出我師若至應州虜必悉衆來拒此時朔州吏
民便可全入石碣谷內仍分強弩千人使守谷口所
有騎士悉令援於中路如此則三州之衆必萬全矣
監軍王侁沮之計不得行且責崇曰君之此言豈畏
死乎崇曰吾非畏死行即行矣且祝美曰吾去公等
可於谷口張步兵分強弩爲左右翼以爲吾援吾轉
戰至此縱兵擊之必大捷也美如其言陣于谷口既
而王侁乃以虜爲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去崇至不
見一兵撫膺大哭復奮身決戰手刃數百人身被十
數鎗力乏遂爲賊擒不食三日乃死非侁沮之功不
立乎是以識者曉此凡任其責必先預爲之計。貝州
之役明錫爲將軍中有所奏請多爲樞密夏竦所沮
時文彦博爲參政大不平之因自請前往督戰且面
奏曰臣在軍中請得便宜行事更不中覆上從其請
既至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者請穴地而入既而日夜
穿掘晝則伏於穴內夜則棄土水中穴成從教場中
出既出登城殺守者官軍繼進皆得乘絙而上賊帥
王則於是與其徒張繼卜吉等突圍走出繼吉死於
亂兵則爲官軍所獲夏竦猶言賊恐非真及檻送至
京方且語塞鄉非路公預爲之計功不敗乎

贊曰杜預平吳年祐之功元齡善謀知臨必從事
業既立勲名俱崇曾是褊心齊歎盡東彼則敗矣
吾亦何庸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傳曰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而**太上**書以爲戒者亦不善用心之一也不善用心固有罪又有因此而構成莫大之禍結成無窮之怨者此則尤當獲大罪報也然則損人器物以窮人用其可不戒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又且樂於講說以是得名從之者衆然好嚴鉢鉢聽徒三百餘衆皆爭效之中有一僧道行獨高寢疾不出者已數月矣有一琉璃寶鉢頗珍惜之一日有一客僧來自遠方瓶鉢莫具或令從病僧暫借初拒不許力告乃從且戒至切齋罷宜速見還既而持還無何失足墮地破碎病僧大怒詬罵良久乃絕後數年**華嚴**移住嵩山時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皆在會中一日方講說間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華嚴**已知亟呼客僧坐之背後少頃有一大蟒長可十丈努目張口徑趨而入衆將驚散**華嚴**止之且以錫杖約住蟒曰汝於三百衆中道業最高只爲多嗔不從吾教今果至是尚爲一鉢欲害其僧耶因命大衆爲授三皈三敬及誦經呪爲作懺拔蟒乃卷身而出**華嚴**召其弟子謂曰適來大蟒乃汝師也累劫修行將證果位但以臨終一怒遂至如此若不遇吾必吞其僧若吞其僧定墮地獄自此流轉何時而已又白

衆曰明日山後茶毗亡僧既至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茶毗訖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汝師明年當於悲家託生爲女臨產稍艱必至怒害其母則業愈重尔及期汝可急往救之但呼其名作吾傳語必無他矣已而果然嗚呼彼修行者只爲一怒尚至如是況不知修行者乎意其怒時必懷毒意故也

贊曰制器尚象蓋取諸易或任私智紊亂成式輕重權衡增損丈尺肆其欺謾甚於毀擲民無則焉豈非凶德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傳曰民凡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榮貴者獨出其上福凡有五曰壽曰富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

太上五

三四

命而榮貴者亦出其上然則得到其地豈偶然哉皆其夙植德本故能如是彼不及者其可妄生憎嫉而起念願其流貶乎國初廬多遜貶朱崖李裕白宰相

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不甚惡春州雖在內

地而至者無生還易若改竄春州外示台坐寬貳而實置之必死之地普不荅未幾符亦坐事竄宣州上

怒未已普於是以符語奏即日改竄春州到任未浹旬而卒寇萊公之貶也丁謂之力居多初議竄地時

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秉筆顧拯曰欲與竄崖

又恐遠涉鯨波乃擬竄甯未幾謂亦坐事當竄拯時猶在中書適當秉筆笑謂魯參曰鶴相始欲竄寇於崖且有涉鯨波之嘆今且煩周公遠涉鯨波一巡遂

與竄崖然則見他榮貴願他流貶是可爲乎

贊曰名爵儻來初匪實觀疑彼花畦抱甕以灌風露潔鮮煙雨散漫榮枯瞬息何足把玩作如是想

忌心永渙

見他富貴有願他破散

傳曰第二十祖閻夜也問第五祖鳩摩羅多曰我

家素信三寶而常染疾瘵凡所營作皆不稱遂至如鄰家父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耶

羅多曰善惡之報有三時焉世人但見

仁天暴壽逆古義凶便自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

樂相隨毫釐羣善惡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閻夜

他頌釋所疑

羅多

曰汝雖已信而未能明業從惑生

六八二五

二五

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便可與諸佛同矣嗚呼世之見人富有而願他破散者能曉此乎縱令富而不賢會有敗日在我則不可起心而願其破散也

周義夫

虹縣人其家大富霸于一方頗多恣橫鄰郡有孫識之者嘗從容戒之

輒怒罵曰小鬼何知敢預我事及

義夫猶怒罵曰彼爲監司亦奈我何一日

按

部至虹適

義夫撻人于市爲被撻者所訴

因諷

令訴其不法即日送所司根勘無何首事者偶死于

獄識之遂劾奏官吏移送他郡

義夫竟坐謀殺處死

子孫皆編管家籍于官不數年

識之

移漕河北適當

軍興闔家皆死于虜一旦破散無異**義夫**非其報乎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富家有失一小女奴爲其母爺
所訴州委錄參根勘錄參舊有求于富家不獲因劾
富家以爲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水中獄具上于州州
委官審覆亦無異辭惟**若水**疑之堅不署字因自出
已錢密令人訪尋女奴既而得之民遂得脫若非遭
遇**若水**爲富民者亦不免爲一**義夫**矣以愚觀之非
獨富民拜賜錄參亦自拜賜富民若死錄參其有安
乎

贊曰龍驤之舟可航萬斛一葉掀舞積羽猶覆鵬
鷖逍遙各適所欲賦量不同安分斯足內熱自焚
如飲鴆毒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傳曰生死輪回不得解脫無非五陰無非五蘊義本
一同特譯家翻處字稍異耳何名五陰歷歷分明色
陰也領納在心受陰也心緣此理想陰也行用此理
行陰也污穢真性識陰也何名五蘊四大所成色蘊
也領納苦樂并不苦樂受蘊也取種種境想蘊也諸
心所法貪而不息行蘊也於所緣境了別爲性亦名
心意採集所攝識蘊也一切世人其於聲色妄生惑
着莫不皆由乎此使於色空有悟豈至是耶**昔張寶**
知成都有華陽**李尉**者妻兒絕美蜀中知名**寶**有意
欲私之因上元士女出游密令人伺其出入微服竊
窺一見果絕色也於是徧託尼姑姪子密諭此意妻

初峻拒久而亦似有意無何**武**適以賊敗**武**因劾奏于朝送獄根勘獄具實于嶺外遂死于路**武**乃厚賂尉母強委禽焉蓋尉妻嘗有庸奴其夫之恨至是故亦樂從**武**得妻大喜妻亦滿懷其意於是相懽旦暮不捨無何妻病恍惚常見李尉在傍未幾遂至乎卒**武**亦得病夢妻告曰妾感公恩不敢不報尉已訴于上天取公期在旦夕公若深居未必得便苟或輕出必爲所執一日暮坐遇見堂下竹間有一紅袖招之意謂尉妻偶忘其告疾趨急赴既至乃尉毆且罵曰你這賊若不以紅袖招汝肯來乎良久口鼻流血踣地乃卒於此當知起心私之雖自男子然嘿含許意實出女人與其輕許而掇禍至是孰若確然有守於此生中度此一報身乎**武**少時與一軍使隣居軍使有女頗美**武**竊窺愛之因自計誘至其家遂與俱遁既而軍使知之詣闕進狀詔出制使收捕**武**懼罪夜醉女子解琵琶絃縊殺沉之于水明日制使至則已無獲由是獲免及在蜀得病明見女子在前責曰妾之從君固是失行然實無負於君君縱懼罪曷不捨我而去乃至見殺真忍人也妾已訴于上天期在明日武慚懼請命黎明果卒於此益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冰雪彼雖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斷而言曰起心私之雖自男子嘿含許意實出女人也遊賞之地牆壁之間其可不謹

贊曰子夏有言賢賢易色先聖之訓必曰好德哲婦傾城賢德之賊心失其正至於狂惑降志辱身一念之忒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傳曰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一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為託女皆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二女立為擇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其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夫莫不稱嘆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踣於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馬為之撫摩俄頃遂卒視其囊中乃有一

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為賣其一二以辦葬事餘八枕其腦下素書置之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發開金書具在子都声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輩盛美載之方冊鏗錡炳耀盪人耳目固非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畧舉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徐輝者以賈販為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駟錢一千餘貫未及償而駟死遂默不言駟家不知亦不復索其後輝生一子頗聰俊輝切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所費不可勝計久而貨財耗盡病猶未校病子一日忽語輝所親尼曰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愛汝汝復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也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

不償今故託生其家自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又有曰
元通者嘗欠東市楊錫見錢五貫四百文未償而錫
忽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錫家為驢一日錫子乘之
入市忽作人語曰我乃**白元通**也只為欠汝父見錢
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是今南市賣麩家亦欠我錢正
如其數可速賣我於彼得錢償汝債便了也錫子如
言兩日驢死然則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豈遂已乎
蒼白子胥報德捐金於瀕海許劍家本是掛在
亡雖殊我心匪懈寄命託孤名節攸賴欺死之人
蠅蚋所限

干求不遂便即呪恨

傳昌不知愧耻惟務干求自非廉士若以不遂而便
即呪恨尤小人也烏得**韓昌黎**責已待人之說**范忠**
宣責人恕已之說而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責已也重
以周其待人也輕以恕重以周故不怠輕以恕故人
樂為善**愚宣**曰吾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生用
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湏
吏離也又嘗戒其子弟曰人雖至愚至於責人則明
人雖至明至於恕已則昏你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
已恕已之心恕人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事干求者能
曉此乎求之世間其不事干求者誠亦鮮矣請為更
舉一二庶皆知愧**唐**郎中**優**嘗語人曰昔知蘇州吳
縣蘇州士夫寓居者眾其於請求莫不皆爾惟**致政**
太監**富嚴**三年未嘗有一事相委**丘太博****雍**亦言

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惟**致政郎中**
王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節可謂
過人賢矣哉

蒼曰是心無欲如水之平一或有求波浪勃興視
彼從違起吾愛憎少拂其意怨怒相乘盍亦反思
慾窒忿懣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傳曰爲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災也其可便說其過若
說其過即是幸災樂禍況**太上明**以戒人是可爲乎
昔**何申錫**將拜命忽得疾遂死妻哭之慟其嫂有姓
趙者從其傍沮曰爾夫生平之日恣遊妓館視爾傍
若無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愛敬不復追憶一夕

趙氏忽夢**申錫**曰死生有命何可笑人爾亦只餘四
年死時更不如我**趙氏**驚覺大懼及期果然蓋死之
時其夫遽出未歸庶生二子皆亦癡幼真不如也**李**
能最能文篤於孝而敏於行鄉里稱之夫何得疾一
劑之失遂至不起妻雖有孕兒猶未生舉家驚憂周
知所措其妹婿有**何時**者乃揚言於外曰此郎平日
自稱善處置事此時爲我處看識者聞之莫不薄其
爲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則見人失便是可說乎我
之爲人果無過乎

蒼曰**孟明**一生終以霸**秦**四十九非**德**日新跬
步有失未足觀人從而下石奚其不仁是謂樂禍
蓄及其身

太上感應篇卷第六

西蜀李

昌齡傳

四明鄭

清之贊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傳曰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卻
子登婦人笑卻子怒成公二年遂有伐齊之舉鄭子
儀病甚百官造省者踵至姬侍滿前未嘗屏去及盧
杞至則悉屏之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中險左右
一見必至笑侮吾自得權吾族無遺類矣子儀卓識
其與頃公便自萬遠又如晉原君美人笑璧者槃跚
行汲而被誅趙縣人笑孟嘗君為眇小丈夫而被殺
此皆前車覆轍為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
器識初不在於體相體相雖劣而器識有餘其可輕
乎昔盧攜風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為慧蓋短
舌也嘗以文上尚書韋宙宙民子弟輒肆輕侮宙曰
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其後
盧果策名立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為福建觀察王璠
公欽若神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頃嘗以文謁錢
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適有術者在坐乃驚嘆曰此
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
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不數年果登台輔孫
文懿公亦風貌不揚嘗赴試京師詣縣乞判憑賣田
邑尉李昭言戲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
第三人及第不數年判審官是時昭言方以選人赴

調一見大慚乃歸侯元功亦貌陋形劣初預薦鄉人以年長貌侵不之敬輕薄子作紙寫畫其形於上引線放之元功適見乃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未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漸穩只疑遠赴蟾宮兩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然則見他體相不具是可笑乎

贊曰聖人踐形不以貌具尊足者存盲心是懼未知黷或失子邈美好長大智族為輔指不若人奚必知惡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傳曰見他才能有稱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

卷六上六

之所敢為也**王文正**曰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勞勉數四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曰奈剛褊何**公**曰若他人則非臣所知**準**遂大拜**呂申公**乞致政上曰卿既不可留誰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經綸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若**堯佐****陳遂**大拜**錢樞密**若水喜汲引士類孜孜靡倦後進多出其門**歐陽文忠**脩喜推轂賢士未嘗有忌前好勝之心**苗**待制時中為司農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等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有餘人後皆進用**杜祁公**歷知州並轉安撫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雖不識面未嘗不隨能引用**孫中丞**與**唐**

介吳中復初不相識但聞其勁正遂力薦之及為御史皆有風力章邵公與文潞公初不識面潞公其落一見即力薦之其後出將入相果有過人張定詠與張希顏聲迹莫聞但因殿直范延實言生道驛傳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墮農肆無賭博市易不爭更鼓分明乃大笑曰希顏固能吏天使亦好官其即日同薦後皆有稱若諸君者其於才能肯抑之于

贊曰天之生才將使用世所貴先達崇獎後繼

奚舉雖祐甫拔滯治功斯立國事以濟嫉賢忌能鮮不階厲

埋蠱厭人

傳曰按玄都律過滿二千七百為一害害者家出巫

男現女然則生為巫現已是先世獲辜之人今於此生又復為人埋蠱厭人即是益重其過異日從墜又豈今世之比乎當知淪入三惡其速如箭真所謂嗚呼哀哉者也昔簡州知郡桂南壽被攝至陰司斷一陰獄其獄乃熙州巫王自成發遣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殘害張元家數頭牛畜壽准律書斷云王自成輒行邪法殘害生人及諸牛畜合以鐵杖決脊送下無間備受衆苦無間罪畢又當配為外道孤魂一家子孫悉令淪墜所有門戶亦當磨滅然則埋蠱厭人是可為乎又有起心而使之為者則其罪又當重於巫也按妖怪錄昔呂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

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閭里官品姓字爲厭勝法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嗚呼高駢既爲用之所制用之奚爲而又及於戮乎當知埋壘厭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戒哉

贊曰巫蠱之興漢幾中絕信惑左道其禍斯烈傳奕試呪胡僧反蹶守用鬼兵凝之死越矢激則反祇自作孽

用藥殺樹

傳曰用藥殺樹而太上書以爲戒者不欲傷物之生也是以子靈以扶正草木而能得仙葛洪以方長不折而孔子特稱其行然則用藥殺樹不獲罪乎不聞伊鉢龍王以傷損樹葉而墮入龍趣大洞龍以發

怒傷稼而謫受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雖一物亦不可輒傷其生況樹木中亦有聖人託生其中如水經所載伊尹生於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錯路精神飛入其中如業報經所載韓元壽化爲木精是也又有中含靈性無異於人如錢師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竊樹起禍而先爲樹神所知如錢仁伉所竊牡丹是也上文數事姑置勿論請以錢師愈錢仁伉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爲皇城使錢師愈從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殿直錢吉過寺夜夢一老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性者昨被錢師愈者斧吾膠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君爲吾告長老今急補治庶幾不爲首風搖撼

得終天年拜賜不減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見賊令
錢鏐因與言之**鏐**至手驗視與**白**所說無異急為培
之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沆**所居與中軍都虞候**金**
沼相鄰**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開無慮三百餘朵色
丹如血稜如金含加以瓶子頂上各有絲紋一一如
自然蛺蝶之狀真奇品也每開必張宴**仁沆**必與坐
二夕**仁沆**乃洪飲擊劍程服中單背負大簋腰插匕
首踰墻而入竊取而歸**沼**不知也當竊取時空中有
聲細如蜂蠅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
裏朵朵斷腸紅明年花開**仁沆**乃張宴**沼**亦與坐一見
大怒既歸以刃決腸而卒果符詩中之語嗚呼**金沼**
為花而死神已先知於竊花之時然則用藥殺樹是
可為乎

太上一六

五

贊曰仁及草木王業興**周**蒼蔚朝隲詩人隱憂天
壤生植和氣所游非理戕賊無異斷溝社稷見夢
寓言匪浮

志怒師傅

傳曰李至陽作**元**官賦其序略云予少時苦羸疾殆
不勝衣庚寅冬至夢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
床巋然其中一金龍蟠踞其上碧麟金驤光耀天地
傍有一道士轉盼若電顧謂予曰此亢宮也大象無
傳輪宜速拜之汝他日當事此龍積疾亦愈予將拜
之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
公與**至道**同為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

德重望不可輕待吾選正臣輔導於汝安其固本吾
無慮矣

行宗恭稟

皇訓見必先拜果符亢宮之

夢楊彌未顯時嘗寓居僧舍一夕夢至一府一衣冠
狀貌甚古引彌至一宮殿有三十餘人皆王者服
秉珪南向而坐彌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上皆
簿籍橫列世人姓字彌竊視乃見己名獨冠其首因
再拜請問休咎專案者指示一人謂曰此來和太尊
也異日當為汝主其後彌為襄王記室歸語其子曰
吾觀和儀表真所夢來和天尊也然則為帝師傅
豈偶然哉隨事諫正自當如此何可恚怒聖君明主
必不然也姑置勿論請以一二善教導者言之庶為
師傅者益加奮勵不以恚怒而輒挫其志據師席者
不以束脩多寡而輒二其心昔鄧石如善教導又能遇
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膺仕熙寧九年神宗御集
英第進士時至長子維已為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
唱名至其季弟續維下殿謝又唱名至其二孫又下
殿謝上顧而笑王未公從旁稱美曰此其父鄧石如盡
誠教導所致也王文康公稱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為
業過三千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曙也以貧甚不能
養捨與西寺僧為童僧教令讀書且以錢帛資助竟
登高第舉賢良方正拜樞密遷給事歷群牧及中丞
繼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俄遷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有二子季子大官至龍圖閣學士有能名孫
男二人謹言謹行皆為大夫與康節諸君游亦有賢

德然則爲師傅據師席其獲報也豈爲小乎大抵世人薄福開悟者少迷惑者多我能方便勸導臨機有悟隻字皆師一句入神萬劫爲種此天所以熾其報也不聞藏書以能導人於善而立證仙階喜孝經以與人好說好話而亦能度世乎此則又非但得子孫貴顯而已也

贊曰萬乘之主臣所受教別惟後學可無則倣傳道解惑訓以忠孝悅而誠服恭匪笑貌忿傲一萌心獨無倣

抵觸父兄

傳曰孔子作孝經每夕必簪縹筆衣絳單衣面向北辰磬折良久乃拜**曾子**抱河洛七十二子皆從蓋有禱也及作春秋亦復如是一夕忽有一道黑炁從斗而下直落案前既開乃微旨也當知二書旨意即斗極旨意也極位次**玉皇**德符**大道**持大造之柄爲三界之尊斗極所子即**三皇**所司所以定而與福也斗極所奪即**三界**真司所以定而爲罪也然則二書之訓是可叛乎又按佛書**佛告阿難**左肩擔父右肩擔母如是遶須彌山百千萬匝流血沒踝猶不足以報其一日乳哺之恩豈能輕出一語恚怒又云父母生養劬勞辛苦十月妊娠三年乳哺長養教誨艱苦備嘗冀其成立才藝過人以此恩念昊天難報又云若能供養父母及家尊長柔和恭遜離塵言兩舌棄捨慳吝常修真實信能行此七法定爲三十三天稱嘆

接引使居其處然則父兄可抵觸乎昔張義每日必告天謝愆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義少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微罵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為僧入山修道又有李登者以四舉不第遠謁葉靖天師請問休咎靖默坐良久曰汝曾侵占汝兄屋基又敢興訟至今受辱上帝已削汝祿籍矣後果無成而卒於此益知人於父兄真不可輒抵觸也

贊曰父頑母嚚有罪引慝小弁匪怨戀弓而射不友不慈正用吾力至誠所感天理融液未克己私造次荆棘

強取強求

傳曰強取強求求之世間多有如此是以神仙試人試多不過昔寶鑑於藥市遇一道人風貌甚古手挈大瓢中貯餌粟雜以一丹告衆人曰吾今信手捻出每人授汝一粒只有有福當得吾丹自旦至暮餌粟已盡而一丹獨存乃大嘆世之無人遂置丹於玉局枯椶樹下明日椶遂數榮方知道人乃寶鑑也大抵世人愚迷作福者少以福薄故無自超度况此闌闌波波汲汲尤難其人之意蓋欲以此而激發之耳請爲更陳一二然幾強取強求者稍知愧耻昔孫於義興軍置一莊錢已支半忽聞有老嫗長慟數聲因召問之則曰老婦逮事君翁于此積有年矣不

幸子孫不肖遽至破賣不無悲耳（補）然明日即
求宅復令其子掌之自此不復再至其後有子名
展進士及第入為省郎**張正議**問與**神**世衡善及持
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固辭不受使者在途而
世衡已卒其子用父命不復受蕪廢者凡五十年元
豐中郡守**劉斐**請以田給州學朝廷不許命還**神**
劉永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敢妄取於人冬寒歸
自洛陽皆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一事貂
褥盡之固辭強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嘆
曰於**光**不受於他人其肯受乎**曹修古**者四御史之
一也**明道**初為御史知雜因上言請**太后**還政謫守
興化暴死于室郡僚及鄉之賢者憐之相與率錢數
十萬以贈其家**修古**有女始笄告其母曰先人忠節
名聞天下今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于喪此
錢決不可受以浼我先人全德哭而不謝遣之送者
固請一錢竟不肯受求之天下有幾人耶捨此一報
身後安知不為**呂翁**收錄耶

替曰負蟻困載壁蝸高粘物貪猶爾人欲可占而
況天道虧盈益謙器滿則覆露行必沾何以見伐
虞公無厭

好侵好奪

傳曰塗定辭得道者也居一石室家貯五十萬錢戒
家人無妄取去世數日前乃歸語家人曰吾平生買
物必過所售價與之冀其間以多為辭即以所貯錢

賞其廉今終吾身竟無一人以多爲辭者信知廉於財者世俗果無人也竊嘗靜觀廉於財者固少而好侵好奪者何其多耶惜其莫悟我今好侵好奪按如佛說與盜賊同異日受生便當得貧賤之報孰謂爲不然乎況有具訟卒未可脫昔陸茂與留貧鄰居茂不已侵占其地質以文契蠹損官不能辨竟爲所侵質死數年僧有懷德者以病入冥見茂桎梏受捶因問其故乃曰只爲侵占留貧宅基今尚拘此和尚若還切告爲吾說與家人急令割還庶幾早得出離僧還言之家人即日割還家堅不肯受地遂成墟張先亦與鄰居易遭回祿俱成灰燼先死數年同邑有湯福者以病入冥見福泣曰吾舊與張先鄰居吾屋柱址已盡吾界簷溜所滴皆張先所有吾利其地巧訟于官竟強奪之所奪不過三尺而幽冥之譴不謂乃爾吾今已伏辜矣約使家人還之然張先之見已徙居陝府吾兒亦流落寓居建昌況幽冥路隔加以道路遙遠非君無以通達此意切告爲吾一出拉吾兒令急割還庶幾一段事了不然拘此無由出離福還言之由是傳播嗚呼二人報應昭彰如是豈陰司故以警于世耶當知好侵好奪無有不招惡報

贊曰爭田逐畔一念權輿爭則不足遜則有餘意見少差隘曠頓殊蝸角所競蚊睫之居達人大觀公荒爲衢

虜掠至富

傳曰所謂虜掠非因兵火安得有之但凡處官而侵漁百姓剽竊公帑即虜掠也不聞撲滿之說乎按**京**在漢書名之曰鉅野師曰釋曰藏瓶也其瓶以陶爲之有竅可內而不可出人以貯錢逮其滿撲而取之故云撲滿多藏厚豈不然乎當其聚時惟恐不滿洎至錢滿撲碎乃已瓶破錢盡兩皆成空昔**劉**勳爲德昌宮使**李氏**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久籠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乃其外府也金帛多貯其中簿籍淆亂不可鈎考**勳**專掌庫事乃盜用無筭躬奢極侈富冠一時家畜声妓多至百數嘗指妓中青衣曰此女奴教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勅水一藝所費已二千餘緡即此而觀富可知也及金陵平**太祖**薄其爲人止令爲一鎮將竟至貧困餓死街中然則虜掠至富終能享乎況身後之報又有三惡險道爲可畏者按**成都**記昔**文潞公**出判長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語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彦博**二十年同官今日有何面目復出見之堰卒以告公命牽至牛一見公即伏地垂頭淚下如雨鞭亦不起公大嘆曰此公平生好偷官錢今日果獲此報因命宅庫支與二十貫錢俾增其料當知虜掠至富徒自墜也

蒼白不辯禮義萬鍾盜粟曰晝攫金禦人於國匱而藏諸惟恐不足施及孫子田廬是鬻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巧詐求遷

傳曰勿而學之壯而行之貴行已也况登仕版又與
處鄉不同忠直公廉乃吾本事今也求遷而先濟以
巧詐則心術已自不是置之廊廟能忠直乎出而臨
民能公廉乎姦邪傾奪鬬爭正是此輩是以太
上特著千篇而前輩大老亦多抑而不用若夫恬退
之士則道充乎內用見乎外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雖欲處以要職不由其道亦不進也**李垂明道**中知
絳州解官歸關閣門祇候**李康伯**謁曰**舜**文學議
論稱於天下諸公皆欲以制誥處公惟宰相以未曾
相識故未獲耳曷一見之**垂**曰我若謁**可**差州則乾

卷六十六

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每見大臣不法輒面
折之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
乎**侯叔獻**初為一尉縣多盜賊一日有強盜十六人
經其邑**叔獻**盡擒獲親押至府時**李絢**尹開封慰諭
之曰公之才能吾所深知可一見本府推官當與同
狀論薦**叔獻**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求
薦非某志也竟不一見**譚端明世勳**為祕書正字時
蔡京得政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謁事者皆越次陞
擢獨**世勳**編書竟日泊如也六年不遷一官**狄**
在河中時內臣旁午有矜權寵者欲引援之**斐**
他語已而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至侍從於
晚節安能甯緣近倖以希進哉即謝絕之嗚呼若數

君者恬退如此而擢用乃如此豈待巧詐而後然
傳曰惟器與名天命天秩惟德與才名器不失爲
臣之道公廉忠實**劉**意死敗於智術**謂**巧心
終於貶黜

賞罰不平

傳曰按**太**天地初判便有男女以資生故各貪積
聚以積聚故遂相侵盜以不決故相與推一智者立
之爲王使主賞罰號曰平等然則賞罰爲用非今日
矣昔**王**最有膽氣每以賞罰不平老於行伍爲恨
或聞妖恠誕妄之事即扼腕切齒思欲除之又聞**聖**
聖靈異國求出籍日奉香火早晚兩時必再拜
殿下抗聲告曰不平之事實所不甘今已老矣身死

卷之六

之後願得伏事左右以備驅策**真**許之死後數年
有設醮於殿上者忽聞空中有聲曰何不召吾道士
張**守真**曰**真**君之下從來只供養四位不知君是何
神願顯名字俄又言曰吾乃昔日**王**也已蒙**真**
收錄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下後有醮祭無相忘也
嗚呼**王**發願如是而**真**收錄果如是孰謂賞罰
不平**上**不得而主知乎大抵賞也者所以勸功罰
也者所以懲惡若捨賞罰何以懲勸此**太**所以著
之于篇而**真**所以收錄**王**也請爲更舉一二庶
後之主兵柄者皆知取法**劉**之役軍士爭挈人頭
以求賞給**王**曰當奔突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
此必死後剪來知復是誰**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

也當時隨**伯**爲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已令赴營將理公曰可悉昇來既至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大愜以爲賞罰至當相顧懽躍甘陵之役惟定兵邀賞怨憤幾至譟于城下時**韓魏**公爲帥裁以兵律察其橫于軍中不可教者捽首斬于軍門士有死于陣者厚賻其家恤其孤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士氣百倍然則賞罰可不平乎

贊曰賞罰在天福善禍淫賞罰在人信如石金彼則自取我何容心懲勸失當亂亡相尋明效大驗著在古今

逸樂過節

傳曰美公和尚與梁武皇帝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

卷一百一十六

十四

數人以驗其說既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溢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慧遠禪師**語大尹**張祕**曰逆境易打順境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箇忍字不片時間便是過了若遇順境則諸事順適我意無回避處譬如磁石與針相逢不覺不知定是合做一處無情之物尚猶如此況我不情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者耶二師之言可謂至矣大抵人處順境心無恐懼其於逸樂不能無失昔**魏武帝**知成都妓籍中有**陳鳳**者姿技絕人**初**愛之每宴席未嘗離側以此招謗

朝廷知之及**范公**為代頗懲其失雖妓女滿前未嘗一顧一日因宴客襟袖偶脫自上弗獲鳳儀從傍上之公轉鄉微笑**鳳儀**曰相公亦有覩人時耶自此意愜即多與語有飛語聞朝廷因令御史**何郯**密察其事**郯**至漢州見妓女有**楊**其姓者舞態頗妙偶曰所謂楊臺柳也以此一語人因傳之遂達聖聽然則逸樂之地可不謹乎二公尚爾況餘人乎是以**杜正獻**食於家惟一麪一飯或美其儉則曰其本一措大各位壽福冠冕服用皆國家所有一旦去身復一措大何以自奉**范文正公仲淹**嘗自言曰吾每夜就寢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書所為之事若相稱則鼾睡熟寐無復愧耻苟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曰**申公著**每自言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富鄭公弼**亦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謹畏如此有逸樂乎况過節乎當知前輩行持本自如此非獨二師言為然也

贊曰居無求安仁亦用力**大禹**乘橈**陶侃**運甓**楚**禍日戒**易**历夕惕我獨何人弛然寢食昔賢有訓寸陰尺璧

苛虐其下

傳曰處官而酷責吏民主家而過撻婢僕皆苛虐也不聞**王君貺**之父以平生仕宦棒不妄施有子八人皆登仕版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乎又不聞**袁廓之**母以平生過撻婢僕死後乃墮地獄備受衆苦乎此

皆善惡果報顯顯爲可戒者又有一種過撻孕妾之
人未言孕妾腹中之子先已受害絕人後嗣罪豈輕
乎惜其莫悟我今無子彼乃有之即因果也我必欲
有果能有乎必欲使無彼果無乎況嗣續事大子奪
由天造化自有妙處昔**賈老**以卦影著名時奉禮
郎**楊紹言**因詣其肆求決一卦視影乃二婦人共生
一子**紹言**大驚告以實曰其艱於得子因置一妾今
妾有孕而老婦亦孕豈此是耶**孝先**曰姑驗之及妾
臨產午夜乏人妻自抱持子生而妻腹亦失豈妾當
生子其妻不能無語故亦孕之姑以塞其意乎造物
玄妙其巧如此**佛**言處於富貴爲人之上好行鞭撻
恣行捶打死墮地獄數千萬歲受諸苦毒地獄罪畢
生水牛中貫穿鼻孔挽舡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業
又曰身生惡瘡以鞭撻衆生故然則吏卒婢僕可苛
虐乎況孕妾乎**佛**語如是而**太上**之語亦如是其可
不戒

替曰公侯士庶等級相承輿臺牧圉奔走服乘分
雖有異情則可矜夷蠻閩隸列於禮經彼亦人子

仁哉淵明

恐嚇於他

傳曰觀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以無畏施於衆
生得證圓通斯爲第一是故閻浮衆生皆號之爲施
無畏者然則恐嚇於他者當如何哉是以君子不爲
每遇人有怖畏無不力行安慰惜世不知好驚怖人

一死之後便當生爲麀鹿夫麀鹿爲物晝則避畏諸獸動輒驚走睡則掛角樹枝弓曲而睡覺即手足驚散既驚復睡既睡復驚自昏達旦竟無一睡之安蓋其報也其有居人之上而恐嚇於他乃至保頭吏卒及諸惡少肆行恐嚇以圖利者豈曉此哉不聞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次租必欲令還遂至自經孫李明以女使來喜與小奴作過必欲研究尋亦投水而死未言身後果報時下已自不安雖其自殺實我殺之認取太上業報因緣經一觀當知此言不妄

贊曰古者善政莫如人安鴻鴈還定蛇蛟結蟠悍吏叫號股栗膽寒善良氣塞駭懼百端孰任其責字民之官

怨天尤人

傳曰閻浮世界素號闕陷人處其中安得每事稱意其不稱意者乃其分也大抵積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然則天可怨乎人可尤乎非徒無益適所以自及於禍昔**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驕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於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擘捨擲之躍馬而去俄頃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著作佐郎**焦俊明**早歲是弟父而不遷每以輶軻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即有一幅素書墜

于爐前細視乃天篆一十六字俊明不能辨聞河山
始有道持往問之始曰此天篆不必問俊明苦告乃
曰蓋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
有諸乎俊明語塞不能對當知人須自省不可輒怨
尤也

贊曰楚求諸侯投龜而詭紹劾官渡田豐不宥亮
敗祈山痛自引咎三數其罪子夏敬受試觀諸人
孰賢孰否

河風罵雨

傳曰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又曰若有疾風迅雷甚
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畏天也豈若小
民夏暑雨惟曰怨冬祁寒亦惟曰怨乎惜人不知風

太玄上六

十八

者天地之使天有八風應乎八節陰陽以之變化萬
物以之生育是故王者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立春
日條風至赦小辜出稽留春分日明庶風至正封疆
修四時立夏日清明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日涼
風至報土功祀四郊秋分日閭闔風至解縣垂不張
琴瑟立冬日不周風至修城郭完邊城冬至日廣莫
風至誅有罪斷大刑雨者河伯之使其神素衣玄冠
乘朱鬘白馬其衆共有兩隊一名石路一名石路
千每隊各有五萬甲馬簇于雲端下其兩種兩隊在
前風車在後雨之多少各有其數兩種有二一如世
之馬牙稍名曰乾雨一則以一小項瓶兒中貯人間
少水即常時所降雨也**太上**曰吾自造化天地以來

或號元始或號虛皇在雨中即為雨師在風中即為風伯然則風雨之過可訶罵乎昔**太公**為灌壇令期年風不鳴條**文選**一夕夢一美婦人當道哭曰妾乃東海太上神女嫁為西海之婦灌壇正當歸寧之路其令有德不敢以疾風暴雨過何日可得歸耶**文選**明日即召**太公**出境不數里則風雨已大至矣世之訶風罵雨者有德如**太公**乎

贊曰堯舜之世十雨五風洪範咎證曰虹日蒙人
事不修變異乃逢敬天之怒寅畏嚴恭惟曰怨咨
小民之恫

鬬合爭訟

傳曰鬬合爭訟樂善錄中略已言矣姑置勿論請以

卷之六

十九

一二釋紛解鬬者言之庶幾欲解不得解者皆得遭
值按**太公**論布施有二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
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
財施者為作無盡財法施者令得無盡智財施者使
得身樂法施者使得心樂財施者為衆生所受法施
者為世間所敬財施者為愚人所愛法施者為智者
所愛財施者能與見樂法施者能與涅槃之樂又按
諸經集要法施有三為財食為下品為名聞為中品
以清淨心為欲增長衆生智慧及為邪見衆生令住
正見自利利他無上最勝乃至涅槃其福無盡名上
品然則法施功德豈為小哉今於兩地分爭能以一
語布施使之兩得安樂亦法施也昔**李無忌**調官東

京至朱仙鎮見二丐者爭於道曰我終年乞丐得錢數百被你借用頑不肯還無競見其毆擊頗猛因以已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曰君能為吾解聞直善人也吾住在隆和曲他日訪我必當有報無競行既數里復自念曰彼丐者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既至東都乘暇訪之果得其人延無競至其廬飲以酒無競辭復進以挑無競重拂其意略取二枚懷之中途取看乃紫金也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爐者毆擊良苦煒趨解曰酒直幾錢當爐者曰直一貫煒即脫衣為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為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崗艾少許聊以為謝若遇贅疣即可以此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其後遇一僧人贅垂于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家其家大富主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知名延之者衆一旦遂成富室煒不敢忘日夜在念一日復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姑也鮑靜女為葛洪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日矣然則見人爭訟當聞合耶當解釋耶

贊曰理到之言解紛排難譏邪昵亦足為間疑忿交集悔咎滋蔓公子五爭卒為國患吁嗟口給賈禍以販

妄遂明黨

傳曰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攝念之法授普濟真父曰好殺損傷以慈悲攝偷盜劫奪以分義攝邪淫放

蕩以貞潔攝慳貪恪惜以布施攝嗔怒闢爭以歡喜
攝愚癡顛倒以方便攝綺語浮華以簡正攝妄言虛
誑以信順攝惡口呪詛以誦念攝兩舌罵詈以讚嘆
攝飲酒食肉以齋戒攝誹謗訾毀以講說攝踞傲輕
慢以禮拜攝剛強豪健以柔弱攝不信罪福宿命以
因緣攝執繫有無以中道攝是非彼我以平等攝貪
濁污穢以清淨攝堅固不移以輪轉攝造作不休以
無爲攝局守不變以圓通攝躁競不安以靜定攝憂
悲不樂以逍遙攝煩惱不釋以解脫攝大抵世人惡
習卒未易除是故**大正**開示此法使知攝制也今乃
妄逐朋黨不免綺語浮華妄言虛誑兩舌罵詈是非
彼我按如此法參以此篇當知此曹皆當得罪於**太**

上者也不聞**朋黨論**平論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
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
朋**歐陽**之言可謂至矣昔契丹與夏人大戰于黃河
外時**范文正公**被命鎮撫河東請以兵從**杜正獻公**
以契丹未必來兵不可妄出**文正**大怒至以語侵**正**
獻正獻不以爲恨旣而契丹果不來若二公者皆世
俗指爲朋黨者也至論國事矛盾乃爾黨妄逐乎**同**
馬君實與范公相得懽甚皆自以爲莫及嘗曰吾
與子生同志死同傳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所論三
大事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三**又曰吾與**景**
仁兄弟也不同者姓也及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
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雖同非苟同也黨妄逐

乎大抵入而處家出而處鄉事無巨細皆當付之公論其可但以朋黨輒妄逐乎

贊曰言有是非折之以理人有異同視其臧否獨立似介或非端士道同志合必也君子辯別正邪朋黨決矣

用事妾語

傳曰荀子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中下之人率多如此若夫賢婦豈其然乎**沈澤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其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姑姊昔嫁爲士人妻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寧羞見親戚今自備束脯乞爲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耳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下亦賢夫矣翁姑從之

後五年**澤之**果登第官至正郎賢矣哉**石氏**言念如此而收效果如此其不賢者曷不以此爲法而乃悍妬陷夫於惡乎不聞**水丘**之事乎度支員外郎**王續**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續**死數年**經**有二子皆已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已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反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日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癰卒若**經**者真所謂用妻妾語違父母訓者也幸已知悔尚至如此若不知悔更當如何

贊曰趙衰守原寺人薦進問而得賢猶不可訓陽之從陰理則非順美甚矣**徐公**言以私徇謀及婦人

雍正允信

遠父母訓

傳曰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業神乃胎依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增長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粥三七日如鞋襪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攝持兩臂兩脛及頭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旋轉兩手兩脚四相現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一七日上下氣通十二七日大小腸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及左右二邊各生二百五十條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種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皆爲安置二眼通諸出入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腎臆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曰命曰意二十七日有風名堅固二脚二十指節乃至二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一十七七日髮毛爪甲悉皆成就母所飲食行住坐卧兒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園池河等八想二十九

七日各隨日業或黑或白三十七日黑白相現三十
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文體
具足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臭
穢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名藍花能令長舒滿
臂轉身向下次有一風名趨下能令頭下足上以向
生門然則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爲恩也豈爲小哉
洎至生矣又須滿灌以時乳哺無闕疾病救療臨履
扶持然後得成爲人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女則
教以女工迤邐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辦嫁耗精損神
事尚未周晚景已逼况人命無常流光易失今日雖
存明日難保正令孝如**劉**報德之日已自不多萬
一蹉過死生永隔不復有報之日苟有訓誨其可輒
有所違昔**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一婢
供侍湯藥母不樂往妻悍其**劉**不能制母死乃大罵
曰我必訴汝於陰不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方大
殮忽震霆一聲腹皆折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
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
贊曰所人生子恐肖其貌欲其夙成古有胎教舍
曰豈言無匪忠告袖簡當持義方宜蹈爲人子者
胡不慍慍

得新忘故

傳曰少原之婦刈薪而失著簪哭甚哀或問其故
則曰不忘舊也此事遂收入**文選****魏王**與**龍陽君**共
舡釣魚得十餘枚盡棄之君乃泣曰臣始得魚甚喜

後得益多遂至棄前所得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
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
所得魚將棄去矣烏得無涕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
族此亦收入**文選**大抵人貴不忘其初得新忘故即
忘初也造然撥禍端起乎此孰謂為無害乎昔**張文**
節在政府**國封**時節入見**莊獻****莊獻**見其二婢陋甚
因命**國封**令為別置少者**國封**如戒**文節**一見乃指
二老婢謂曰此皆久在左右若逐出之則無所歸矣
如二姝者皆未笄嫁與少年前程未可量若使守一
老翁何益於事即日面奏嫁之**范文正**以吏部員外
郎出守時有三婢從及官大歷二府乃至薨凡十
年不增一人亦未嘗輒易賢矣哉此固厚德然不足
以盡二公盛美即此而觀則其他皆可知也

口是心非

晉書曰故舊不遺民德歸厚惟蓋不棄猶念其父糟
糠之妻貧賤之友故劍弗求短檠何有世事或然
天理則否

傳曰論語一書學而時習一語獨冠其首大抵學貴
乎習不習不足為學念起于中即念而習事至于前
即事而習即時習也所謂學也不惟讀書但凡入孝
出悌泛愛謹信乃至親仁皆為學也惜人不此是習
而乃以口是心非為習不聞**楊震**所謂淫習貪習慢
習嗔習詐習誑習怨習見習枉習訟習如是十習死
後皆當受地獄六畜之報昔**庾道恭**以父病醺告保

金真君曰**史**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罪目已定死在旦夕方欲修德以求濟免不巳晚乎數日果卒嗚呼當其口是心非時安知已得罪於天乎

實曰漢子之過於心不貳言出于口乃與心異方其矢詞寧不內媿鹿馬附姦鳳爵獻媚又其甚者足香之類

貪冒於財敗罔其上

傳曰忠也廉也人臣大節今乃貪冒其財而又敢欺罔其上所爲如是臣節安在多見旋踵破敗而子孫狼狽者必矣昔**曹**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餉**曹**必連器皿合匱悉留之既而純銀果合都盡

卷六十六

二十六

間用校合即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出兩副水晶盤盞以爲飲器**羅**屢目之因以賜**羅**猶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父母若見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賜二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所獲金寶亦鉅萬且上言曰臣於潁州造一佛寺鄉見廬山東林寺有五百鉢**羅**願載以歸上許之於是調發官船十餘艘載其所獲各以**羅**置其上時人目爲押綱**羅**

宋初爲威遠軍節度強取民間絲帛菽粟爲汝陰令**蔡**所奏獄具免死流登州家籍于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史**以時果食物若貯南亦冒其貨誅求無度凡**史**餉以時果食物若貯

以金銀雜寶之器迫則喜而受之苟或貯以他器則怒而不受前後所獲尤倍於翰上聞大怒尋亦得罪與其如此而旋踵破敗孰若忠廉有守而求保富貴乎

贊曰利則危國義不忘君苟志於義廉潔忠勤處心以利姦欺自文裝橐歸報鞭靴表聞貪廉忠偽義利之分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傳曰人本淵清玉潔我乃造為惡語以讒毀之萬一不獲昭雪罪其輕乎或至反受其宜也介以黨議起罷監歸徂徠山得病而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云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白 **仁宗**曰介實

太一六

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將介妻子盡行編管又出中使令與京東部刺史取發介棺以驗虛實時呂居簡為轉運謂中使曰今發冢而棺空則介果北走矣雖怒裁未足為酷萬一屍在未嘗叛去即是 朝廷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耶於是與中使計議但責凶肆人及會葬門生親識軍令狀以應詔既而奏上**仁宗**亦已悟英公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人皆多居簡之有識未幾英公死 **仁宗**將往澆奠呂奎曰夏竦多詐果已死耶 **仁宗**憮然既奠復躊躇者久之於是命大闢去竦面暴以驗是否一時士夫皆謂剖棺之報嗚呼夏竦欲破介棺而身死亦去面暴破棺去暴相去一間孰謂一語之惡為無報乎

贊曰常情不美喜聞是非一語之醜郵傳四馳或出諧謔以資笑嬉**樂**誘盈篋**曹**母下機流矢中人駟不及追

毀人稱直

傳曰立身行己要當行其在我者必使正直無諸邪曲斯爲直矣苟或身未能直但以毀人爲直則近乎訐烏得謂之直哉昔**鄒**以極諫得罪世猶疑爲賣直**張**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其有過世皆以爲知言夫爲人如**鄒**浩可謂無愧以諫得罪不失爲忠世猶疑爲賣直以此觀之當知毀人稱直者不惟得罪於**太**上先當得罪於清議也竊嘗論之毀之一字最爲惡毒甚至妄有污蔑使人無以自辨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其間咎當誰執其爲罪也豈爲輕乎**李**叔卿爲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僚嫉之有**孫**容者宣言於衆曰**叔**卿妻其妹在吾視之狗彘也夫何足道由其一語事遂傳播**叔**卿坐此抑鬱不得志遽至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遂自經不數日忽雷雨暴作震霆一聲則**孫**容已斃於雷斧之下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世之好毀者豈慮此乎

贊曰古者交絕不出惡聲諫必焚草懼其沽名直雖正道訐豈人情羊證安忍麟經婉成耻言人過

漢俗致平

罵神稱正

傳曰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敬鬼神而遠之不語者不欲輕議也敬即畏也聖人尚爾況餘人乎神也者聰明正直者也爾自稱正神不正乎爲人而正自當如此何預於神乃敢慢罵不聞**既瞻**之事乎**既瞻**作**無鬼論**忽有一客踵門求見相與談論名理才辯**瞻**不能折良父論及鬼神**瞻**復堅執不以爲有客忽作色罵曰鬼神之事上古聖賢皆以爲有子獨抗言執以爲無吾即鬼也忽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嘿然心沮氣餘遂卒然則罵神稱正是可爲乎又不聞**舍利弗**之事乎昔**舍利弗**在耆闍崛山時有一鬼名**優波伽吒**語**伽吒**鬼曰此人今日新剃鬚髮吾當往打其頭既而**舍利弗**果患頭痛**目連**告曰此**優波伽吒**鬼打汝頭也此鬼打耆闍崛山能令碎如糠糲况打人而不苦痛乎汝真大德大力人也不然則應手粉碎矣嗚呼此果位人也但以新剃鬚髮尚爲所侮况身未必正者乎正令身正何預於神乃敢罵之戒哉

贊皇成湯數祭首曰慢神天地社稷日月星辰國有常祀禮典是循祭非其鬼淫祠勿親敬而遠之

孔訓可遵

棄順效逆

傳曰**石碏**曰賤妨貴少凌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六順也棄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大抵逆順之說要無出於此也昔長安大姓**范滂**積產巨萬乃冒武功縣令**范滂**

祚為祖父持**祚**為縣令時黃勅家不徭役者五十餘年更西事下戶調發皆至困弊**祚**獨自共及**劉**長安遂發其事抵罪家籍于官**周**以累舉不第遂往譙郡拜都史**周**言為父日處諸子之列三代名諱一切用焉明年偶得一解其父以詩責之**周**得詩大沮慚恨遂卒為人如此豈非所謂棄順效逆者耶惜其不聞**南極壽星**真君之言**太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極壽星**真君請問壽夭吉凶之事星君曰天道福善而禍淫神明賞順而罰逆君能刻意為善恭已順天靜將道宜動與福會如此則我命在我不為司殺所制鬼神所執不求壽而自壽不務生而自生苟或墮網紀違天地肆愚悖侮神明反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及將死而三言善過盈而求悔亦不可得按如星君之言棄順效逆是可為乎

贊曰公無不順私無不逆公本理義私出習臆抑情徇理所向端直一念有差萬事倒植惠吉逆凶維帝之則

背親向疎

傳曰**孔子**曰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大抵親疎之分不可不明悖德悖禮不可不戒昔**申****積中**本宣義郎**起**之庶子祖母乃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時**元素**有子嬰疾不事事**積中**始生**元素**以中表故取以為子既而**元素**連舉二子而**積中**亦知所出嘿不敢言益盡孝謹

讓問不入**元素**愛之凡兩遇奏薦皆力辭不肯受推以官其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護以歸既葬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辦婚嫁事畢即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且作**歸宗議**一篇數千言以示親屬大抵言所生所養恩皆一也所養既粗報所生亦不可後既歸拜其父母且訪尋所生母**杜氏**久而得之於閭閻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粵二十年父母死既終喪復以先疇盡歸諸兄徒手而出僦屋以居或勸令略受一二**積中**堅不許曰**楊家**貲產十倍於此吾猶棄如弊屣今於諸兄生計其忍割取以自資乎士論莫不偉之時**許崇**爲轉運論薦于朝降詔褒美賜以一官除永興等路提舉學事未幾乃卒**許公**復同宣和殿學士**薛師**中書舍人**宇文**黃中列言于朝再降詔官其一子噫嘻世間如**積中**者有幾人耶真所謂善處者也

贊曰人之至親莫如父母昆弟同氣如足如手演而伸之族至于九等衰雖殊情義當厚捨而之他悖德奚取

指天地以證鄙懷

傳曰天有三十二覆地有三十二載天覆地載各理一无人居其中順吉逆凶其應如響小心夤畏尚虞獲罪况敢輒以鄙懷指以爲證不亦瀆乎昔**王荅公**之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掇拾滌以

香水收之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
聖拊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
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亦參也因
以曾字名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
章事李景遜母鄭氏酷教諸子一日墻壞得一甕錢
鄭氏焚香祝曰豈天地愍我子母孤寡特以賜乎然
妾所願惟願諸子學業有成仕而受俸此錢非所願
也復自拚之其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太子少保嗚呼
王君一言如此鄭氏一言如此而天地應之果如此
孰謂指天地以證鄙懷而天地不譴責乎

贊曰魯莊公誓母殊失孝慈不仕誓墓人誚義之載
履兩間十日難欺心迹洞然自可無疑皇天后土

詎聽淫辭

引神明而鑑猥事

傳曰一身有一身之神一宅有一宅之神腦神精根

名泥丸眼神明上名英玄耳神空閑名幽田鼻神玉

龍名靈靈齒神鐐鋒名羅干舌神通命名正倫髮神

蒼華名太元重樓十一名太一肺神皓華名康成肝

神龍煙名含明膽神龍耀名威明心神丹元名守靈

脾神常在名魂傳腎神玄冥名育嬰靈神存想名景

寧乃至玉童君玉女君道父君道母君師父君師母

君以海君合命君三十六師子君丹田君上和中和

下和老君三元真君皆身之神也門戶之鬼名次伯

開閉之鬼名士伯供六門鬼吏名真公小門鬼吏名

小真宅舍之鬼名**奚子都**房門鬼吏名**黃倫**甕君守吏名**炎景**廁上守吏名**奴**之道上之鬼名**烏**之道上守吏名**尸**供此一宅之神也當知在在處處主之者莫不各有其神猥褻之事其可輒引為鑑昔**王逸****少**以繫幽獄**陶弘景**曰此人以懟憾告靈故掇斯禍於此卷知神明誠不可輒引之也

贊曰傳謂要盟神所弗聽**人**呪**楚**其德不競祝史矯舉**隨**懼脩政**鄭**不禳火**孔**寧禱病聰明正直焉用口佞

太上感應篇卷第六



太上感應篇卷第七

西蜀李

昌齡傳

四明鄭

清之贊

施與後悔

四明道中太平州旱蝗相繼民大乏食忽山澤間生一種烏昧草民採以食賴以不飢**環慶路**飢五穀絕種忽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以充腸**興寧**和淮浙路飢忽菌生被野甜軟頗美可以作羹**元豐**間青淄大飢忽山石間生一種石麪雜以少麪即可作餅**豐曆**間梓州大飢**真武真君**化爲一叟逐日城貨賣蒸熟苕茲所濟者衆**建隆**末河北路饑又復化爲一商運到十五萬斛粟入城物到而商不復

見官取拯濟傍及數郡大抵荒歉者災也數也復生如是物者天地本心也**真君**亦如是者亦天地之心也今也票天地之和具天地之象而畧無天地之心將何以稱爲人哉惜其不知上士處世大慈平等兼濟爲德一滅一生即登勝果不聞**周惠化**諸君之事乎**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爲乞人乞食街中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爲**西蜀**人**李昌齡**好濟窮困未嘗輒廢竟爲**太上**記錄爲**李昌齡**主始學道者**李昌齡**家世豐財每以多藏厚亡爲戒不惜千金隨施輒盡**上帝**嘉之賜令度世**李昌齡**亦家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但以樂於施與不惜錢帛竟遇**真君**授以道要遂得仙去

賢矣哉此皆以無施而立登勝果者也曷嘗有一施與後悔者得造其列乎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縱不一證果亦必各獲其報不聞陽言諸公之事乎

陽言

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

孫皆大富貴

裴延之

兄弟三人皆好惠施一日有一

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老人曰觀君兄弟皆長者也積德如此豈無其福矣裴延之亂為老人所引入一洞中由是得脫兵難其後兄弟皆至大官舉家壽皆過百

奚白

三本

一貧者一日見一道者詣一鋪家乞一文錢鋪家睚眦不與

白

嫉之乃自探腰間

一錢授與是夕即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願贅果落

湯

既死數日夢其孫曰吾在生雖剛褊然無大

過今歲歉若能為吾發廩拯濟遠勝為作佛事於吾亦有所賴其孫即日以五百石米付縣令

裴君

濟是夕復夢樞密含笑曰吾即生天矣此皆以樂施而各獲其報者也施與後悔者可望此乎

佛言

施食

一事當得五種福報一者命施所得福報世世長壽

無量謂人之食七日必死我能施之使之復活

故曰命施二者色施所得福報世世端正見者懽喜

謂人之食色必憔悴我能施之使復充悅故曰色施

三者力施所得福報世世多力永無減耗謂人之食

必不羸弱我能施之使復強健故名力施四者安施

所得福報世世安隱不逢災患謂人之食必愁身危

我能施之使復安樂故名安施五曰辯施所得福報

世世通達言為人探謂人乏食困不能語我能施之使復能語故名辯施大矣哉此但施食一事所獲福報尚猶有五況於一切合施之處一切皆施者乎

釋曰行道求福移粟望民施必祈報霸者假仁要譽於外矯情匪真一或失據怨天尤人五穀不熟稊稗足珍

假借不還

傳曰假借不還求之世間多有如此夫豈知生雖不還死後復當還乎吏人有**陳**者從**吳**宗嗣借二千錢崖不肯還**宗**責曰我若前生負爾錢者今以此還若不爾負而爾負我者爾當作驢以還於我逾年獨坐廳事悅見**陳**負錢來還不知其死急呼詰之則已潛入廐舍跡之不見俄頃馬生一駒因詢**陳****益**在否則其日果已卒矣**張陳**有一女名**佛**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復還曰初被二鬼捉去過義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忽有一綠衣前曰此人亦悟**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墮池中驚悸乃寤其父明日因往義嶺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一班二黑班者偶墮池死急歸取錢以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與將錢施於黃巖寺為作**佛**事以贖過咎然則假借可不還乎與其如此孰若生而還乎

釋曰食**素**粟三施不報兵連禍結失國是悼噉鹿麀恩誰謂虎食一飯不忘賢者之操無負於心

神人所勞

分外營求

傳曰人處世間或貴或富或賤或貧莫不各有定分陰注陽受皆宿業也分外營求是可得乎昔**謝安**頗能文自謂魏科必當高掇時**謝安**降言于終南山**謝安**因持香請問**真君**曰子文雖優然賦命淺薄若安分退守可保餘年萬一過求必損汝壽**謝安**不之信竟至無成而卒然則一解一第信有定分雖一解亦不可求而得也**吳公**誠官至大夫年踰七十將下致仕忽夢神曰子尚有七百千俸金在官未請公詰旦視券果如其數因戒子弟無得請子弟如戒不復形言未幾乃死子弟嘆曰豈夢寐不足信耶是夕復夢

太二二

四

神曰掛冠後所請半俸非七百千乎子弟駭然悔已無及然則一爵一祿信有定分雖是合得亦不可盡而有也**夏侯嘉正**未第時有**劉聖童子**者善聲骨嘗謂公曰公惟得聲貴其他皆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其後官至正言直史館充益王生辰使得數百千金幣方輦歸私第貯之以爲潤屋忽一緡自地起立久而方仆公驚遽感疾卒然則一錢一鏹信有定分雖橫入亦不可得而有也又不聞陰司有掠剽使之說乎**裴君**死後爲隴右三川掠剽使夢其友**裴君**曰凡世人一飲一啄乃至財貨皆有所籍其獲有限若過其數吾皆得而掠之**章皇**死後以罪配爲揚州掠剽鬼夢僧人**張楚**曰世間若我等輩千千萬

萬不可勝紀凡市易獲息各有定數若踰其數吾皆得而掠之然則世間不如意者豈即此輩有以掠之耶

贊曰性之所欲有命存焉富而可求無間執鞭居易以俟行險疾顛思不出位身名則全百爾君子無田甫田

力上施設

曰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即**太**上所謂力上設施也夫豈知貪貪成爲罪便當死墮惡趣乎貪成者謂貪役人力以成其事按如**李處州**所書使可見也**嘉祐**中**沈通**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

行第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知杭州吾輩又一番勞苦一曰**沈**幾早有子知杭州耶因鳴噓悲嘆衆官審其言氣似非俗流使人跡之乃堰上數牛有墮淚者乃大嘆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親舊乎**處州**聞而大書以爲力上施設者戒然多有不知戒者昔**盧秉**爲鹽事提舉創開一河專用運鹽時秋雨連月鹽事未畢**秉**乃日役數千丁夫於泥雨中驅迫穿繫民大不堪**東坡**因爲作詩中有人如猪與鴨投泥相濺驚之句便可以見其驅迫過酷也嗚呼使見虛舟所記得無懼乎

曰千仞之綆挾以**黃**苟有顛墜出之崖谷胡爲妄施縱意苛酷濟人之資反爲民毒所賴

聖君敷錫五福

淫慾過度

傳曰按道藏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_☰人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天關_☶者六陽真而未知動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_☲嗜慾之甚加十歲焉則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_☵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_☴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_☱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_☶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封其氣終矣元氣盡矣其應乎_☷**坤**_☷者純陰也惟安穀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死不遠况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爲一脈其白如線其連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爲九天真一虛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應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大抵壬爲一命之本腎乃金室下元故名壽海尾閭不禁則滲瀉竭矣不聞_☶之言乎_☶**帝問**_☶**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人失之耶_☶**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

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而**黃庭**亦曰長生正慎房中急急者即衆生業重處也惜其不知女色於人按如**佛**說是衆苦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是以達者遠之**任惠恭**晚年益康強或問其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曰敢問悟處曰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潘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而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曰願聞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且易亦無他但絕慾早耳然則淫慾可過度乎窒慾之說可不踐乎

贊曰爲善害已則不可誨使其有益終且宜佩戒之在色養生爲最能畏聖言沒齒無悔縱慾傷生以死誰懟

心毒貌慈

傳曰心毒貌慈如**李義府**輩是也**李義府**貌極恭柔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褊急根之於心少有所忤意輒中傷之人因號爲笑中刀亦號爲人猫言其似柔而實害物厥後竟至竄死一書然則毒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惡趣昔**盧瑒**有女使名**小金**者忽爲一女鬼所擾屢易巫祝終不能治復爲禱之**佛**前一夕夢一老人乘一獅子狀如**菩薩**謂瑒曰擾**小金**者本東鄰

吳家媳婦姓宋名十二為平生毒心死後墮入蛇趣見在天竺寺大楮樹下下通地穴歲久成精故能變化汝欲免難可急於一善人家潛避則彼自不敢來**真**如戒果不復至然則人之於心當毒用乎當善用乎一則死墮蛇趣一則鬼不敢近二者之間爾宜自擇

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人之為害蓋覆若平軟語怡色仇敵不驚為喙燬毒尚或可懲所謂人貓不虛得名

穢食餒人

傳言穢食餒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禮**曰毋反魚肉是也謂已歷口也若以因果言之不惟損福定當撥禍

卷一百一十七

不聞拭眼禪師**瞿水壽**之事乎昔**我眼禪師**棄位出家以目有雙瞳為弟所疑乃佯為目疾常以帕子揩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輒有光氣益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褻衣抖擻於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則穢食餒人不損福乎**瞿水壽**以販米為業**興乙卯**中路忽聞米價翔踴乃於稻田取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既而片雲忽起震霆大作**水壽**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間一緡授與同行祝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復開霽遂得脫免然則穢食餒人不撥禍乎按如**佛**說又不止於如是一死之後定當墮為猪狗為蜣螂為餓鬼可不戒乎

贊田不義之食**仲子**必哇盜餐力吐不汚齒牙蹴

爾而與乞人所嗟養以不敬三牲何加以畜待人奚其薄耶

左道惑衆

傳曰左道者妖術也以妖爲術焉得不敗侯莫陳利用以左道得幸至鄭州防禦使奢縱不法多戕殺人**趙普**使人廉得其事削籍刺配商州繼又力請除之得旨遣使剖心以示其衆尋復中悔遣使貸之無何使者馳騎遇潭而踣及揪出易馬而行既至則已剖腹磔尸於驛樹矣**其子**學妖術事敗父子俱繫御史臺獄獄具**其子**爲南恩州別駕諸子皆配嶺外仍即日監防出城既而從者辭去雲遂自殺**楊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使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拳握可以術取又能煉丹乾汞與人蒲博無能勝者乃至破局鑰亦變形貌無不能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明崇禎**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無何爲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爲役鬼過苦鬼殺之也然則左道惑衆是可爲乎

贊曰奇袤之民固有禁防**子**不語怪恐其亂常仁義禮樂百王紀綱日用飲食不過農桑**文成****五利**見誅**武皇**

知尺狹度

傳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傳**曰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權度量居其上**王**

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
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
子曰度然後知長短音者謂朝諸侯於明堂制禮
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度謂丈尺高卑廣狹量謂豆
區斗斛筴管之所容受大抵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
平也今乃不準其平而短狹其用即是冒公室之禁
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聞心神之說乎
江國苑士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謂非天地百
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問運曰事神乎
曰事吾心神不忝撓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嗚呼
能曉此者有幾人耶惟其不曉所以短尺狹度靡所
不爲

養曰枉尺直尋君子所耻物不中度不鬻於市毫
髮無私銖較忝累敢飾盜心剪棄公理尺度何損
損已多矣

輕秤小升

傳曰天有斛秤之官人有斛秤之用在二十八宿則
張星主之在此篇則定爲罪目大抵錙銖升合
者細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鎰得之甚難故一鎰一銖
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番

雲篆陳時市中震殺一人皆有字曰公室又

按法經當說經時有十羅刹女及眷屬
前發重誓護此經曰如殺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斗

秤欺誑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應獲如罪然則輕秤小升其爲罪也豈爲輕乎是以宋書不置輕重斗秤而立爲真武經察錄書入善簿宋書造作市中換係之秤拆底隆量之斗立爲宋書謹責命所在神靈陽警而陰理其罪宋書竟至雙瞽其目妻竄兒死乞丐街中此皆載於方冊其可不畏

壽台衡生於鈞稱物平施升轉斗量出納所寄乃欲求贏揜人聽視縱爾私欲託諸公器升秤不欺欺心可畏

以偽雜真

傳曰以偽雜真如廬山下廬山以魚膏雜置油中建

隆觀前書以牛脂爲燭是也積日既久皆爲震霆

所擊大抵欺誤於人獲罪最重非獨二事爲然但凡食飲之須藥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誤皆所不可不聞二仙之事乎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

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其說曰煮銅爲銀洞

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

百年後人不願學也以此一語遂能名藏天府竟遇

鍾離遂得度世李素性溫約未嘗有失於人一日遇

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素曰其賦

命淺薄不願學也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

及於是抽簪引以爲劍劃地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

合乃神仙也其後素亦得道然則以偽雜真者烏得

不墜唐書一死之後當如何哉

蘇台 離偽假真物害猶細人之亂常家國收繫行如市賈姦貪險穢自詭盛流黨同附勢一為所欺誤食烏喙

採取姦利

傳曰 **公金** 言以偽雜真又言採取姦利者謂所採取又非但以偽雜真也昔漢書丙所居瀕大河歲積芻芟幸河決官取其利時通鑑言知天雄軍廉知其事因秋潦通鑑復誘姦民穴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徑從丙家取所積芻芟以充堤用仍將丙送獄根勘獄具抵罪自此其害遂絕邊河居民無敢為姦利者通鑑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西太上十一靡所不為因一二十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乃至銷錢造器竭澤捕漁以酒換麻造舡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脊如豺及死人皆傳其已作驢云然則採取姦利是可為乎

贊曰 利以姦言取以採說推其用心千委萬折實毒斯救晉火乃撤術以險售害由念烈螫闇嚙幽射干壁蠹

壁良為賊

傳曰 壁良為賊此特機無因果者之所敢為夫豈知今為婢僕皆前生造罪積惡過滿一千八百之人其

有實非此曹我乃置於此曹之列即所謂壓良爲賤者也有識之士其肯然乎昔**馬滂**其父以中年無子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怪問之則曰某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其今猶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彩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爲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還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即夢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消消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消字名之即**三消**也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十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爲天下第一屈芻果十三魁羅城使**程**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旄節**宏**曰旄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有官孰謂作如是事無如是報乎以此觀之當知壓良爲賤者定當得罪

秦妹女不可賤而況丈夫爲民父母其將何如

謹愚人

傳凡涉謾罵皆所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不義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計窺覲必得乃已有陳新者三弟皆幼乃其舉田產低價質于**田家**俟三

弟長成畢行分割然後備錢密行抽贖因乃挾之收錢不即與領父遂謾為祈屢訴不得直遂詣獄祠投牒未幾因死明日祈死既而祈還言因在獄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十二契契亦見在某處某園中父歸切煩語吾家人令急檢各還其家庶可減罪不然罪益重矣張有一宅頗宏壯以闕用典千緡在張家心愛之乃厚遺牙僧作斷骨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張以乏用詣張就絕張出契示之乃絕契也張語塞灑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張之子孫果皆失首而死然則謾墓於人是可為乎雖非愚人亦自不可

替白見贅必貌入虛有人聞室謹獨出門如賓處心不欺視物則均氓之蚩蚩至愚而神孰愚黔首自愚者秦

貪婪無厭

傳白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白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白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白子曰鵬與籬鷄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脩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適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為法嗟乎世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不知鶉衣緼袍者固自若食

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爲不足不知簞食瓢
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爲不
足蓬戶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箸者猶
以爲不足不知污尊抔飲者固自適惟其如此是以
常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之此才終
亦變滅所不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
自勞苦孰若於不變滅處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
問釋迦文佛曰我今迫於頽齡終當變滅佛言曾見
恒河水否**王**曰某三歲時蓋嘗見之**佛**曰汝今六十
復曾見否**王**曰昨又見之**佛**曰與汝三歲時所見其
水云何**王**曰宛然無異**佛**曰汝面雖皺而汝見精
實未曾皺皺者爲變不變者非變亦變者受滅彼不變
者元無生滅**王**即當下有悟始知身後捨生趨生初
無斷滅**第二祖商那和修問優婆塞****迦多**曰汝年幾耶
迦多曰我年十七**祖**曰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迦多**曰
師今髮白爲髮白耶爲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
白也**迦多**曰我今十七非性十七亦復如是大抵生
死之身有無循環環無起處亦無盡處況此心流注
中間無間見漚起滅特妄想耳人從初識至動相滅
時義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則一點精明
長是了然一出頭來何患無福所謂財物何所歉闕
答曰人之處世其與幾何朝露垂穎秋葉辭柯其
生有涯奚必求多鹿臺之址驪宮之阿窮富極貴
化爲陂陲

呪詛求直

傳曰所謂呪詛不待形於奏牘但凡忿爭之際妄有呼召即呪詛也按**呪詛章**若有呪詛則九地之下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澤之內五土之上受人呪詛不正邪鬼刑禱呪誓考炁之鬼伏連傳屍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禍害之鬼下官故炁土精之鬼破煞虛耗五瘟疫炁之鬼邪魅妖怪之鬼兇殃破射之鬼五方五土復注刑尅逆殄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惡逆之鬼拘絞之鬼刑殺之鬼疫毒之鬼乃至一切兇惡之鬼皆得乘間伺隙行其禍害若非上章求解得天師門下斷鬼大將軍破廟大將軍斷除呪誓大將軍爲之下降分別解散未易斷除然則呪詛求直是可爲乎昔**張氏**家初以父子忿爭動輒指天罵日及其子與其姪爭分亦復祀鬼投神互相詛害不數年間死喪殆盡所存惟不預者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楊長者**出入一寡婦家頗似親密人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生吳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寡婦與**楊長者**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實有之姑以塞謗耶不然安有兩不相去一日而死者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爲戒

贊曰**周官**五聽辭色莫隱豈以口舌蓋其肝腎敵國交盟王澤斯泯多言數窮不如一忍苟聽於神何以示信

嗜酒悖亂

傳曰雲峯岳頭欽山

三大禪師自湘中入江南至吳

山下

欽山濯足洞前見一菜葉順流而下喜曰此山

必有道人吾輩可沿流尋之

雲峯曰汝智眼大濁他

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至棄菜葉住山奚為

宣和

間被攝至冥司冥官數曰汝平生好飲飲必不

盡餘瀝甚至淋漓几案積已數石因命吏押至一處

有大甕腐水滿中必令呷盡

人有少福其可不惜況酒者最能亂性苟或酷嗜日

在醉鄉烏得無失昔

以自代因侍宴醉時忽拊牀呼其從者明日黜為西

京留守有俊才

注意以荒飲無度帝竟不悅命竟不下

密日與

夜上怒兩皆罷職

政以入對酒氣薰蒸御座左遷南京

因大飲衄血感疾而卒

而卒此皆前輩覆轍孰謂嗜酒為無害乎况悖亂乎

孔子曰惟酒無量不及亂與篇中之言亦皆一也

齊宣王周戒羣飲

為池亡

鴟夷可覆

骨肉忿爭

傳曰

曰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又曰六度

萬行忍爲第一四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又曰夫惟不爭故無尤又曰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又曰聖人之道爲而不爭論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禮記曰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然則人於骨肉可忿爭乎骨肉者血屬也得爲骨肉者莫不皆是夙緣豈偶然哉書爲著作佐郎晚得一子名非熊無何暴卒况追悼哀切常哭吟曰老人失愛子日暮哭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司聞之亦大感愴力懇冥官求歸官亦憐而許之既而果得復來爲孫年三歲尚記得在冥時事及長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寺丞洪其父曾爲諸王府教授濤以太廟齋郎補太學生好學淳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爲石州司法參軍忽夢一冥使授以一紙公文曰石州司法參軍洪卒濤大懼冥使曰不必憂不半年却當復來爲洪子及期果卒時妻徐氏已妊至半年果誕一男狀貌與濤酷類然則得爲骨肉非宿緣乎其忿爭者不能忍順故也異日受生因緣會遇便當得二種不美之報一者愛別離苦今之鰥寡孤獨者是也二者怨憎會苦今之乖爭離背者是也世人但知二者爲苦而不知實由前世不能忍順骨肉忿爭故獲斯報

卷天一生水違行曰訟勢近情親其爭易縱風自火出詎能無閤家人嗃嗃貴在嚴重反身威如

齊家妙用

男不忠良

傳曰得為男子道釋二教皆以爲難皆以爲貴然則造物所以生之者爲如何望之者爲如何今也既得爲男而乃苟且汨沒不能以忠良自效非獨辜負已靈實亦辜負造物不聞前輩爲男子者乎昔**趙正獻**其父早卒公遺腹生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二兄遇之無狀至以劍斫其腦其姑救解乃免因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能容徑往孟洛以傭書自資富室相里氏一見奇之遂妻以女明年舉進士殿試第四補楊州推官歷知**泗州**通判知州提轉都轉運除待制除直學判三司判審官知天雄知永興知并州宣撫河東拜樞密尋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兗州自少好學及貴喜推獎後進爲人廉潔事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爲信是以動靜纖悉謹而有法攷其大節真偉然也**范文正仲淹**生二歲而孤其母改適**朱氏**及長知其家世感泣而去於南都學舍自掃一室晝夜講誦飲食起居人所不堪公益刻苦六年之中遂能盡通六經之旨諫議**陳**一見奇之遂妻以女年二十舉進士判河中爲司諫知睦州徙蘇州知開封知饒州徙潤州越州知永興知延州知耀州徙慶州環慶路經畧安撫沿邊招討使改邠州進樞密拜參政除陝西四路安撫遷戶部侍郎知青州初入仕即上宰相萬言書及進用所行之

事皆無出於此書雖弄翰戲語亦不外此是以人皆推敬名振一時若二公者其為男子真無愧也

卷四 道成男六陽與俱剛德浸長萬善所趨一失其位字曰非夫姦險側媚乃陰之徒為婦人其庶幾乎

女不柔順

傳曰 禮經曰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而始又曰婦人者幼從父兄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大抵女貴柔順苟不柔順不免或至悍妬不孝不義端起乎此山陰曰吾與侍講六十年為夫婦滎陽呂公未嘗有一日面赤使不柔順能如是乎又有莫容者非但柔順又能有音具節婦也昔周以布衣謁 **太祖**遂

見信用委寄繁劇奔走頓塞不得歸者二十六年其

家素貧婦翁欲奪其妻

堅不許但守貧安分

以俟其夫之歸奉舅姑大謹日事蠶績躬任機杼勤苦自營閨門有法雖鄉里淑婦靖女亦未嘗有識其面聞其風者悻竦竦然及二子長築室于外蓄書命師篤之以學晚年產業漸厚舅姑漸老於是耐榮選美丘且大為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有上腴田數百頃皆卷三所自置又為其夫經營別墅水竹交映亭閣相望誠他婦之罕能於二十六年中一婚二嫁皆得望族其夫在官亦修高節及歸俱已皓首卷復勸夫休官相與老於林永時皆號之莫節婦云

傳曰 女之美稱曰淑曰令柔也具有立順必以正無

違夫子必戒必敬**蔡琰**非烈**班姬**知命不忌不淫
婦德之盛

不和其室

傳曰易曰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
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然則男女正位義同
天地豈為輕乎近年潮倖**余**被攝至司命官道問
使者曰何法可以弭災使者曰但於除夕取桃符板
碎為一籃密念天皇地皇人皇三綱五常十字瘞之
通衢如此可弭一年之災嗚呼三綱者父子兄弟夫
婦也一謂其倫為力如此沉踐之者乎是以君子謹
重其事**劉庭式**既定婚入太學越五年果登第及歸
則定婚女子已雙瞽矣家又不振**庭式**消日成禮女

一
太學

王

家不可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庭式**曰喪明
於定婚之後於義有所不可竟娶之生二子及倖高
密盲女得疾死**庭式**哀哭良切時**東坡**為太守慰諭
曰余聞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庭**
式曰某之所亡者妻所哭者妻而已不知有目與無
目也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於義何有今
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以使為妻乎**東坡**撫
其背曰真丈夫也不惟今世罕見古亦未聞盲女所
生二子皆相繼登第**鄭通叔**初與**夏氏**女定婚及入
太學遂登第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似欲別擇**通**
叔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乎生遂無所歸况以無
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情哉竟娶之其後**通叔**

官至朝奉大夫啞女所生一子亦有嗚呼二公但於定婚之後守義色自如如此真所謂能踐聖人之言者也肯不和乎其不和者不過為此嗚呼或別有所愛何足以此而告之哉

刑于寡妻之治相待如賓**卻使**可帥試人以財觀德於醉內心所形閨室尤遠身脩家齊於斯易易

不敬其夫

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為之蝕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于天月為之蝕然則夫婦失道適見日月義豈輕乎昔**杜**為武平令忽雙目俱盲其妻乃侍郎**之**女日夜望**禱**告每

拜必盡七七四十九數竟能感**化**身下降為之

療治而徹視如初**杜**為人怯弱其妻**張氏**素輕視

之晚益多病不能支持**張**不一顧無何**張**先卒既

殯棺破乃化為蟒徑奔林間然則妻之於夫可不敬

乎嗚呼因果之說姑置勿論請以一二賢婦言之庶

皆則效昔**其妻**刻苦立家喜觀書略

通大體手自編錄以相其夫且督勵諸子從學甚至

其子兄弟果及第歷詞掖登翰林至右轄鄉里

稱尊其家至今有**手編**國朝以來制誥綸言

集尚在**歐陽文忠**其母**韓國夫人**幼歸**歐陽**即能盡

其婦道克相其夫夫死公始四歲夫人守節自誓親

教以學家貧乏紙至以蘆荻劃地學書公竟以學富

歷館閣修起居知制誥爲學士拜樞密除參政官至太子太師若二人有真所謂無愧於爲婦者也其不敬者若非悍婦必蕩婦也何足道哉

贊曰三從之義我所重在夫身仰望者天可逃乎舉按上食迴文織圖乃捐箕箒視若庸奴**贊臣**見棄終載後車

每好矜誇

傳曰老子於曲則全章曰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於跂者不立章又曰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易曰**謙謙君子有終吉彖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二十一

二十三

終也然則矜誇於人可不去乎**謝子與伊川**別一年

忽得相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子**曰只

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

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進向處**伊川**點頭大

抵前輩其於矜誇無不切戒非獨公也昔**顧雍**封侯

三日而家人不知**對安**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殊不

覺**曹武惠**克江南入見閣門所進榜子止稱奉勅江

南平當公事回**回**又簡特拜僕射上亦自爲殊命密

令**李昌言**往觀公意**昌言**盛稱眷倚殊越公但唯唯

楊雍建隆初殿試唱名爲天下第一**昌言**不記問

公幾年及第**昌言**亦唯唯**昌言**由是愛其不以科名

自伐**文潞公**至和中首議立**太宗**爲嗣及

問之公但言**韓琦**之功上由是重其善不自伐大抵皆是蓄德深厚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能及也

贊皇曰人有疵德起於自矜驕念既實中虛不靈有過就生暑有忿莫懲**顏**無伐善**禹**不爭能匪聖匪賢斗筭易盈

常行妬忌

傳曰嗟乎世人終日造罪而不自以為罪且如妬忌一事婦人尤甚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三趣乎一者地獄二者鬼趣三者畜趣昔**崔**妻**蕭**性嗔妬不信善惡其父教之誦經不能從未幾暴卒夢其侍婢**蕭**曰我在生聞人說地獄心實不信今果見之俄頃已見**蕭**氏卧在鐵床猛火自起驚悸遂寤非地

獄乎**劉**伯玉妻**段**氏性妬忌**伯**嘗於其前誦經

段曰娶婦如此心可無憾妻曰君意似美水神而輕我我死何患不為水神是夜即自沈復夢**伯**曰君美水神我今為水神矣**伯**自此不敢渡水婦人有過此者必自壞其粧然後敢濟不然則波濤暴發人因名其地為妬婦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蘇**氏既死數月乃化為鱗作人語曰妾以在生嫉妬常懷慘毒忿恚一發如火熾然損射於物今受鱗身身既長大無物可食兼無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鱗下各有無數蛆虫晝夜啖齧苦痛切至奈何**梁**武於是為修懺法以贖其罪非畜趣乎然則人而常懷妬忌者是可為乎

贊曰妬則傾人忌難爲下孰使之然心猿氣馬胡不反思求在我者擇善可師勝已如射女子小人不知命也

無行於妻子

傳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釋之者曰然則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婿者爲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婦者爲如何今也既娶而輒至對以無行使之身處深閨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鬱憤怨情何以堪此即輕薄小子所以無前程處也造物其肯容乎昔楊大目隨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實曰我乃尔三生

前妻也此女即尔女也尔爲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因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你逐利忘家至今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享後果如其言史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爲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九數歲史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史謂曰我今死矣尔忍不一視我耶史終不顧及死心不自安乃從邪說謀爲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甘屍而殮是夕此女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爲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

下孤燈無德以將適自爲累何足道哉

贊曰下我者妻事我者子下則易藝事則易使所以常情或多慢視道之不行其端在是施于閨門必恭敬止

失禮於舅姑

傳曰出嫁爲婦所當尊事者無非舅姑然世之悍婦多有失禮夫豈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誅乎昔**文祖**妻**文祖**一夕夢神告曰汝前生爲**李容**妻以久病淹滯汝姑日爲進食汝怒其煩輒至吐而叱之臨終又指天罵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亡何不平乎以此一語司命聞奏帝怒命雷神擊汝既至而汝氣已絕明日雷神當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

卷二十一

二十六

姑或可脫免**喻氏**惶恐哭泣告天適**英顯**行空力爲論奏果蒙原貸**羅興**問**顧德**補妻**張氏**一夕亦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當斃於雷斧**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於是易服出于門外桑樹下立嘿自念曰死固不免柰姑老驚恐何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極是上帝已知特赦汝矣自此更宜勉於爲善廣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開霽然則婦於舅姑可無禮乎惜其不知孝於舅姑便當度世昔**戚玄符**世稱孝婦舅姑性嚴**玄符**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國尚爲女子亦所闕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爲尊雖被打罵亦所不問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靈藥遂得上昇**李蒙**妻**陳氏**亦善事舅姑

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
宣呼之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近已擢爲
地下主者行將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
皆已生天汝母心志於道孝事舅姑當陟仙品汝亦
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一使者行將至矣明日
許氏及小果皆上昇然則失礼者烏得無禍
齊女之從人更姓改族繼彼世祀謂之天屬上
奉尊章義均似續胥惠胥誨我撫我鞠慢其逮事
不孝之戮

輕慢先靈

傳曰眉州**韓氏**因令小兒藥礫一蝙蝠爲末未及
和齋明日視之則有數枚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
蓋識母氣故致然也一家爲之灑淚自此合藥不復
敢用郴州山下射一母猿并生得其子以獻李親親
剥母猿皮曬之日中猿子一見即奪取抱持號叫不
食而死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乎所謂輕慢但凡齋
祭不謹葬不即辦拜掃不勤皆輕慢也曹邦仁簿眉
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
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潔惟今夕所請僧宗順
有定力加持誦念密契陰司兼所誦大明神呪經及
所奏文王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然則
齋祭可不謹乎曹有一子極聰慧无何暴卒臨
終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
大駭始謀葬其父母然則葬可緩乎孔道丁母憂既

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其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至折吾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爲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於世爲汝必官修謹姑且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墓歲設一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然則拜掃可不勤乎况輕慢又甚於三者乎

替曰天子亡廟士祭其先礼有等别敬則同然昨階朝服懼難之喧刻木而事如奉所天母曰既往洋乎在前

違逆上命

傳曰所謂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違逆也不聞九幽拔罪經教化地獄經之說乎九幽經云昔普掠獄

中有諸罪人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苦此帝異之天聖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真妙戒救苦

真符吾故以神力覆護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

勤忠於君主三者不殺慈救衆生四者不淫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己六者不嗔兇怒凌人七者不詐誣賊害善八者不驕傲忽至真九者不二奉戒專

一此道家之說也地獄經云地獄諸受罪人銜悲白

佛言作何善行得離斯苦佛言當勤孝養供養父母

敬事師長歸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喜捨怨親平等无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輕下賤護人如已不起惡念如是修行即爲已報佛恩永離三塗無復衆苦是故名爲罪業報應教化地獄

經此釋氏之說也然則上命可違逆乎

贊曰事君致身義無苟且言必稽首召非俟駕命

承解揚節握司馬直卿死詔小曰拜下逆命之刑

幽顯不赦

作為無益

傳曰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好事所獲福報世世生生隨身受用無有窮已是以無益之事識者有所不為不聞前輩之所為乎昔蔡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築長堤種麥其上以備堤用民受其利至以公姓名其堤為邵公堤云邵瞻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舶到岸多為颶風所中公至為開內濠以泊舟楫由是颶風不能為害無遇疾者民至為公醵錢作佛事

卷十七

十九

以祝公年及卒有墮淚者陳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才過三數臨產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公至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坐廡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間所活者已千數民至以喻字名子張忠定再鎮成都慮民艱食或復為盜於諸邑田稅內歲折米六萬斛至春則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依元價糶之由是一城之民雖遇荒歉不至甚饑陳堯佐為廣南西路漕嶺南風俗病不服藥惟禱于鬼病多死者公悉出家藏集驗刻石于桂州驛舍士人賴之至呼為佛王知成都城無閑田中下之戶死者多從火葬公至委官盡錄在城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瘞之凡此皆所謂有益者也

贊曰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財成輔相化育可參立功立言百聖不慚草木俱腐豈分所甘罔之生也
夢寐沉酣

懷挾外心

婦言婦功婦容雖皆婦人美事然婦人大節特在乎確不可奪大節一墮四皆無用然則懷挾外心是可為乎蓋有外心則不免心挑目許乘間投隙疾走急趨父而情好愈密其視夫婿傍若無人禮義廉耻必不復問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其間是以君子貴乎謹獨**帝**亦多以此取人**陰**曰卿官儀州為儀州判官忽一夕被攝至陰司**陰**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葉簿示之乃醫工

聶從志於某年月日有華亭主簿楊某妻**李氏**淫奔

從志**從志**辭以亂種必不可**李**不能強大慚而退奉

帝勅**聶從志**特與延壽一紀子孫奕世登科**李氏**

送獄治罪竊讀甫畢已見數鬼引出一婦人先以刀

剖其腹繼以沸鑊沃其腸名曰湔滌乃**李氏**也既而

得還以語**從志****從志**駭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嘗

與言不謂已書陰籍人於閻室是可欺乎其後**從志**

子孫果皆登第又有**何**者亦以醫術著名**政和**間

孫已之以父病不愈其妻**氏**召**何**看脉一再見乃

引**何**入于密室耳語**何**曰妾以良人父病典賣殆盡

願以此身酬藥之直**何**正色曰娘子奚為出此語但

安心勿憂當為療治苟欲以此相汚必是不可不惟

使某永爲小人娘子亦不得爲賢婦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三**民大沮而退**四**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入婦女奉**上帝**勅賜汝一資官職五萬貫錢未幾東宮得疾詔訪草澤**澄**於是得效其力一劑遂安賜官賜錢宛如其數自此大富醫道益振京師號之爲**回生院**云嗚呼二婦慕之如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誠亦人所罕能是以立爲**上帝**所取爲二婦者何以處於天地間乎

贊曰純臣正女其心無二**諸葛**一門仕**吳蜀魏**各守名節不相誘致弗嫁刑耳汚手斷臂言言婦烈傳亞忠義

自呪呪他

傳曰呪詛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貴乎生死貴乎度今也處生而有呪有詛不免速歸于死旣死而有執有對不免禁固滯留無由出離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呪之言者昔**堰典**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鄰家一巾鄰家詬罵**典**乃自呪呪他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者當爲震霆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癡人保妻貞將身以爲質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爲盜當使皆知**郭巨****郭巨**已外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填塞其口繼以百煉銅汁擘其口灌之旣絕復蘇旣蘇復灌如是數四苦不可

言司馬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咒罵故獲斯罪然則自咒咒他是可為乎

書祝詛垂戒諄復數四爽惟聖言當有微意口舌之過人所輕視至援神明或指天地易犯難贖深可戒忌

偏憎偏愛

書偏憎偏愛世固有之而後妻尤甚惜其莫悟我為人妻夫不幸死遽至棄去不復更卹其家諸穉呱亦不復問為妻為母當如是耶婦人大節至此已喪其可更於後夫子女又敢虐遇尚何以稱為人哉

書曰卓乎天下之習不能敵者**程正叔**一人而已

西太十七

二十二

不是見得道理分曉如何敢下這般言語大抵婦人大節惟此而已大節一喪復何足道請以一二因果少以警世**徐鉉**曰建安有**張氏**者妻死再娶前妻之子為後妻所虐與不能制一日忽見前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不死誰無子母之情爾奚為虐我所生我已許于陰府與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當殺汝夫婦後妻大懼自此不復敢虐**張開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遽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妬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家前**孔氏**忽自家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巾題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念成故人泣涕每盈巾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裏殘粧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冢中塵有意憐男女無情亦任

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于連帥連帥繳奏于朝宋特配嶺南然則爲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寶憎必知善愛當知惡所見一偏是非顛錯盧
也茲邪德宗不覺黨錮所懲元禮孟博欲得其平
好惡無作

起井

傳曰漢大帥既成道矣又復勸人造橋鑿井謂之立功大抵井之爲用利濟廣博越而過之即爲觸穢烏得無罪不聞天之事乎昔秦爲縣吏所居臨荆溪溪有一泉極爲清徹衆人賴之趙爲築籬遮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一白螺置之甕中每自外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歸則厨中飲食已辦心大異之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湛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殼實告趙曰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鰥居命吾爲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訖不見李
郭爲河山令縣有河山巖巖半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處各有一崖斛承之如鑄出狀郭一日携家出遊無何侍婢郭輒就斛浣巾立爲震霆所擊即而視之則其斛已碎別安一斛於下流矣然則井泉當遮護乎可觸穢乎比見世人多不曉此故悉陳之
齊井清潔爲德養而不窮寒泉可食柰
何弗敬視同瓦礫耿端拜枯甕涌溢有神司之
功利無極

越竈

傳曰按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竈居羣祀之中按月
令四時共有十二祀竈居夏之三祀**太上**曰世間惟
太一火神檢察世人善惡長短世人不知其觸犯者
衆玄元道君曰奉五道者醮祭家竈及祀拜先亡外
不得淫祀他鬼天師曰凡欲求乞男女生產平安
向門左秋向門右黃帝曰凡欲求乞男女生產平安
婚娶和合壽命延求學問聰明仕宦遷進人皆愛敬
貴人懽喜宅不虛耗家得平安舟車無虞田蠶稱意
市易和合訟訴得直盜賊不侵口舌永息疾病痊安
伏連斷絕呪誓解散瘟疫永除乃至穰厭破射祛逐
虎狼皆當祭祀竈神昔陰氏為人至孝又有仁恩
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于其前方再拜每值臘
日即祠祀之自此大富比於邦君至其孫陰氏有女
為后遂得封侯是故陰氏子孫世祀竈然則竈可
越乎

書曰竈司火政烹飪自出有相之道祀典所秩功
在養人釐爾家室蚤莫從事可不祇栗或取媚焉
又溺方術

跳食

傳曰食者入口之物稍有不潔已自不可况跳過乎
昔成文讀度以病入冥所見極其異恍然如行曠野
道逢故相沈義倫曰喜君得還切煩語吾家人某死
後頗以汗脚襪為苦及還呼沈之子諭之沈子但悲

泣不已竟莫曉所謂汗脚襪者為何等事及服除穢靈座乃見一緇弊襪掛在靈榻橫枕之上方悟汗脚襪者此也然則食可跳乎

積曰艱鮮之奏天下為烈利常用近一日不闕利常則玩用近則褻人苟無知或致輕蔑以食為天敬心毋越

跳人

傳曰貧富貴賤固若不同得人其形則皆一也其可輒跳其苦獨也一見即愀然不樂亟命致奠瘞于郊外霍林嘗送**正叔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倚勿背**霖曰**豈以其徒敬之亦當敬耶先生曰但凡具人形貌皆不當慢**龜山**聞而太賞其語喜曰見似人者尚不敢忽則於人也從可見矣苟於似人者輒生慢易則於其流必至忽人彼跳人者能曉此乎

贊曰德稟天地秀鍾五行人皆**亮舜**此性之良由拱荷蓀**馬式耦耕仲尼**大聖猶畏後生駢項踞廁失德之萌

太上感應篇卷第七

太上感應篇卷第八

西蜀李

昌齡傳

四明鄭

清之贊

損子墮胎

傳按真武靈應集記舒州金部員外郎王亮臣有

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疑之密令二婢伺察其
女覺而大怒乃於園中自經忽空中有聲叱曰不得
枉了性命二婢馳救遂得不死因為設醮懇禱家事
貞武是夕即降言曰此女前生嘗為藥婆貨賣毒藥
為人打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尋復從墜卒難出離
世震怒罰令求劫為恒沙毒蛇今只餘此一生人
身昨日園中若不遇吾已為蛇矣又按郭普州記信

大上八

回有女名**引鳳**初被二鬼追攝遍歷一十八獄每門
各有一廳最後一門大書地獄二字有一王者坐二
特殿殿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抱捉號呼索命有
孕兩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墮者
有因爭鬧而觸損者有為精魅所擾而遂壞者有因
怒兒啼哭打擲至死者有因視兒不謹死非其命者
有因闕乳而死者王者一一詰問莫不桎梏在身枯
瘠可憫**引鳳**既而得還具白其父**信**因大書于天
寧寺壁以為世戒然則損子墮胎是可為乎惜其不
知人身至貴得人身者誠亦為難竊嘗涉獵外典但
凡人死若非大善直生天堂大惡直入地獄半善半
惡未有去處不免又受中有既受中有又須陰司注

擬有可去處然後得生不聞邵康節同胎女子一墮胎後凡二十年始得受生又嘗兩現母前非中有乎不為難乎按如佛說神既入胎四種始立堅凝為地種潤濕為水種煖熱為火種動轉為風種處母生藏之下執藏之上五繫自縛如在革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晝夜恓惶急欲趨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大熱大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游行馳走有所度越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墮地或以衣受或以衾受苦亦如之如是處胎始終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十一種風開通整合使之筋脉肌膚機關孔竅皆得流通然後得成為人若以

道之說言之**三清**之炁生人上一是為泥丸**上清**

太上八

二

之炁生人中一是為絳宮**太清**之炁生人下一是為

丹田玄元始合為九炁生人九戶二十四炁生人二十四體三百六十神生人三百六十骨節八十一分神生人八十一關節**東方八天七宿**屬陽明生人三

崑**西方八天七宿**屬陰精生人七魄**南方八天七宿**

屬丹元生人天炁**北方八天七宿**屬地極生人玄津

無量妙一結為**紫戶**天中主炁上為腦精每一月即

有一天之炁下浹如始一月**鬱單無量天**真胞命元

一黃演之炁下浹乃至第九月**無想無結無愛天**嶽

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下浹是也九炁既浹又有**甲**

乙為之調暢血脉潤澤三焦**甲戌土神**為之調

壯肌肉使不偏枯**金神**為之堅固爪齒養育真

牙甲午火神爲之和悅五臟混合百神**甲辰風神**爲之保固胎息呼吸陰陽**庚木神**爲之濯鍊筋骨通貫百骸但凡一身之中五臟六府筋骨髓腦皮膚血脉精臟水臟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各有其神若以**此**論之則一元所受百歲在生運之盛衰身之度數無非斗也當生之時**九天司馬**在庭**九天**爲之稱慶**太一**爲之執符**帝君**爲之品命**玄靈**爲之勒籍**司命**爲之定筭**三帝**爲之監生**聖母**爲之衛房**天真地祇**三界備守經所謂得還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言豈不然乎於爾何負而乃敢殺之罪其輕乎所以爾者不過以家業不厚而厭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滅口今有平生無子或有而又復不育或有而身不及見或臨老而子已先死皆其報也

贊曰厥初生民爰字爰育四極攸莫三綱以續孰殘其生使斃于腹虎不食子仁性猶復嗚呼人哉忍彼荼毒

行多隱僻

傳曰所謂隱僻非止一事然**太上**言破胎損子而繼以此爲言者必穢行也大抵淫穢一事最能損行瀆倫亂種獲罪最重昔**本**登年十八魁鄉薦繼又連發三薦自謂狀元及第不足爲難每自憤鬱時**葉清**有道德行通幽達冥無不驗者因薰沐詣師請問師曰侯爲詢之他日爲人**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

皆森列門外師試以登事叩之一曰某郎主科舉者也
李逢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年十八魁鄉薦十九作
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魁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諧
因怒其父捃以他事繫之于獄坐此展退十年降為
第二甲第二十八人及再發薦橫侵其兄屋基甚至
與訟坐此展退十年降為第三甲第三十八人及三
發薦在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
此又展退十年降為第四甲第四十八人及四發薦
又挑鄰家室女屢與之合坐此帝怒責其不悛立命
有司削其祿籍今皆盡矣死在旦夕何望登第師還
無所隱悉以告之**登天**沮尋以病卒嗚呼豈但一死
而已哉異日受生便當得絕嗣之報**政和間****吳公路**
被攝至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數囚囚皆美男子美
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罔然未知處
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揭開乃陰律也其辭曰
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泆報即
秉筆依律處判既而得還因與同舍生**金景祥**言之
遂聞于世然則隱憚之行是可為乎

齊**古**有隱愚震廟必書人行陰惡鬼神所誅聞
室屋漏通道大都迹或容揜心不可誣幸人知過
維德之符

晦臆歌舞

傳**曰**晦者月晦也乃**司命****司中****司貴**奏言世人功過之日
臘者五臘也乃**五方****五老****五炁****天君**攢會生人善惡

之日其日**五炁天君**朝會玄都統御人間地府五岳
三萬六千陰陽之神校定生人善惡罪福榮祿壽等
吉凶生死等事一一籍于錄中正月初一名天臘集
於**九炁青天**安寶華林青龍闕中校定神祇時限長
短及禱求胤嗣申達玄祖等事五月初五名地臘集
于**三炁青天**梵寶昌陽丹臺朱闕校定官祿福相血
肉盛衰等事七月初七名道德臘集於**七炁青天**七
寶金門素靈皓闕校定骨體枯盛學業文籍名宦等
事十月初一日名歲臘集於**五炁青天**洞陰朔單鬱
絕玄滋黑靈闕中校定祿料耗散官祿衰微壽等將
盡疾病輕重變化飲食等事十二月臘日名侯王臘
集於**玄都洞元玉宸玉寶成己金闕元始天帝**上元

入景殿中校定生死處所受祿分野遊魂怪夢乃至
眾惡災祥否泰迤厄時日及驛馬衰旺等事嗚呼凡
遇此日萬一有過一書黑簿罪可贖乎况**酆都北帝**
太陰天君亦於此日引出生人久遠先祖父母眷屬
乃至幽獄鬼魂取問住在陰司年代遠近及問積罪
結盟所致端由墳墓見在何處子孫名為何人既得
子孫兄弟親姻九族名姓即攢集校定以為生人罪
狀如積劫未有追贖定當延累生人此日先靈眷屬
皆得釋放各歸本家受領嚮祀為子孫者自當憑伏
道法祭祀追贖信能如是按經所說幽冥之間一一
得福然則晦臘之日當追贖乎當歌舞乎

贊晦月之窮賸也之莫歲月如流光陰難駐計

吾所作善惡何務功過莫揜內省知懼酣歌于室
寧不敗度

朔旦號怒

傳曰按道藏初一日為朔十五日為望十八日為頗
月盡日為晦凡遇是日皆當謹二炁交會又曰月之
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其夕三魂棄屍散遊于外月
之朔望及月晦日七魄亦棄流蕩散遊於外**上清真**
人曰晦朔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垢正席而坐所
以爾者檢制魂魄而消滅屍鬼也不睡尤佳**玉燭寶**
典日月之朔旦士女皆當澣裳斟酒於水湄以為度
厄然則可號怒乎大抵朔旦者月首也旦者又一日之首
也如人一步之初一月所為端起乎此其可不謹況
嗔為劫功德賊最能燒人善根但嗔火起時善念何
在不聞**唐若山**以篤尚正真性無忿毒遂能親遇**太**
上平**華嚴首坐**行業素高但以臨終一怒遂至為蟒
乎

贊曰月旦曰吉兆其嘉祥告朔之禮奉以餽羊意
在謹始敬共以將怒為悖德焚和自傷宜定泰字
以發天光

對北涕唾及溺

傳曰楊子雲著論以為春秋之際晝夜平等謂日出
於卯之正東入於酉之正西故也**相傳**乃著為新論
必難之曰**子雲**之論乃人間之卯酉非天上之卯酉
天上卯酉當**地極**極者天樞也樞者天軸也天之

有極亦猶蓋有保斗天雖轉而**北極**不動亦猶蓋雖轉而保斗不移自人觀之北固北而非天正中然春秋之際日之出入常在南斗當知天如蓋轉北道常遠而南道常近春秋晝夜曷嘗等乎**子雲**語塞不能折於此益知**平**爲天中無足疑也是故**元始上帝**稱**北極**爲**中極**實上有人稱**北斗七星**爲**中天七星**而吾儒亦云**中**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孰謂爲不然乎昔者**天皇**御**北斗七星**化生自**七寶蓮**中結爲光明飛于中極去地九千九萬餘里化爲**九大寶宮**乃**紫微垣**太虛宮勾陳之位掌握符圖紀綱元化爲衆星之主領**貪狼**配天爲天元主身**巨門**配地爲地元主命**猓**配火爲日元主福**文曲**配木爲月元主祿**廉貞**配土爲江元主官職**武曲**配水爲河元主壽**破軍**配金爲海元主妻兒每星各有三十六宮每宮各有三十六曹三界十方百灵衆真皆所隸屬然則**中天斗極**不爲尊乎宅尊之所可觸穢乎若以**長生經**言之則所謂北者又不待須是正北但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月建所指皆爲犯**斗**柄也減損壽命最爲急速戒哉

林曰克己之日非禮勿動不顧而唾無義有勇弱及簣中擢髮是恐立不易方君子所重矧彼居北衆星之共

傳曰按黃帝經竈門不得歌詠哭泣呪罵叫喚與篇中所言亦皆一也世人但知竈為一聚塼土安知有大威力不可冒犯乃如是耶昔嵩山有一廟極靈異殿上惟有一竈絕不可近近則有禍由是遠近祈祀殆無虛日一日有一禪師至廟直入殿中以拄杖擊竈三下曰汝本泥土合成聖從何來又從何起乃敢恁麼罵辱衆生言訖又打三下竈乃應手破墮須臾有一青衣我冠踊出向師拜曰其實此廟竈神又受業報今蒙禪師為說無生法忍已得脫離此處將生天矣敢不敬謝師曰此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復再拜而没人因號師為破竈墮云其後有僧復以此話問曰某父在左右不蒙方便啓發此竈得何宗旨遽得生天師曰我只向道汝本泥土合成更無別箇道理僧方佇思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什麼不會僧作禮師曰破也墮也其僧亦大悟嗚呼此竈但以一聞禪師之言遂能得悟無生法忍然則吟詠及哭者豈不掇干瀆之禍乎

贊曰食不語言宴非嘆所哀樂以類各有攸處吟詠及哭烏可妄舉匪惟瀆神惡失其叙敬爾執事謹其默語

又以竈火燒香

傳曰按天師門下科令竈下灰火謂之伏龍尿是故不可燒香竊嘗披閱教典香火避忌又不只此一事如油漬紙撚不可焚紙謂之枉積蠟錢東嶽壘積

山天地陰陽諸司皆所不受又如供養**真武**夏月不可用李子冬月不可用石榴延降**上真**不可燒乳頭香檀香謂之浴香月季謂之不時花金桐謂之鬼花凡此皆當避忌而其不避而自取冒犯孰若敬遵其教乎

贊曰火在**周典**出納有時天燧取日潔誠可知敬心所寓以祭以祈拾彼餘燧或非其宜一物不苟神之聽之

糲柴作食

傳曰柴雖下爨氣實上蒸此糲柴所以不可作食也不聞勞薪鍊炭之事平昔**荀勗**嘗在帝坐適膳夫進飯**勗**曰此必勞薪所炊帝不之信立召膳夫問之則果以一故車脚供爨**勗**雖常飯必以炭炊一日**李璋**宴其二子亦以炭炊二子終不下筯惟略餌果實而已其門下僧**聖剛**諫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亦何嫌乎二子曰凡以炭炊當先燒炭令熟然後入爨故各煉炭不然則尚有煙炁此吾所以不食也嗚呼車脚供爨而**荀勗**識為勞薪炭失於煉而二子尚嫌煙炁况糲柴造食而奉祀乎

贊曰稷曰明粢祭有先飯蔬食齊如饗色盛饌敬天之祿無敢或慢必得飭彼薪粢賓祀貴潔人神奚間

不起裸露

贊曰按**道藏**日月各廣八百四十里日行乎**乾**月行

乎**坤**日得月魄而清月得日魂而明清明者其氣也
精華者其質也陰陽者其道也烏兔者其象也卯酉
者其路也晝夜者其度也交會者其用也大抵晝屬
陽夜屬陰夜即百靈交會之時不欲裸露者恐冒犯
也不聞**黃三狗**交會之事乎昔**宋****守****成**凡三反被盜
皆不能入賊首**黃三狗**發怒必欲一逞其志既而又
至才入第二重門則見火光赫然有數輩甲士唱聲
叫捉**三狗**惶懼爭路走出不覺誤傷其黨獄成所見
甲士乃**守成**家所事**黃三狗**頓軸上數員從神耳單州
妓女**楊素貞**單獨一身厚有所積武弁**宋****守****成**因百計
誘引相與結為夫婦盡載所有同歸京師舟次孟陽
即夜醉**素貞**沈之重淵無何適值**黃三狗**行空救之後
活然則深更僻處孰謂無神明乎夜起可裸露乎
贊**曰**處必掩身視不下帶凡在形色動加敬戒安
肆則偷夙夜匪懈豈曰幽閑而可縱敗于以考祥
無勞著蔡

八節行刑

傳**曰**上清真人曰八節之日皆當謀諸善事不可恚
怒然爭此皆天人不意獲罪非小況敢行刑大抵其
日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太極****天帝****神仙**兵馬無鞅
數眾教化人間開度羣品**北斗****南辰****四司****五帝**亦復
下降條錄罪福且如日行赤道月行黃道乃其常也
至於立春則日行青道出黃道東**三素元君**上詣**天**
大帝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度仙**上聖**天****尊**同然

天君下降立夏則日行赤道出黃道南太極上真三元真人上詣紫微宮游宴玄景行道受仙好生樂所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立秋則月行白道出黃道西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詣玉天玄皇高真游宴元景行道受仙太靈虛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立冬則月行黑道出黃道北太清真人帝君星祖上詣高上九天玉帝游宴洞景行道受仙無量太華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春分則日復行青道出黃道東太微天帝君上詣高上玉皇游宴始景行道受仙玉寶高上天尊同青靈始老帝君下降秋分則月行白道出黃道西南極上真赤帝君上詣上閼風臺元靈夫人游宴明景行道受仙太妙靈極天尊同始靈皇老帝君下降夏至則日行赤道出黃道南扶桑公太帝上詣太微宮游宴受景行道受仙太真萬福天尊同丹靈真君帝君下降冬至則月行黑道出黃道北太霄玉妃太虛上真上詣太皇宮太微天帝游宴清景行道受仙玄上玉皇天尊同五靈玄老帝君下降但凡含炁之流每至是日各有變化翺飛蠕動草木飛沉隨緣感應改故易新輕者或更重重者或更輕善惡回換炁象之運自然而然上學之士每於此日自當存想祈謝因變行化習吉除凶進善黜惡陞明棄闇入正治邪鍊偽成真勵思登聖開度羣品生成萬彙仰副太上衆真如是之意彼行刑者何物小子乃敢爾耶贊曰元氣流行各有分度斗轉星移鼎新革故賞

罰代天順其象數節序閭端生意攸寓奉時承休
宜戢威怒

唾流星

傳曰神降自天而天師生虛危分秀而箕武生女節
感星而白帝生流星入口而葉季生然則星之所以
分靈孕秀者爲如何哉流星者亦星之一也揚嚴經
曰或見二日或見兩月乃至暈適珥玦彗孛飛流負
耳虹霓皆爲惡相爾雅曰奔星爲約約即流星也彗
星爲掃帚即孛星也世人但知奔流爲妖而不知奔
流非妖妖實自召要當恐懼修省急修所以禳解之
德其可輒唾不聞景公三語之善災感爲之退舍乎
晉書流星天使飛翔太空占彼順逆裁祥所鍾隕
石宋微隱聲終有動于上敢不敬恭厭勝之說
出於齊東

指虹霓

傳曰演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斗失度則投霓應河
圖稽曜鉤曰鎮星散而爲虹霓春秋運斗樞曰星散
爲虹當知虹霓者信爲斗星餘氣著于形色者也昔
者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
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孔子
跪而受之執謂虹霓非斗星餘氣乎苟或指之烏得
無非

晉書蝦蟇在東詩人莫指白虹貫日**韋**度易水騷
喻小人飄風同旨上象或變災異所起見者聳然

其可慢視

輒指三光

傳曰太上曰若見日曜月曜北斗南斗則鄭重扣頭
請乞祐護上言呼稱至聖至尊真宰真君矜哀凡冗
赦宥過咎即再拜不得輕慢反招殃累然則三光可
指乎三光者日月星也日月已疏于下請以北斗南
斗五星二十八宿言之大抵世人作福者少造
惡者多是以累歲連遭連年困篤鮮有安者若蒙東
方九夷朔老君歲星重華君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
君主攝者可解寅卯辰甲乙歲日月時上三命刑害
之災東方九九八十一萬步中五災九厄土害之厄
可以辟斥正月二月三月可保無他若蒙南方八蠻
越老君火德災感君太陽南斗君井鬼柳星張翼軫
七宿君主攝者可解巳午未丙丁歲月日時上三命
刑害之災南方八八六十四萬步中五災九厄金害
之災可以辟斥四月五月六月可保無他若蒙西方
太戎氏老君金德太白君奎婁胃昂畢觜參七宿君
主攝者可解申酉戌庚辛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
災西方六六三十六萬步中五災九厄木害之氣可
以辟斥七月八月九月可保無他若蒙北方五狄羌
老君水德辰星君太陰北斗君斗牛女虛危室壁七
宿君主攝者可解亥子丑壬癸歲月日時上三命刑
害之災北方五五二十五萬步中五災九厄土害之
災可以辟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可保無他若蒙中

災三素儀老君主德鎮星君魁池曜魁曜補曜勾陳
七宿君主攝者可解辰戌丑未戌己歲月日時上三
命刑害之災中央凶害之炁可以辟斥地祇精祟可
以解除四季之內可保無他然則三光可輒指乎
贊曰帝堯南面中星是窺舜齊七政璿玉衡璣兢
業觀仰以審百為照臨在上幽隱弗遺彼妄指者
凡民無知

以視日月

傳曰太陽日君為陽宮總司列二十八宿為屬吏太
陰月君為陰宮總司總司獄二十四炁治山為地司
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為水府每一年有二十四炁
每一節炁即太陽日君首至當節合巡宿中明日太

太上

十四

陰月君亦至其日則二十四炁治山二十四炁君各
攢集世人善惡灾福壽祿生死等事上於所屬之獄
本獄司命又復騰奏于當節陰陽二君所巡宿中立
春節按虛宿湧泉治陰官太監神炁君奏事雨水節
按危宿北平治陰官右監神炁君奏事驚蟄節按奎
壁二宿稠稷治陰官左監察炁君奏事春分節按奎
宿主簿治陰官右少炁君奏事清明節按鬼宿蒙秦
治陰官左領功炁君奏事穀雨節按胃宿平蓋治陰
官右領功炁君奏事小滿節按畢宿濫口治陰官右監功
炁君奏事芒種節按蠡宿參二宿公墓治陰官右都炁
君奏事夏至節按未宿玉局治陰官左察炁君奏事

小暑節按鬼宿平岡治陰官左助悉君奏事大暑節按柳宿北平治陰官右祭悉君奏事立秋節按星宿葛瓚治陰官左領悉君奏事處暑節按張宿後城治陰官左都悉君奏事白露節按翼宿本竹治陰官右監察悉君奏事秋分節按軫宿秦中治陰官左領神君奏事霜降節按戌宿鶴鳴治陰官左長悉君奏事立冬節按房宿瀉沅治陰官右長悉君奏事小雪節按心宿二宿庚除治陰官右都領悉君奏事大雪節按參宿上治陰官左都監悉君奏事冬至節按斗宿真多治陰官右領神悉君奏事小寒節按牛宿昌利治陰官左都監悉君奏事大寒節按女宿鹿堂治陰官右平悉君奏事然則日月可久視乎

贊曰古者人君朝日夕月出納賓餞職掌無越竹宮望拜漢祀猶設典禮廢寅恭或闕瞪視奚爲燭火自滅

春月燎獵

傳曰程嗣昌平生戒殺未嘗輒事烹庖因在密州見數輩獵徒打捕鳥雀或碎首亢脅於鷹鷂爪觜之下或拗脚折翅於罟罟網罟之中是夕即露香告天曰輒欲將家藏一切所食衆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覆板印行庶幾此邦或知改過旣而印行攔頭有書者亦請一本其妻華氏一見即大怒奪取撻破棄之穢處明日買得一魚操刀欲膾魚忽跳躍

觸破其眼血流滿地須臾皆化為蟲蠹遠其身方喧傳間監鎮曰悅見真武真人曰吾察知此地有一上善乃興化軍客人程顯昌印施戒殺圖子不謂婦人乃敢捨破罪惡深重自不容逃其餘不改之人亦當獲罪俟吾二十七日再降更看如何然則燎獵是可為乎惜人不知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導之以義亦無不曉昔章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若有悟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實際也一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拊然而絕焚之有舍利十公為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孰謂

無佛性乎衛敬瑜妻李氏年二十而寡父母欲嫁誓志不許所居有雙鷺一日忽孤飛李氏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李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情既重不忍復雙飛又明年復來則李氏已死或告之已死及葬處即徑往墓側悲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號曰鷺冢孰謂不尚義乎太上戒人燎獵而以春月為言者蓋春月乃萬物發生之際若縱燎獵獵之傷殺尚猶有數一火之過是有數乎月令一書亦自言之其可不戒

贊曰周鼎夏苗擇取不孕則知春蒐弊禽尤靳意在訓兵非殺之徇鳥獸孳尾生理方順焚林而獵仁者奚忍

對北惡罵

傳曰薄拘羅尊者未證果時嘗罵人喫飯遲爲牛銷草至爲羅漢尚不免有牛呵之報善住天子作維那時嘗罵客僧爲眼瞎漢及作天子受天福盡亦不免有眼瞎之報孰謂惡罵爲無害乎況對北乎北者至尊所居有北辰焉辰有五星第一星即天皇大帝第五星即北極大帝斗有九星第七星破軍號曰天之上帝玄陽天關搖光太明太上天皇道君其爲尊也餘皆可知按本生經元始上帝曰若有信心男女於上春日一心齋戒肅爾神明設九光醮迎請紫微聖母并七元君虔恭奏獻縱有十惡重罪冤家苦報如九日輪照於冰山應時銷釋福壽增延無量天真俱來擁衛見世圓滿子孫昌盛所有福德如彼甘泉隨汲隨發受用無盡命終之後超生大梵真矣然則對北可惡罵乎不聞劉俊本命醮祭而果蒙宥有罪度婁爲父禱祈而果獲延年乎又不聞李全奉事而有子衛公爲唐功臣武侯有女效彭女奉事而亦獲上昇乎此皆載於教典其事甚衆姑摘一二以示世云

贊曰人之北面尊歸

我后天之北極曰辰與斗俯仰之際宜無所苟一朝對擲管寧造谷居如不容矧敢滕口

無故殺龜打蛇

傳曰應世真人曰一切翺飛蠢動皆不可殺若夫龜蛇二物尤不可殺若輒殺之或至殺有靈者其陰精

定當害人是以識者常切救護昔劉慶之其父爲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有以一大龜爲獻者曰得此龜者壽當千歲其父即日復自送于坑所父被殺回爲房州司士忽山水暴至平地數尺一家惶恐未有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從龜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復夢大龜曰昔在銀坑嘗蒙先使君救脫之惠今故奉報孫真父在世時嘗因山行道見村民擊一青蛇公力救之月餘再過其地遙見一少年馳騎而至迎公以歸既至乃一王居有一絳服者出謝曰昨小兒癡騃幾乎遇害幸先生救之此間血屬甚多無不感激故遣長兒迎致略摠謝悃旣而引入深宮復有一妃携一青衣小兒出拜致謝再三延留凡三日珍羞美饌縑綃珠玉無不有之先生皆却不受惟受一符所頒龍宮三十仙方以歸今千金方蓋有得於三十方者也然則殺龜打蛇是可爲乎

贊曰龜預四靈蛇先百蟄豫且之網不免於執**白**帝之精當道而泣豈其無知患或偶及苟遇識者宜拯其急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筭筭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一 **問曰**如是等罪上文各已隨事演注茲不復論請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庶幾各知七趣輪回不得真淨皆一虛妄殺盜淫習尚隨順爾 **答曰**一切世間生死

相續生從順習死從變流臨命終時未捨煖觸一生
善惡俱時頓現死逆生順二習相交純想即飛必生
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
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情少想多輕舉非遠即爲

飛仙大力鬼神飛行夜叉地行羅刹遊於**四天**所去

無礙其中若有善願善心護持我法或護禁戒隨持
戒人或護神呪隨持呪者或護禪定保綏法忍是等
親住如來坐下情想均等不飛不墜生於人間想明
斯聰情幽斯鈍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爲毛羣輕爲
羽族七情三想沉下水輪生於火際受氣猛火身爲
餓鬼常被焚燒水能害已無食無飲經百千劫九情
一想下洞火輪身入風火二交過地輕生有間重生

無間二種地獄純情即沉入阿鼻獄若沉心中有謗

大乘毀佛禁戒誑妄說法虛貪信施濫膺恭敬五逆

十重更生十方阿鼻地獄循造惡業雖則自招衆同
分中兼有元地如是地獄餓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
修羅精研七趣皆是昏沉諸有爲相妄想受生妄想
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華元無所有但一
虛妄更無根緒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回經無量
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淫故何名七趣。一者天
趣。二者人趣。三者阿修羅趣。四者畜生趣。五者餓鬼趣。六者地獄趣。七者無間趣。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妻妾恩愛於邪
淫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鄰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於已妻屬淫愛微薄於淨居時不
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

初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臾摩末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如是一類名毗率陀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遍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如是六天形雖少動心迹尚交自此已還名為欲界乃至色界一十八天無色界四天是諸天人按如佛說皆是不了妙覺明心積妄發生妄有三界中間妄隨七趣沉溺補特伽羅各從其類○二者仙趣經云復有不依正覺修三摩地別修妄念存想固形遊於山林人不見處有十仙種堅固服餌而不息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堅固草木而不息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堅固金石而不息息化道圓成名遊行仙堅固動止而不息息氣精圓成名空行仙堅固津液而不息息潤德圓成名天行仙堅固精色而不息息吸粹圓成名通行仙堅固呪禁而不息息術法圓成名道行仙堅固思念而不息息思憶圓成名照行仙堅固交遘而不息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堅固變化而不息息覺悟圓成名絕行仙是等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休止深山或大海島絕於人境斯亦輪回妄想流轉不修三昧報盡

還來散入諸趣。三者阿修羅趣。是三界中復有四種阿修羅類。若於鬼道以護法力神通入空。此阿修羅從卵而生。鬼趣所攝。若於天中降德貶墜。其所卜居隣於日月。此阿修羅從胎而出。人趣所攝。有阿修羅王。執持世界力洞無畏。能與天主及天神。四天王爭權。此阿修羅因變化有天趣所攝。別有一分。下劣修羅生大海心沉水穴口。旦遊虛空暮歸水宿。此阿修羅因濕氣有畜生趣攝。四者人趣。為人豪貴或為國王。或為長者。從禮事。端正顏色。潔白姿容。第一從忍辱中來。為人精進。無有懈怠。樂為福德。從精進中來。為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為人才明了。達深法。講說妙義。開悟愚蒙。聞其言者。信為珍寶。從智慧中來。音聲清徹。從歌詠。中來。為人潔淨。無有疾病。從慈心中來。為人多怖音聲。嘶破。從地獄中來。為人暗鈍。懈怠多食。語不明。了又復怯弱。樂友癡人。徧喜黑暗。從畜生中來。為人不淨。從猪中來。為人兇惡。從蝮蛇中來。無庶幾心。從狗中來。很戾自用。從羊中來。好美飲食。恣殺物命。無有慈心。從豺狼狸鷹中來。不能安詳。及不忍事。從狢猴中來。又云。為人修長恭敬。人故。為人短小輕慢。人故。為人醜陋好嗔恚。故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為人顛愚不教。人故。短命多病。好殺生。故無有資生。常苦貧困。好偷盜。故無有子息。亂人妻。故子女淫亂。亂人室。女故。鰥寡孤獨。虛遇子女。故為人飢餓。好獨食。

故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故爲人醜惡遮。燈故生水牛中爲官酷虐刻剥小民故生麀鹿中驚怖人故生諸龍中好調喜故身生惡瘡療治不校鞭撻人故人見懽喜對人懽喜故人見不喜對人不喜故縣官囚繫枷械在身籠閉衆生故爲人吻缺好釣魚故生裸形國輕衣唐突。精舍故生馬蹄國着屐踐地故生穿曾國布施作福生悔心故又云彼泉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參合頑類然徵參於愚類狐倫參於庸類毒倫參於很類蛔倫參於微類食倫參於柔類服倫參於勞類應倫參於人類休徵參於明類循倫參於達類是等皆以宿債畢酬復形人道皆無始來業繫顛倒相生相殺不遇如來不聞正法

於塵勞中法爾輪轉此輩名爲可憐憫者。五者地獄。此等衆生自業所惑造十習因受六交報云何十因。一者淫習。二者貪習。三者慢習。四者嗔習。五者詐習。六者誑習。七者怨習。八者見習。九者枉習。十者訟習云何六報。一切衆生六識造業所招惡報從六根出。一者見報招引業果此見業交臨命終時先見猛火滿十方界亡者神識飛墜乘煙入無間獄。二者聞報招引業果此聞業交臨命終時先見波濤沒溺天地亡者神識降主乘流入無間獄。三者嗅報招引惡果此嗅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毒氣充塞遠近亡者神識從地踊出入無間獄。四者味報招引惡果此味業交則臨終時先見鐵網猛焰熾烈周覆世界亡

者神識下透掛網倒垂其頭入無間獄五者觸報招引惡果此觸業交則臨終時先見大山四面來合無復出路亡者神識見鐵城火蛇火狗虎狼師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鐵稍驅入城門向無間獄六者思報招引惡業此思業交則臨終時先見惡風吹壞國土亡者神識被吹上空旋落乘風墮無間獄於此六報一一報中又各發明二種惡相此即名為地獄十因六果大抵皆是衆生迷妄所造諸衆生惡業圓造入阿鼻獄受無量苦經無量劫六根各造及彼所作兼境兼根則入八無間獄身口意三作殺盜淫則入十八地獄三業不兼中間或為一殺一盜則入三十六獄見見一根單犯一業則入一百八獄由

是衆生別造於世界中入同分地妄想發生非本來有。六者餓鬼經云若衆生非破律儀犯戒毀淫樂諸餘雜業歷劫燒然後還罪畢受諸鬼形若於本因貪物為罪是人罪畢遇物成形名為怪鬼貪色為罪遇風成形名為魃鬼貪惑為罪遇畜成形名為魅鬼貪恨為罪遇蟲成形名蠱毒鬼貪憶為罪遇衰成形名為癘鬼貪傲為罪遇氣成形名為餓鬼貪罔為罪遇幽為形名為魔鬼貪明為罪遇精成形名為魍魎鬼貪成為罪遇明成形名役使鬼貪黨為罪遇人成形名傳送鬼見八皆以純情墜落業火燒乾上出為鬼餓鬼一起心為至苦以諸貪故雖有所思終無所得以諸嫉故見人飽滿已常飢乏以毒害故

身自出火還自焚燒。以驕慢故。福力至微。一切小鬼已皆不勝。昔**佛**在維耳離國。晨出有八万四千餓鬼哀告曰。我等先身雖學見**佛**。不知有罪。雖嘗聞法。不知有法。雖嘗見僧。不知有僧。我不作福。轉教他人。亦不作福。見人作福。言常笑之。見人作罪。意常歡喜。以種行至惡墮。此趣中已七万歲。每見小水。尋復不見。若見大水。即爲鬼神羅刹遮護。雖值大雨。身亦如處熱沙。幸望哀救。**佛**因教令持水奉**佛**。人曾遂得免苦。**阿難**在迦毗羅城。見一餓鬼。自稱**面然**。告**阿難**言。汝後三日。決定命終。墮我等趣。**阿難**告曰。當作何計。可以免此。**面然**曰。無非施我等食。令得飽足。因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阿難**投**佛**。言。汝欲施食。當先設一

淨器置食。其中誦我**陀羅尼**呪七遍。出於戶外。彈拍七下。施諸鬼神。彼得出離。則汝亦得脫免。兼得延年。即說**明目**。那摩薩縛怛他羯多縛路枳帝三跋羅三跋羅。虎叫**阿難**。信受奉行。果得脫免。○七者畜趣。經云。鬼業既盡。則情与想二皆成空。方於世間與元負人怨對相值。身為畜生。酬其宿債。物怪之鬼。物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梟類。風魃之鬼。風銷報盡。多爲咎徵。一切異類。畜魅之鬼。畜死報盡。多爲狐類。虫蠱之鬼。蠱滅報盡。多爲毒類。衰疔之鬼。衰窮報盡。多爲蛔類。受氣之鬼。氣銷報盡。多爲食類。綿幽之鬼。幽銷報盡。多爲服類。和類之鬼。和類報盡。多爲應類。明靈之鬼。明滅報盡。多爲休鬼。一切諸類。依人之鬼。人亡報

盡多爲循類。是等皆以業火乾枯。酬其宿債。傍爲畜生。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若悟菩提。則此妄緣本無所有。又云。從是畜。酬償先債。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衆生。還復爲人。反徵其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者。還爲畜生。酬彼餘直。若用錢物。或役其力。償足自停。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爲轉輪。于爲高下。無有休息。不問。以貢高好罵而死。受狗身。李六郎。以放債倍利。而亦身死。爲狗乎。

贊因不善所積。降殃有餘。積既由漸。餘亦難除。**樂**
厲汰虐族黨。畢誅。秦稔苛酷。子嬰素車。施報對立。
效驗匪虛。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傳曰魏明太后常幸綃藏。命王公嬪。二夜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綃。稱力取之。時尚書令李崇率武王融。貢綃過重。各足蹶顛仆。崇傷腰。融損足。惟侍中崔亮止取兩疋。**太后**怪其取少。對曰。臣兩手。惟堪兩疋。由是衆皆大沮。慚愧無地。嗟乎。世人臨財多是如此。惟其如此。是以橫逆之財。所不問。夫豈悟**太上**有如是之戒。冒之便當。掇如之禍乎。昔**李公幹**爲瓊州牧。毀多烏文。呿陀。比奇木也。匠浩海採伐。至有

不中程而以斤白斤者又竭夷條膏血鞭撻過酷及受代具二大舟一實文器雜以銀一實法陶器雜以金浮海而歸行未一里二舟俱沒非水災而折之者乎

呂師造為池州刺史剽竊公帑侵漁百姓厚載而歸舟泊竹篠忽有一道士狀如狂醉躍入舟中直穿而過隨所穿處火即隨發一舟之物盡成煨燼惟舟與人了無所傷非火燒而折之者乎

丁晉公貶朱崖至龍門南**彭婆**店忽遇巨次盡失所有所寶玉枕今在潁陽富家盜所質也非盜賊而折之者乎

馬為西川漕船之亂襄忙惶間親持五十兩大銀十鎰以竿送下井中亂定取不可得繼募水工窮水而取水輒隨發竟失所在不復可得非遺亡而折之者

乎

金世患白癩傳至身已三世矣時**何****全**有道術能知禍福**是**往問之**全**曰汝家必有他人功德或供養之具亡者無依憑之作祟爾**是**歸問母母曰今佛前紗牕乃圍城中所得急徹起醮祭遣之病果獲愈非疾病而折之者乎

劉被命點食蠶宮時內庫珠寶無筭頗招物議及解職乃自請押綱以塞前謗夫何初至新都忽遇**羅****令****璠**遂為所殺盡劫而去非口舌而折之者乎然則折當之說孰謂為不然乎

贊貪者一得萬千餘喪財悖而出狼籍莫狀廉者不取乃無盡藏不祿傳家舉世所上請擇於斯天理無妄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牛而相殺也

傳曰所謂枉殺所力於時者言之不過有三一者斷獄二者用藥三者破胎斷獄不明忽至失錯非枉殺乎用藥誤謬遽至不起枉殺乎破胎損子賊及無辜非枉殺乎殺人之罪天所不赦不有人禍必有陰誅雖曰殺人適足自殺**太上**所謂易刀兵而相殺此皆是也昔者**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朝**枉殺死塊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死雖非祖意然寔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冤有所自非而誰其已訴之于天**朝**不久矣月餘果卒此但一疑遂成枉殺然則斷獄可不審乎婦人**楊阿剌**自幼貧病晚益狼狽終乃自言曰我前身本一男子行醫但按本草失於詳審一日有一婦人自稱病蠱不復辨其是孕遽以荒花酒下之是夕婦人及腹中二子俱斃即是我一舉而殺三人也陰司罪我受苦滿足罰受女身今已三反世世常為賤隸長困飢渴多病少安可語世人當用藥時要當以我為戒然則用藥可不謹乎婦人有**顏娘子**者厭多子自毒其胎者屢矣**乾道**戊子又孕亦復毒之以藥血遂涸下伏枕者六年臨終之日明見十數小兒前後挽撮語聲琅然一索老稚莫不皆問父遂卒然則破胎損子可不戒乎

續曰挺刃殺人初有異止不嘗藥猶名為弒伯仁之死成法致持法不平持刀無二狴獄鹵莽

罪亦稱是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也。飢餓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傳曰財非已有起心取之即不義也。又有至不仁者取及死人尤不義者也。昔**王玄象**爲下邳太守民垣有一古冢日初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聞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之妃不當生冢中之物任君悉取惟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斬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爲**玄象**者真不仁矣惜其不知太陰之形古來本有昔**趙成子**死于山谷之下後五年山行者見其五臟復生以手披之於五臟間各得一枚小石知必異人因併吞之又五年有一老翁皓然白髮來至屍所其山行者所吞五石盡時從口吐出飛入**成子**身中**成子**遂能起行山行者立至殞命繼遂破滅盜石故也然則言發物可劫乎

贊曰董卓盜漢郿塢是築曾不旋踵大炷然腹崇在江陵剽劫行戮白首東市何有金谷漏脯餒酒未足爲毒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仁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傳曰田子與陽

臺田子張然南望未嘗言伐木

也而隰子已知其必明日盡伐山南之木曹公下鷄
肋之令未嘗言退師而楊脩已知其退師大抵意
有所向即是已露人可得而察况鬼神乎昔王
天公曰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計出
之久而未得一夕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趨出
則吏卒半皆已起驚呼相向公怪而問之則曰直更
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
衣則公果出公嘿然心契因引囚出門為之反胡
宿通判宣州有一囚獄成當死公疑之引出審問囚
憚楚榜不敢言公一日正衣冠焚香堂上靜而思之
俄而假寐忽夢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公急引囚
屏左右細問始實告某旦起時因見一人已卧街
中被姓吳者死者之婦令執某到縣久聞姓吳者
與此婦姦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公命推究殺人者果
吳姓也然則太上所謂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
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豈不
然乎

贊曰陽萌於子猶在地中芸生泉動仁氣已通陰
萌於午尚積虛空靡草遽死殺氣已鍾陰陽所化
善惡則同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者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
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傳曰善之與惡相去何若竊嘗三復斯言大
抵善惡二途初不遠特在一心一念起處有是有

不是爾儻能知此。理常切點檢。自然全體是善。福德無有不增。災禍無有不轉。況太上明有科令。許令以福削刑。以德削罪。平又不聞。抱朴子之言乎。曰立功爲上。謝過次之。以護人疾病爲上。功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行能如此者。則道合陰陽。雖未拜太。上亦爲仙矣。然則人之有過。可不改乎。昔阿那律於往昔世。本一劫賊。夜至佛寺。見佛燈欲滅。拔箭挑之。燈忽大明。威光耀目。那律悚然。即時捨去。自此諸惡漸滅。福德日增。竟能得道。徹視第一。宋施亦一劫賊。以事敗。深入終南少室等山。日夜懺悔。真人馮君憐之。授以道要。修之不懈。凡二十八年。轉入東阮。修之又一百四十三年。竟能輕舉揚中。本許州推司天

聖中被差至。勸獄以枉斷公事。爲北極繳奏。將授重罰。仲和悔懼。立捨吏役。誓修百善。以贖前過。每遇往來僧道。貧乏道人。鰥寡孤獨。死喪疾急。無不拯卹。如是數年。家道一空。甚至無以自給。止有一子。亦復賣與他人。朝夕惟奉真武真君香火。寸心愈竟。以勇於改過。爲真君憐憫。化爲道人。授以十二真君靈簽。俾之養道。繼蒙東岳收錄。補爲麻溪注祿主簿。朝廷追封。悟本真人長慶。亦一縣吏。以枉刻人民。爲民所訴。隨惶懼避罪。走入深山。忽遇真父孫君爲之誦經講道。談論禍福。即心開盡。出平生所爲不善之罪。搏頰懺悔。竟蒙授以道要。亦得上昇。然則本所謂轉禍爲福。豈不然之。

贊曰悔而作哲
錄秦太師公復袞筆書麟念
狂作聖觀過知仁之
盡剥一氣為春吾觀其復
君子苦人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
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
而行之

傳曰伯夷目不視惡色**韓公**云二視而同仁視善也

燕肅公一言而天下奏謝不死

不稅農器語善也**高柴**仁及草木**黃憲**祐澤及飛禽

行善也必欲三者皆善在我日用而已無復何難**陳**

舉曰為善者必享福報積陰德者子孫必昌不殄天

物不肆盜淫正教善事也救死扶傷急人患難

無縱隱賊陰不作善事不積陰德則惡趣無所

不入昔**李光玄**精勤求道積有年矣一日於少室山

遇一異人明告之曰尔今求道惟當提拔世人耶惟

當只了自己耶若只自為一身不取然則為

固佳又須提拔世人提拔當如何開不惟入凡也

贊曰太立言至正大公金科玉條訓迪愚蒙厥

有殊旨見諸篇終爾舊惡開其新功一念迴返

萬善畢通仁哉妙造生生無窮

